诗歌英雄



海子传

别人看见你
觉得你温暖，美丽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
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

麦地
神秘的质问者呵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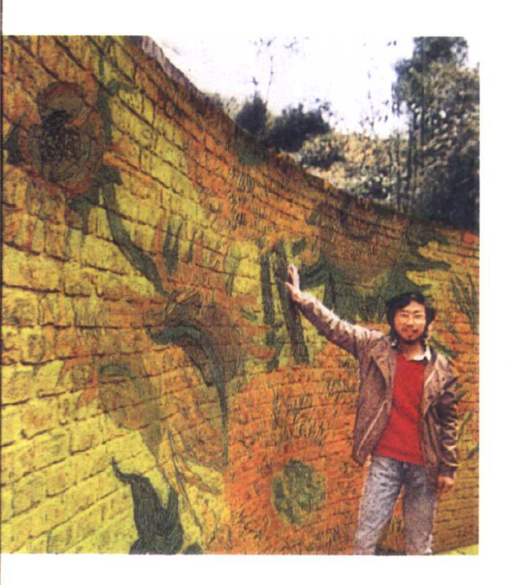
麦地啊，人类的痛苦
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



余徐刚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伍恒山
装帧设计 郭　渊
图片摄影 宛少君



海子终因“太阳”而死，他把生命归附给了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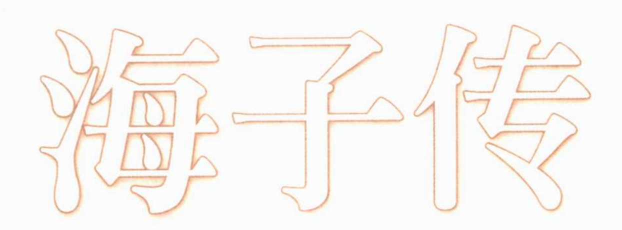
海子把生活中的“苦”置之度外，沉溺于诗歌的求索之中，造就了一个神圣的诗歌神话帝国，他在自然的潜意识规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他一生都在向太阳求证生命的真理道路；他的诗歌足可以冲击人类智慧的光芒。

海子留给我们的作品可以证明他是个真实的“诗歌皇帝”、真实的“诗歌英雄”！



ISBN 7-5399-2025-4
I · 1911　定价:18.00元

诗歌英雄



海子传

余徐刚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子传/余徐刚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3

ISBN 7-5399-2025-4

Ⅰ.海…　Ⅱ.余…　Ⅲ.海子-传记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657 号

书　　名	**海子传**
著　　者	余徐刚
图片摄影	宛少君
责任编辑	伍恒山
责任校对	徐　媛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18 万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025-4/I·1911
定　　价	18.00 元



少年海子



海子在北大未名湖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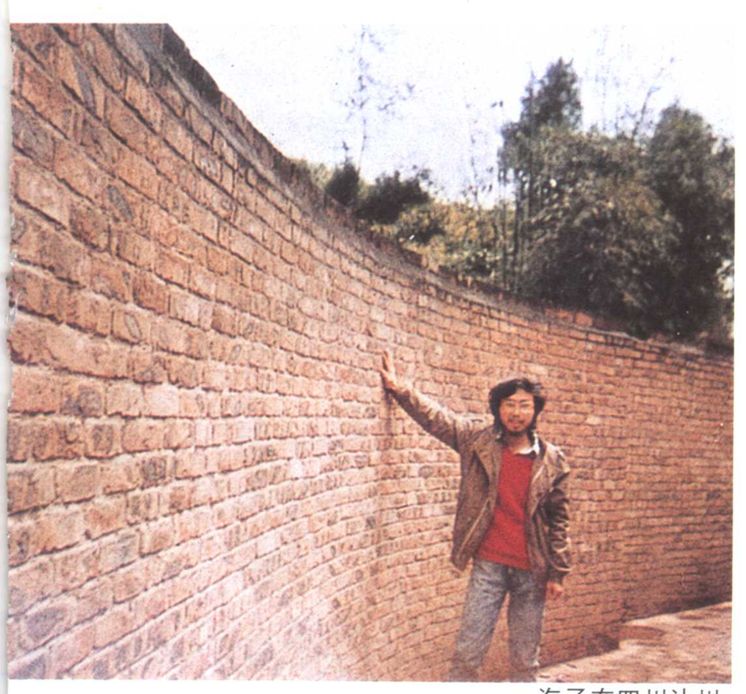
海子在北戴河



海子在四川沐川

木材堆前的海子


旅行中的海子


海子在四川沐川



海子的父亲



海子的母亲

海子的父母

序

诗人是世界之光。

这句话出自哲人卡莱尔之口，虽然是如此的贴切，但在赤裸裸的金钱时代，这句话又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然而，超人永远是不合时宜的，如梵高，如尼采，如叶赛宁，在世人的眼里，他们要么是天才，要么就是疯子。

海子就是这样一位介于天才与疯子之间的诗人，他的诗向我们昭示着一个温暖而美丽的世界。

正如诗人苇岸所说：海子含着泥土，来自大地的深处。他是民间的儿子，具有和谐的自然启示的诗人。

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光芒射自天堂，它映照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核心。世界上缺少了诗人，我们的精神暗淡，大地垂首默默无言。

海子是一位有着赤子之心的诗人，他的诗温暖而热忱，怀着对大地、对人类的热爱，我们从他的诗中，感受到了温暖而美丽的麦地，感受到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奔放

而温熙的情怀，感受到了那诗歌金属般的质地，同时也感受到了那飞跃的声音，穿越无数个世纪，而回到人类的原初，那一个诞生赤子之心的混沌世界。

有人说，海子是农业文明的殉葬者，而“技术文明的象征物——火车，碾过他的身体，他从技术文明与农业文明交叉的迷雾中返回了阔别已久的家园”。海子便因此而成为一种象征，介于农业文明与技术文明之间，有点像清末民初时的大学者王国维先生，他也是一位殉葬旧文化的怀抱着赤子之心的学者。

不管这种赋予的象征意义究竟是否贴切，但我直切地觉得，这种象征的性质过于狭隘。海子他应当是超越于这样层面的诗人。

海子是一位有着原初素质的赤子，一个原始人，一个有着巨大力量的歌者，他从刀耕火种中来，而接源于西方的形式和精神，他歌唱人类、自然和生命，歌唱一切已知和未知、神圣与光荣。不管他的短诗，还是长诗，不管其指意是明朗的，还是晦暗的，他的诗都有着阳光般的质地，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的诗人，为中国的诗歌史开辟了一块前无古人的天地。他把非常有限的生命浓缩，在一个瞬间，显示出了生命的全部辉煌。他的诗歌是可以不朽的。

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句话可以成为海子的写照。他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了阳光以及温暖而美丽的情怀。他是诚挚的纯洁的，他是一位赤子，是一位有着赤子之心的歌者。

庄子在《外篇·山木》中说，“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或曰，为其布与？赤子之布寡矣；为其累与？赤子之

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属也。”所谓天属也者，以其天性如此，非“迫穷祸患害”而相弃，而是在真正的“迫穷祸患害”时而“相收”。这是天性之爱，是原初的质地，原初爱的眷顾，孟子所谓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王阳明所谓人的“良知”（知致则意诚）所在，其实这就是人人所拥有而往往为尘雾所翳蔽的赤子之心。

人类所以可贵，在他有着赤子之心的原初性质，在他有着对赤子之心爱的眷顾。

赤子代表着我们心灵中那尚未污染的东西。诗人是负责将这种赤子之心还原为人类自身原初性质的尝试者。真正的诗人是既有着赤子之心，同时又有着对赤子之心爱的眷顾的歌者。

从这种意义上说，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句话既贴切而又有着神启的作用。

海子的诗是一种温暖而光辉的存在，他让我们回到赤子之心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日渐金钱化、日渐冷漠的世界，具有着无比的价值和尊严。

不管海子是天才，还是疯子，但我们知道，海子引领我们回到我们的原初，他替我们拭去尘土，让我们重新拥有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去怀念他、去眷顾他！

伍恒山

2004 年 2 月 25 日



余徐刚，1980年出生，安徽桐城人。作品散见于全国各报刊杂志。近年致力于诗歌以及海子的研究。

本书从海子的童年、海子在北大、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激情燃烧的诗歌）、海子的爱情、海子的生活习性、海子的写作情结、海子的为人处世、海子的死亡、海子死亡之后诗坛对他的评价等内容，以全新视角，多方位展开。作者以其是海子同乡的地利优势条件，在海子家乡作了大量实地调查，获取了关于诗人生平的丰富又宝贵的第一手新鲜资料（包括大量图片），这些甚至是以前从来不曾公开过的。

海子，原名査海生，1964年3月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査湾。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在诗人短暂的生命里，他保持了一颗圣洁的心。他曾长期不被世人理解，但他是中国70年代新文学史中一位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他凭着辉煌的才华、奇迹般的创造力、敏锐的直觉和广博的知识，在极端贫困、单调的生活环境里创作了将近200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曾获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获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其部分作品被收入近20种诗歌选集。于2001年4月28日与诗人郭路生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

目录

1989年3月26日下午。

山海关至龙家营的一段慢行铁轨旁，一个穿着干净的年轻小伙子在那里上下徘徊、逗留了好长时间，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个年轻人从墙壁上撕下一块纸片，用铅笔使劲地写下了：“*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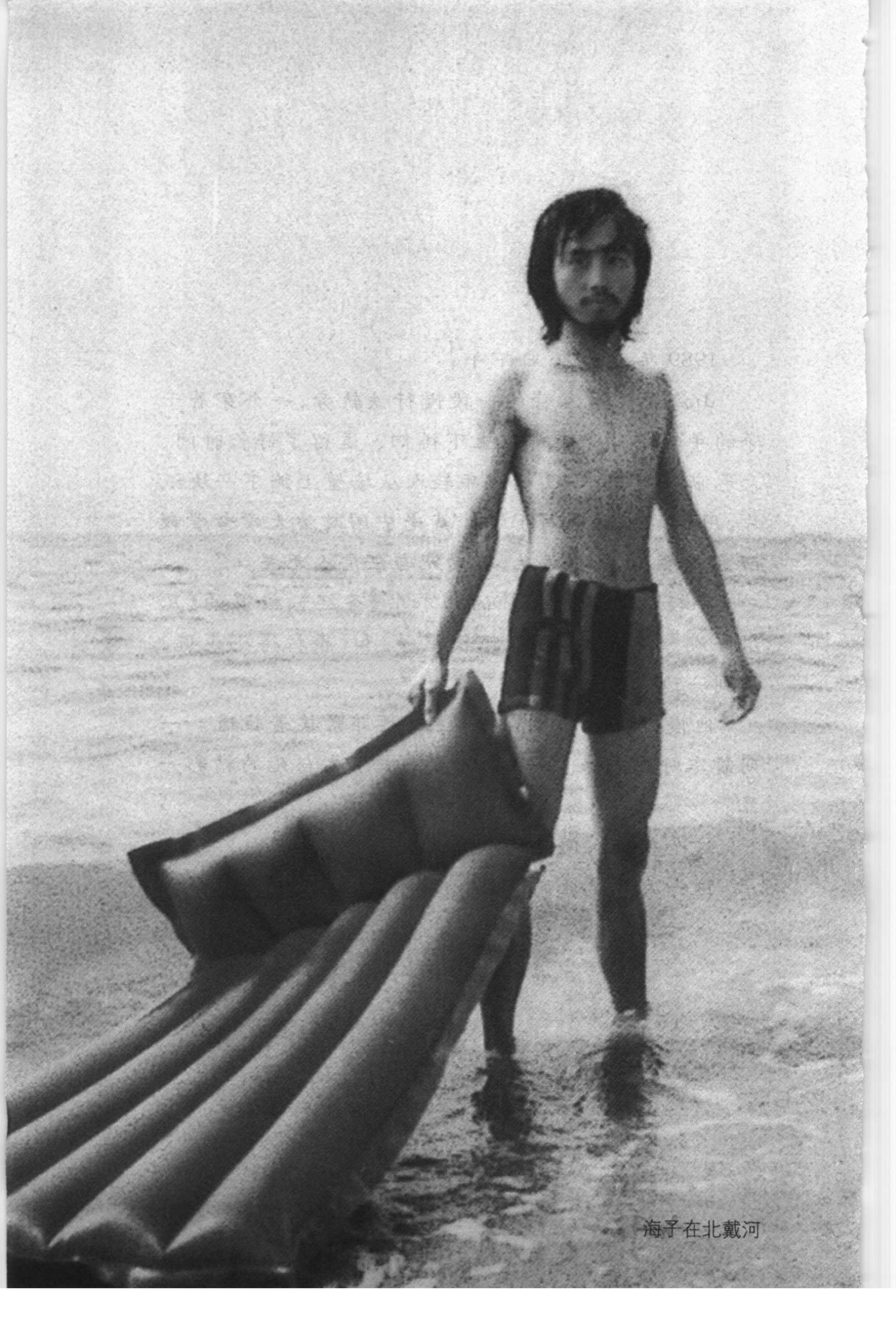
年轻人把随身携带的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摆到一边。

他慢慢把身子躺在铁轨上，腰部紧挨着轨道。一列货车呼啸而来，这个年轻人完成了生与死的精彩一幕。

这个年轻人便是诗人海子。

这一天既是他的祭日，也是他的生日。

这一年，他25岁。



海子在北戴河

第 1 章

皖江士风——《给安庆》

五岁的黎明
五岁的马
你面朝江水
坐下

四处漂泊
向不谙世事的少女
向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姨妹
打听你。谈论你

可能是妹妹
也可能是姐姐
可能是婚姻
也可能是友情



查湾村雪景（海子自拍）

安庆，安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京剧号称中国的“国粹”，为中华第一大剧，它却是由安庆的陈长庚、郝天秀等一批优秀的民间艺人发扬光大的。

安庆又是近代工业文明和现代文化思想的发源地之一。

由清廷重臣李鸿章创办的安庆军械所，网络了华蘅芳、容闳、徐寿等当时一大批留洋科技精英。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台木壳蒸汽轮船、第一台电话机均诞生于此。

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也较早地传入江城安庆。

于是出现了冒死裹炸药包刺杀清廷达官要人的安庆人吴樾、革命志士徐锡麟……

安庆是美学大师的摇篮，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方东美等大师级人物或出生于此，或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

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者，安庆怀宁人陈独秀，以一腔热血立足于北大，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根基，由此引来社会变革的潮流锐不可当。

六十多年后，陈独秀的老乡，也是土生土长的安庆怀宁诗人海子复活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他以年轻的生命谱写出了生命与诗歌的赞歌。这种赞歌引发的思考经久不息，轰轰烈烈。他的诗歌写作影响了众多青年人的写作思想，他的写作模式被人模仿；千千万万的诗人们在朗诵他的诗歌；他将中国乡土文化和都市文化、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悠久深远的文化有机地结合，创造性地酿造出了属于时代的诗歌美酒；甚而有人建议将他的逝世纪念日定为中国的诗人节，这些都足可以见证他写作的魅力非同一般。

这就是安庆，她孕育了壮烈、神奇与不朽。

一 《春天》,死亡与诞生

你迎面走来
冰消雪融
你迎面走来
大地微微颤栗

大地微微颤栗
曾经饱经忧患
在这个节日里
你为什么更加惆怅

野花是一夜喜筵的酒杯
野花是一夜喜筵的新娘
夜花是我包容新娘
的彩色屋顶

白雪抱你远去
全凭风声默默流逝
春天啊
春天是我的品质

1964 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公历 3 月 26 日）中午，人们刚吃过午饭。安庆怀宁县高河镇查家湾查振全查裁缝家传出了一阵清脆嘹亮的婴儿啼哭声。当赤脚医生拍打着男婴的屁股，向门外等着看热闹的人群道喜时，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们终于舒了一口气，究竟生下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的猜测随着分娩的结束有了确切的答案。

这个男婴便是后来名噪一时的诗人海子！

随后，男婴诞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查家湾的每一个角落。这给了初春的查家湾村增添了一缕新生的阳光。

倍觉温暖的还是查裁缝。而立之年的他，在养育子女方面已受过两次重大的挫折，他内心的隐痛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为了家庭，为了繁衍的生生不息，查振全和妻子操采菊强咽着几年来的苦水。这苦水里渗透了艰辛与无奈。

六十年代的安徽农村，他和妻子的婚姻算是晚婚，但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美满的。当时生活条件的恶劣程度让人难以想像，三年自然灾害夺去了千千万万个生命。在他们拥有了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本身并无育儿经验的他们不但成天要为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劳苦奔波，还要照顾多病缠身的老人，女儿当然不能被悉心照料。长而久之，幼小的孩子身上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当地的赤脚医生也不能说出个所以然，尽管这个孩子被打了许多针，吃了不少药，她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不见任何好转。

两岁的时候，可怜的孩子终于走完了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段历程。

她像一颗流星，命运只把她暂时托付给了查裁缝夫妇。痛苦的是年轻的查裁缝夫妇，两年的柔情呵护让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感情难以割舍。

邻居老人将这具可怜的病尸简单地包裹了一番，用筐子送到村外的一座土山坡，做了草草的掩埋。

在当地农村，人们把这种太早夭折的孩子称为“花生鬼”，他（她）偶然来到人间，给人间带来苦难与不幸，他（她）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最终归于土地。

也许，这个孩子的灵魂不属于查裁缝夫妇。现实生活的窘境不得不时时打击着年轻的他们。作为家里的主人，查振全精神上的压力更大。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封建落后的观念延续了几千年，它是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中的一种，这种观念在普通百姓的心里根深蒂固。

查振全夫妇也不例外，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个孩子诞生在他们家，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这样可以慰藉病重中的老人，用“喜气”冲刷走老人身上的“病魔”。也许，“冲喜”的思想意识在孝敬的查裁缝头脑中占据了生育观念的首位！

他们烧香拜佛，乞求上苍的恩赐。

不久后，他们如愿以偿的有了第二个女儿。

而命运总是喜欢和他们开天大玩笑。这个更加短暂的生命只是在他们的眼前轻轻的晃动了一下，夫妇俩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襁褓中她娇小的面容，一天后它便迅速“撤离”人世之间。

这个“花生鬼”似乎更会恶作剧。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

操采菊十个月小心翼翼地怀胎，分娩的痛苦都足以让她珍惜这份深厚的人间感情。而现在，失去孩子的母亲只有强压着内心的巨痛在床上小声痛哭。

她不能嚎啕大哭。

查裁缝不忍看见妻子和老人悲痛的面容。但是，他是家中惟一的一根顶梁柱，必须为全家人的生计大事着想。

他不能倒下。是男人，必须强忍着一切生活的不幸和挫折奋斗下去！

白天，查振全仍要下地到田里干活挣“工分”养家糊口；晚上又要为村里人加工衣服，挣得额外的“工分”。劳动时间被无节制地向外扩张。偶尔，忙里偷闲时，他也会抽两袋旱烟，以解心中的无奈与郁闷。他知道，自己要是崩溃了，全家人都得要跟着遭罪。

他承担的是全家人的双重口粮——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口粮。

而现在，这个男婴的降生，让他喜出望外。查振全焦急的心在不安中有了一种胜利的喜悦，他相信，这个精明的小家伙就是上天赐给他们全家的福音。他想要用尽一切办法来精心照料这份上天的恩荣。等待他的是他将要用无尽的汗水和血泪换来查家香火的兴盛。

二 《乡村的云》

乡村的云

故乡

你们俩是

水上的一对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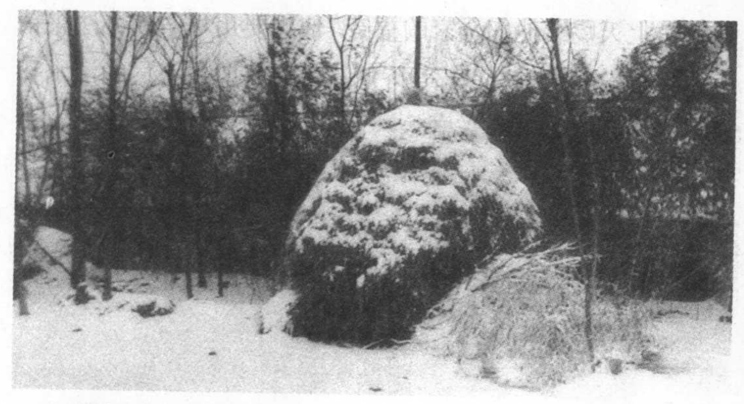
云朵的门啊,请为幸福的人们打开

请为幸福

和山坡上无处躲藏的忧伤的眼睛

打开!

——引自《诗人叶赛宁·乡村的云》



查湾村雪景(海子自拍)

1964年的中国乡村，特别是地处江南丘陵地区的查家湾，人们仍然在饥饱线上疯狂地挣扎。他们用最辛苦的汗滴换取最廉价的温饱。此时的查裁缝已经意识到儿子的降生给这个家庭生活带来的严峻性，为此，他不得不向无情的生存和生命线挑战。

作为一个农民，夜以继日的劳作是他生命的主旨。这是他解除全家人饥饿的惟一有效手段，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更好的法子。

几天后，当查振全的妻子叫他给孩子取个名字时，这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乡村裁缝抓了半天后脑勺，想不出一个适合的名字来。文化程度稍高于查裁缝的妻子、读了五年书的操采菊不断给他提示，希望这个神圣的使命能由他的父亲去完成。

经过夫妻两个的不断磋商，终于，"查海生"——这个后来被许多人熟知的海子的原名诞生了。

十二生肖中，龙为首。1964年是龙年，查海生在龙年出生，龙是中国人心目中传统的吉祥图腾。传说中龙生活在大海，以海为家。查振全夫妇希望借着龙的神气与灵气给初生的孩子增添吉利的色彩，让上天保佑他们的儿子万事平安，健康成长，所以孩子就被正式叫为"查海生"。

这个名字，后来屡被注册在小学、中学、大学。直至工作后的各种名目的证件上，这是他的正式姓名。

查海生的诞生给这个苦难多灾、死气沉沉的家庭带来了生气和欢愉。孩子的哭叫声，欢呼声是这个家里最美妙的音乐。

一段时间里，查海生是家里的中心，全家人都围绕着这

个孩子转动。

瘦小、体质单薄的小海生是那么的弱不禁风，家里人不免为他担心。红砂糖是这个时期内最好的营养品，邻家人建议查裁缝多买些红砂糖，用水冲给孩子喝，增加营养。查裁缝接受了这个建议。

为此，查裁缝不得不步行走十几里路到镇子里买红砂糖。

镇里红砂糖供应紧张，他无奈只好徒步到几十里路外的县城供销社，试着碰一碰运气。

这一回，他又碰了壁。尽管他捧着笑脸，求爷爷，拜奶奶，对着营业员说尽了各种的好话，使用了无数的招数，对方仍没有为他的诚心所动。

查振全懊恼极了，他恨自己无能！但为了儿子，为了查家的香火能够延续下去，最后，他干脆抱着幼小的查海生来到县供销社，找到主任，查裁缝几乎哭着求主任，说道："看看小娃子都瘦成什么样子了，能不能可怜咱们爷俩，卖给我们两斤红砂糖吧……"

查振全真诚的目光博得了供销社主任的同情，他吩咐手下的人给查振全称了几斤红砂糖。面对主任的天大恩施，查振全千涕零万感谢。

在妻子奶水供应不足时，这些红砂糖成了补充小海生身体机能的最好营养品。那是专门为小海生所准备的，家里任何人都不会轻易地舀上一小勺子，即使只是舔上一口也舍不得，尽管那糖水是那样的芳香扑鼻。因为那一点点红砂糖来得如此不易，因为小海生是家里的中心轴，是欢乐与希望的来源，所以即使小海生一次不能喝完缸子里的糖水，剩余的

那些还要放置在那里，下次再加糖兑水，给小海生享用。

那简直就是救命的糖水啊！查振全是这样想的。

查裁缝拼死拼活挥洒汗水，终日不歇地劳作，但贫瘠的土地对他的回报总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小海生出生以后使原本一贫如洗的家庭更揭不开锅了。

操采菊躺在床上，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也顾不上婆婆和丈夫的劝阻，把小海生交给老人，提前做完月子，拖着沉重的身子下了地，充当起家里另一个体力劳动者，和男人们干着同样的活。

体虚瘦弱的她一直用意念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当她感到头晕脑涨的时候，就蹒跚着走到田埂边，倚田埂坐下，休息片刻。劳动的强度迫使她经常呕吐，没办法，查家老小都张嘴要饭吃啊！

因着这个信念，坚强的操采菊付出了一个中国乡村母亲最多的酸辛，这酸辛里充满了泪水、汗水与爱，那是一种何等壮丽博大的爱啊！这坚忍不拔的爱主要由繁衍的生生不息与淳朴纯洁的母性精神构建而成。

难怪廖亦武先生在查海生死后写的一段文字中说道，海子死后，苦了的是他的母亲，那位乡村母亲几乎疯了，见人便磕头……

上天也似乎有一定的灵性。在父母亲都下地去干活后，小海生便由奶奶带着，表现得特别乖巧听话，不需要过多的烦神。

大多的时间里，小海生被安排在木制的“坐车”里，这种乡村“坐车”接近现在城里孩子玩的三轮车。小海生坐的那种坐车由四个木头轮子组成，不会走路的幼小的孩子坐在里

面很安全,隐患极少会发生。

这种木制坐车按当时查家的生活水平的确是一件奢侈品,但是查振全夫妇依然勒紧裤腰带,下血本为儿子特别定制了一个。

为了他们的查海生,他们舍得这样做。

奶奶对可爱的孙子疼爱有加。她拖着病重的身子,成天呵护着"坐车"中的小家伙,寸步不离。小海生肚子饿了,就示意奶奶给他喂粥吃,奶奶赶快把放在灶肚子里用木炭火焐热的粥端出来,用舌尖调试一下粥的冷热度,一小口,一小口,小心翼翼地送到小海生的嘴边。小海生乐滋滋的享受着这难得的美食,吃完一小缸子后,奶奶给他擦擦嘴。小海生想睡觉了,奶奶就把他抱上床,轻拍着他的胸口,低唱着黄梅小调子。不一会儿工夫,小海生就进入了梦乡。

三 《风》，助我成长的荣耀

风很美　果实也美
小小的风很美
自然界的乳房也美

水很美　水啊
无人和你
说话的时刻很美

你家中破旧的门
遮住的贫穷很美

风　吹遍了草原
马的骨头　绿了

——引自《风》

操采菊的文化程度在查家湾妇女中算是高的。虽然只读了五年书，也只是小学文化程度，但基本的汉语文字她还认得些。凭着自己的丈夫为村里人加工衣物这一行当，有空的时候，她会和村里稍有文化的人聊聊家常。时间长了，她和那



海子的父亲在砍柴

些“文化人”关系处理也比较融洽，邻居们在查裁缝家量衣、裁衣时，顺便把家中的旧书旧报纸带给操采菊看，凭着天生的聪慧和自身独有的一份求知欲望，她很快把这些读过的文章内容编成一个个简短的故事讲给儿子听。

刚学会爬走的查海生终究听不懂妈妈的故事，但他就是这样被熏陶着，意识中有了一种朦胧的感觉。

当他咿呀咿呀地能喊上一两句让人听得懂或听不懂的话时，竟有种天然的意识看着那些旧报刊杂志上印刷的文字。大人在读这些文字时，他睁大着眼睛使劲地盯着陌生的方块字，目光跟随着别人上下移动，长而久之，小海生也识得了不少文字，这使父母亲和邻居们都感到特别的惊奇。

查海生刚满两个多年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席卷了整个中国城市乡村。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贫穷落后的查家湾照样能揪出几个反动派、土地主、牛鬼蛇神，他们每天的早课是：全村人都被召集到公社学校的操场，听着红卫兵头子下“最高指示”。晚上又要进行“汇报”，批斗大会是常课。

在大会上，红卫兵们几乎每天重复着千篇一律的颂词和旋律。

群众已经习惯了跟着红卫兵喊：“毛主席万岁，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寿无疆……”

接下来便是一批人在“打倒”的痛斥声中被押上台，红卫兵们开始揭露他们的各种“罪行”。

说到激烈时，几个“义愤”的、狂热的少年红卫兵们会给被“打倒”者们几脚猛踹。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在整完一批人之后，造反派们又是照本宣读《毛主席语录》，台下的群众跟着大声朗诵，这其中包括查裁缝夫妇和年仅两三岁的儿子查海生。

“革命”的形势似乎越来越猛烈。人们的激情都被红卫兵的呼喊声激活。红卫兵的打砸吵闹已成了家常便饭。

查湾村家底稍好的人家都被刨根问底，翻了个底朝天，就差没挖地三尺了，男人们被绳子捆起来，痛打着或者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夫妻之间、父子之间被一条界线划得清清楚楚。

查湾村整日吵吵闹闹，喋喋不休。

红卫兵们煞有其事地站在村口，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以防备阶级敌人混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他们不怕苦，不怕

累，昼夜不歇，坚决捍卫查湾村的每一寸宝贵土地。

那些日子，跳“忠”字舞和朗诵“毛主席语录”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在众多花样繁杂的项目中，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占了首位，它比人们下地劳动可重要得多。

查海生被父母领着参加了每一次的“毛主席语录”朗诵会。父母每次都要带上他去参加朗诵会的原因是他们不放心小海生一个人呆在家，生怕有个闪失。

年幼的查海生当然不会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要去异口同声地大声诵读这些东西，只是去的次数多了，聪明的小脑袋瓜子里也储存了不少大人们朗诵的句子。他天天看着大人们读墙上刷的鲜红的标语大字，心里也跟着默读，很快，他掌握了那些汉字的拼法与写法。累积多了，还会随手划写。

查裁缝夫妇在外面撕破了喉咙大声诵读着“语录”诗词，回家后，稍作休息又开始忙碌起来。此时的家里，除了丈夫缝纫机脚踏板和妻子纳鞋底的声响，没有任何人的声音，寂静极了，大家似乎都不愿意浪费口舌再去讲话，明天还要继续喊叫呢。

小海生看着疲惫的父母默不做声，自己竟一时兴起来，他把妈妈教给他的小故事再重复讲给父母听，把全家人一下子都逗乐了。

接下来，他学着台上的红卫兵，踱着步子，停下，抬起头，挺直腰杆一条又一条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滔滔不绝地背下去。

一旁的父母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幼小儿子竟有如此般的记忆力。但这的确是事实，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

于是，查振全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让儿子查海生代表全家去参加“语录”背诵会。

又是一天，红旗高扬，人头攒动。当主持人宣布查振生查裁缝家四岁的长子查海生要给大家背诵“毛主席语录”时，台上台下一阵哄堂大笑。

查振全满怀信心地将四岁的儿子查海生抱上台，人群中又是一阵讥笑。

个头很小的查海生穿着父亲亲手缝制的当时流行的卡其制服，他望着父亲慈祥的笑容，更显得胸有成竹，一点也不紧张，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查海生凭借着记忆中的句子，一条条，井然有序地往下背诵，人群中发出了喝彩声。他的表演被掌声打断。

背诵还能继续下去吗？人们在等着他的表演，也有人认为他是个小孩子，闹着玩，鹦鹉学舌，也只不过会这几句罢了。

查海生没有令父亲失望，他的背诵一条接一条顺利地进行了下去，人群中开始骚动了，有人拍着查裁缝的肩膀说他的儿子是位天才。

“语录”仍然像泉水一般从查振全儿子的嘴里涌出，人群中的喝彩声、惊叹声一浪胜过一浪，很多人看着台上这小家伙的精彩表演，使劲鼓掌，把手都拍红了、拍麻了，他们为从未见识过的这位天才小神童而欢呼不已。

刚才那些讥笑的人们都竖起了大拇指，一个劲地称赞这小家伙有出息。

人群中的查振全显然是被儿子出色的发挥感动了，现场

的热烈气氛让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背诵结束后，查振全的儿子获得了桂冠，他是所有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这一刻，查振全的脸上堆满了荣光。

他带着儿子，在一片赞叹声中回到了家中。

从那时起，查裁缝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大儿子天资优于同龄人，通过读书升学，将来必成大器。

他们查家祖祖辈辈，能识得上一篓筐方块字的没有几个，几代人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彻底地担当农民的社会角色。查振全的父亲当初让他学门裁缝手艺，就是为了想让他减轻体力劳动，生活得更加舒坦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己有了门手艺活，查振全确实比父辈们过得要幸福。他想，将来儿子查海生若是通过读书，考取功名，一定会比他生活得更好。

查振全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儿子查海生给培养出来！

四　少年查海生的烦恼

在水上　放弃智慧
停止仰望长空
为了生成你要流下屈辱的泪水
来浇灌家乡平静的果园

生成无须洞察
大地自己呈现
用幸福也用痛苦
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放弃沉思和智慧

如果不能带来麦粒
请对诚实的大地
保持缄默　和你那幽暗的本性
风吹炊烟
果园就在我的身旁静静叫喊
双手劳动　慰藉心灵

——引自《重建家园》

1968年9月,查海生五周岁时,他的父亲查振全把他送进了村子里的一所小学就读。

查海生作为班里年龄最小和个头最矮的一位同学被安排到正中间第一排就座。课桌是由泥巴搭建起来的台子,上面铺着一块木头板子作为桌面。

由于个头太矮小,小海生只能站着上课,如果他一坐下来,头几乎和桌面平行,看不见黑板,上课听讲成了大问题。老师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只好在查海生的长条子凳子上钉几块木板,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得着课桌了。但他的两只脚却只能悬在半空中,不能触到地面。

在查海生未上学之前,村里的民办教师就已从传闻中了解到了他的天资。入学后,查海生的表现果然不同一般孩子,他比同班级入学的孩子早先识字,别人不会的字,他会,加上又是班级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老师格外看重这个聪明的孩子。

随着二弟、三弟的降生,原来入不敷出的家庭变得更为窘迫。作为长子,年幼的查海生在课余时间不得不帮着家里进行一些简单的、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约摸小学二三年级时,查海生趁着课余时间开始打些猪草,这是为生产队做活,可以给家里挣点工分。每天一大清早,查海生背着小箩筐,踏着晨雾,踩着露珠到村外的小树林边上割草,等装满一筐子后,再系好背带,吃力地背到队里去。

运气不好的时候,小山坡附近的草被别人割光,他又要走更远的路,以便能割到足够的猪草。这样累计下来,查家在年底分红时就多增添了一小份工分,这一小份工分可以从队

里换回几十斤稻子或小麦。

早上割完草，太阳已经升了起来，父母仍在田地里锄草施肥。查海生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揭开锅，看看里面有没有昨晚剩下的饭，要是还有，便兑些水，在灶底点上一把火，饭微热后便盛起，把早已饿极的肚子填一填。要是没有剩饭，他便随手捡起墙角边上的一根山芋或者萝卜，洗净后就啃了起来。这便是他的早餐。

即使是这样的早餐，他也不是每天都能享受得到的，更多的时候，他和村子里其他孩子一样，没有属于自己的早餐。打完猪草后，小海生直接背着父亲给他缝制的帆布书包上学去。

在课间休息时，小海生会和其他小朋友一道，以掩耳盗铃之势偷跑到田间地垄，看看可有什么可以偷吃的，发现目标后，一溜烟地跑去拔上几根萝卜之类的就跑。大人们都看在眼里，并没有去制止他们的小举动，孩子们确实饿极了，谁家也都有孩子，在这样特殊的年代，大人吃不饱都忍受不了，何况年幼无知的孩童呢。

恶劣的家庭生活条件和一定的家务劳动时间并没有影响查海生的学习成绩。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查海生总是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同学，名列全班第一名。

当儿子查海生拿着第一名成绩的大红奖状回家时，查振全心里乐开了花。他更加感觉到他的查海生是块读书的好料子，儿子查海生是结束查家世代务农、以耕为生的惟一希望，他期待着这一天早点到来，他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查海生读书！

查海生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的消息引起了很多学生家长的猜疑。

他们一边责怪自己家的孩子平庸、不努力学习的同时，另一边时时利用拉家长里短的机会讨问查振全夫妇施了什么“秘方”给孩子。查振全夫妇当然没有什么所谓的“秘方”，但他们夫妇越是说“没有”，对方越是纠缠不清，说他们夫妇吝啬，不肯把“秘方”传授给他们。

于是各种谣言传出，说查裁缝贿赂村上的老师，老师给他的儿子“开小灶”，利用课余给查海生补课、复习，加强知识的巩固。当一些学生家长找到老师问及此事，为什么对待孩子们不能一视同仁？老师被问得有些莫名其妙，叫家长举出具体事例证明时，家长们却一个个哑口无言，无以应对。

末了，老师告诉那些家长：查裁缝家的大儿子学习成绩好，只是他头脑灵活、努力学习的结果。他也和其他孩子一起上课、下课，根本不存在“开小灶”一事。

家长们再一次问及自己的孩子，查海生身上是否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们照实回答：“查海生不看书也会做题目！”

家长们茫然了。

待他们明白事情的原由后，就嘱咐自己的孩子要经常和像查海生这样成绩优秀的同学在一起，跟着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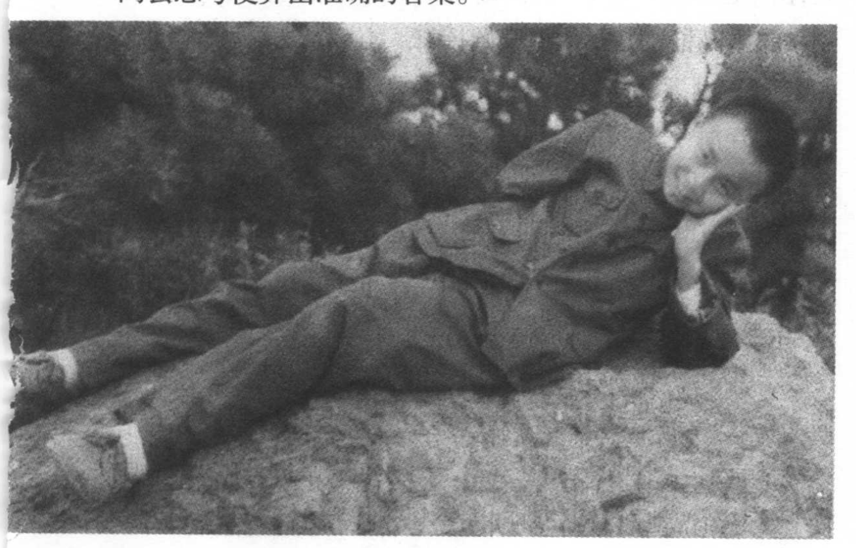
同村的孩子们遇到不会做的题目，总是喜欢找查海生帮着解决。

才上小学的查海生在语文方面有着独到的领悟力，这与他比其他孩子有更广泛的阅读有关，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于是，他写的作文也成了其他孩子模仿

的对象。

至于数学，那是查海生的优势科目。加减乘除口诀读几遍后就能烂熟于心，加之他敏捷的思维能力，更是如鱼得水。每次上数学课，老师叫学生上黑板板演题目时，其他学生给算错的题目，老师就叫查海生上来帮着更正。

同村低年级伙伴们向他请教不会做的难题时，他更是得心应手，"三下五除二"，不一会儿功夫，好像根本不用花时间去思考便算出准确的答案。



少年海子

他是全村小伙伴们心目中的一位小老师。凭着超常的天赋和骄人的学习成绩，查海生的威望在小伙伴中与日俱增，成了孩子们的"头"，孩子们都乐意和他一起玩耍、做游戏。

暑期到来后，他便被众多的伙伴们催促着喊去，玩农家孩子常玩的游戏项目——"打仗"。这类游戏一般是模仿某个电影中的情节，分成甲乙两方"两军对垒"，胜者无限光

荣,败者被人用纸条子在脸上粘上假胡子。

通常情况下,查海生一来,便被人拖拉到其中一方担任“司令”角色,他挥动着小红旗,率领“众将士”们“筑战壕”、“架机枪”,选择合宜的“埋伏点”,参战的一方小伙伴们严格听从“司令”的安排,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种“战前”准备。

仿佛一场真正的战事就在弦上,一触即发。为了公平起见,由甲乙双方“司令”共同宣布“开战”。双方的“士兵们”便拿起木壳枪、木刀、木棍开始挥舞。点到对方,对方即“毙命”,假装倒下,“战斗”场景甚是激烈。

由查海生率领的这一方由于先前准备充分,“粮草充盈”,指挥得当,“士气”高涨。“将士”们齐心协力,不一会就冲破对方的防线,占领对方的“高地”。“查司令”率领众兄弟耀武扬威地站在对方的制高点,把手中的小红旗插上去,失败方举手投降,作揖求饶,请求“查司令”赦免。“查司令”一声令下,他手下的士兵便给吃了败仗的对方士兵粘上假胡子,大家在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这场“战斗”。

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遇到失败的时候,“查司令”会很惭愧地面对大家,闷闷不乐,他责怪自己领导不力,吃了败仗,对不住大伙儿。

孩子们都是天真的。

游戏结束后,他们便成群结队地到池塘里洗澡嬉戏,把刚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再也不分你是“敌人”,他是“好人”。偶尔幸运,还会在池塘中采到藕,这总是人人有份,大家你一口我一口的,轮圈挨个来。

家长们生怕自家的孩子在池塘中戏水时不注意陷进淤

泥而溺水身亡。因为这种事在以前时有发生，所以他们闻讯后便急忙赶到池塘边，大声喊叫着自己家孩子的名字并发出最严厉的警告。胆大的孩子可不理会这一套，因为他们已经领教了多次，一个猛子扎下水去，游到池塘中间，再露出小脑袋瓜子朝着岸上的家长们做鬼脸。

这可把岸上的家长急得直哆嗦。

“小老子，求求你快上来吧，你上来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好吗？”

这才像做大人的样子嘛，孩子们是吃软不吃硬。在近水塘边上洗澡的查海生听到家长的叫喊后，朝着大人使劲挤了挤眼睛，家长们求他把自家的娃儿叫上来。

查海生认为不能再荒唐地胡闹下去了，手一挥，“兄弟们，上岸！”

不一会儿，几十只“水鸭子”便陆陆续续光着屁股爬上岸来。

结果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回到家后照例免不了被怒气压在胸口、火冒三丈的家长们捶打一顿。

查海生也被人告了“密”。他被父母关在家里，不经允许不准外出。小伙伴们也不敢随便去找他，他的双脚被母亲用墨水点了几个标记，不能下水，否则颜色就会被水洗掉或褪色。

只是不久以后，家里人稍一放松，他便又和其他小伙伴一同跑到池塘里洗澡，偷采藕吃。父亲这回要对他动真格的了，他把小海生的裤子脱下，狠狠地打，直到他大声求饶“下次不敢了”为止。

之后，母亲抱着伤心的小海生，告诫他以后不要再下池

塘去洗澡,否则会被水中的“水猴子”抓住,那怪物会把人使劲地往深水中拖拉,用泥巴塞住人的鼻耳,把人活活呛死。这话听起来够吓人,不过这以后,查海生真的不再下池塘去洗澡了。

他是个比较听话的孩子。

“炸泥巴炮”是查湾村孩子们喜爱的另一种娱乐游戏,小海生对这样有趣的游戏乐此不疲。

这种游戏的具体玩法是:在田地里挖些泥土,浇上适量水搓揉,做成小方块状,然后捏成一个窝状的圆块,握在右手掌中,朝着泥巴块子吹口“仙气”,使劲地把它反拍在地上,产生“砰”的一声巨响。

他们主要比的是被“炸”的“泥巴炮”声响的大小,谁也不甘示弱,一个接一个的“炸”下去。

小海生每次都被“炸”响的“泥巴炮”溅得满脸是泥,还一个劲地去嘲笑人家,结果又被一大群孩子反过来嘲笑。

查海生“炸泥巴炮”的技术平平,可能是他自身力气小的缘故,可他不愿服输,每次都硬纠缠着别的孩子不停地比下去。

但是,他打水漂的功夫堪称“高手”。由于他很会使用巧劲,即使一块并不平滑的石块在他手中也能被打出很远。水漂一个接着一个向前滑进,很有节奏。

这是小海生的骄傲,也是他“炫耀”自己的“资本”。凭着这样的本领,他这个“头”的位子当得自然名正言顺。

五　我是查湾村里的一条船

村庄中住着母亲和儿女
儿子静静地长大
母亲静静地注视

芦花丛中
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
我妹妹叫芦花
我妹妹很美

——《村庄》

1974年，查海生的三弟弟查舜君出生。这时的查海生已经开始上初中一年级。那一年查海生满十周岁。

初中的课程较之小学繁重得多，在原先的语文、数学基本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增添了几何、英语、化学、物理等新门类的科目。更多的课程要让年仅十岁的查海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去预习、学习、温习。

父亲时常敲响的警钟回荡在他耳边。他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他清楚地知道，父母亲下大力气供他读书，就是希望他读出个名堂来。

中学毕竟是中学。查海生班级中原本在小学里成绩不错的同学，在几次考试测验过后都一落千丈，跌落得惨不忍睹。一些人便对学习失去了信心，只想混到初中毕业，拿个初中毕业证书。在当时的查湾村，那也算是个时尚的文凭。

查海生的基础课学习扎实。他善于思考，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课后复习到位。学习成绩一直稳居榜首，波动性不大。老师们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在查海生遇到难题时，老师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举例说明，逐一解答，直到他弄懂为止。

查海生上的初中是离他家十来里路之远的高河中学。他一般一个星期回家一趟。

周末在家，家里幼小的弟弟由他照料着。这样一来，玩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他一边做功课，一边看着弟弟。

要么他拿出借同学的一些故事书，讲其中的内容给弟弟们听，那些被添油加醋的故事一经查海生的嘴里说出，便很快吸引住了顽皮捣蛋的弟弟们。

后来一有空，弟弟们便吵着要哥哥给他们讲故事，实在没有故事讲，他就自己“炮制”一段，讲给弟弟们听，弟弟们听得照样津津有味。随后，这类小故事不胫而走，全村的娃子们都在传讲。

步入初二初三，随着升学压力的加重，查海生也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他想，如果自己考不上好高中，学业就可能被中断，凭他的家庭条件和实际情况，回去也只能和父辈们一样做个农

民。但他不想做农民，他清楚农村那种生活生存环境："双抢"收割稻子、栽秧时，他和父母会顶着烈日，双脚泡在高温的水稻田里，一干就是一天，晚上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去。夜里还要抓紧时间抽水打水，浇灌田地。

父母亲心疼他，不让他多干活，每次干一会儿就叫他先回去。父母亲这样卖命地劳动，最多只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其它的诸如全家人去安庆城中玩一趟之类的想法简直就是奢望，那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查振全一家人想都不敢去想的事。

现在，他只有如愿以偿地考上好高中，经过艰苦努力的奋斗，毕业后可能在村里做个会计，那倒是个轻松的活，每月也能固定地拿上一定的工资，到那时，他和家里人的日子才会有所改善。

事实上，查海生学习的方法很恰当，也很会利用时间，所以学习起来比较轻松自如，并不紧张。

有一阶段，他迷上了各种小说，爱不释手地翻阅着，这些小说书主要由他的同学提供。当查海生读完后，他又向周围的同学去借，实在借不到新的小说，就委托他的同学利用各种渠道收集，互相传阅。读完一本小说后，他又要给同学们评头论足一番。很快，这个班有一批同学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与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

查海生从不在课堂上看小说。上课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解，不做小动作和交头接耳，尊重老师的每一份劳动成果。他良好的操行品德深受任课老师们的赞赏。

语文老师认为他的文章构思巧妙，有着一股新鲜血液，

这在农村学生中是难能可贵的，凭着他优美的语言表达和字迹的书写工整，在中考中很容易拿到高分。

十二三岁的查海生更喜欢一个人读书思考问题。节假日回到家中，要是没有别的事要做，他便带上几本书，一个人坐在村边的小树林子里，一边看书，一边逗着林中的小鸟，通常能自娱自乐好几个小时，直到妈妈喊他回去吃饭。

钓鱼也许是寻找静谧安逸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查海生喜欢钓鱼。

暑假来到后，他就自制一付鱼具，在门前石头缝里抠出几条蚯蚓，来到池塘边垂钓。可惜他的钓鱼技术并不高明，常常空手而归，即使运气很好，也只是钓到几条小黄花鱼，就是那种连猫也懒得搭理的小得可怜的干瘪鱼种。但小海生不在乎有没有钓到鱼，他喜欢的是这种休闲放松的生活情趣。

他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池塘埂边，听着池塘中青蛙的鼓噪声，蝉儿的吐丝声，黄雀的叫鸣声，一切大自然美妙绝伦的音乐搭配！这与课本上的描写多么地一致。

他喜欢！

他喜欢眼前的小情调！情景通融，互为一体。

六　大学，请为少年祝福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的讯息传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个喜讯给了很多读书人莫大的欢欣与鼓舞。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是绝大多数学子的梦想。于是那些在文革中被耽搁的老三届、青年工农兵、应历届高中毕业生们都统统加入到高考的大军中。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全身精力都投入到高考的战斗中去，有少数人幸运地渡过了这座独木桥，绝大多数人留下的则是遗憾！

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查振全的耳朵里，此时，他更加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的查海生一定能够通过高考来实现查家几代人的梦想。

中考前夕，查振全不再让他的查海生下地干农活捞工分了。他宁愿自己多辛苦点，延长时间多为乡亲们缝补几件衣服补缺工分上的损失。

查振全希望儿子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一心一意准备中考。

中考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共识。

皇天不负有心人。

1977 年的 9 月，查海生以优异的成绩被高河中学录取。

凭他的中考成绩原本可以就读于安庆市一中，但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城里较贵的学杂、生活等费用。高河中学也是一所办学质量很高的学校，在当地有着一定的声誉，所以查海生报考母校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此时的查海生已经明白了学习的全部意义！

经过中考的大熔炉提炼之后，极少数幸运的学生又组成了一个新的集体。山外青山楼外楼，在这支集体队伍中，他的成绩不算是顶尖级的那种。

他时刻不忘警醒着自己，靠着这种学习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几个月后，查海生的学习成绩一跃在班级中排在数一、数二的位置。

高一下学期，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被安排试着给班级中的另一些同学批改作业和试卷。此时的老师之所以让一个学生帮着批改作业和试卷，倒不是因为他自己懒惰，要让学生分担自己的工作任务，而是他已经发现了查海生的可塑性。他通过批改别人的作业和试卷，一来可以发现别人的错误，从别的解题错误里吸取经验教训，以便自己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二来自己可以锻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

毕业证书

证字第164号

学生查海生系皖省怀宁县人，性别男现年15岁，在本校高中学习期满，德、智、体几方面发展合格，准予毕业，特发此证。

一九79年7月15日

海子的高中毕业文凭

炼一下实践能力,从中悟出解题的思路和规律,学习别人的长处,纠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加强判断的能力。

高一时，查海生所在的班级还没有具体的文理分科,所以文理各科功课都要学习。他的各门功课成绩都比较优秀,不像有些学生出现偏科现象,所以深受老师的器重。

高河中学高中部是两年制,这意味着学生两年高中毕业就要参加高考。高一学期期末时,学生开始选择自己优势的文科或理科,以便来年参加高考。

但是在分文理科上,他同父亲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世代务农的父亲查振全很早就听人说过学理科上大学,将来可以做工程师。工程师在庄稼人的眼中是个了不起的职业,受人尊敬,而且工资拿得也不低,生活有极大的保障。但查海生的想法颇偏向他的班主任,他的班主任认为查海生记忆能力强,思维敏捷,数学成绩突出,这是文科学生的最大优势。选择文科报考大学的成功机率更大些。

老师让他选择学文科的另一个原因是班上学文科的人寥寥无几,文科和理科学生在比例上严重失调,学习气氛难以带动起来。他希望查海生选择文科班就读,给文科班的同学带好头,争取在来年的高考中整个班级结出更多的硕果。

当查海生把选择读文科班的事给父亲说了一通后,父亲当即火冒三丈,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这么大的事也不同我们商量商量,就自作主张,你算什么?”

“老子白养你这么多年了,选择文科,就是考上大学,将来有啥用?”

……

查海生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父亲发这么大火，竟吓得直哆嗦，哭了起来。

母亲又是安慰了他一番，叫他要听父亲的话，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查海生听从了父母的意见，查振全气得通红的脸终于消了下来。

他一回到学校，就找到了班主任，老师看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知道他肯定遇到什么事了。查海生把刚才在家遭遇的事告诉了班主任，并要求换到理科班。

班主任让他坐下，安静一下，他想不到查海生的父亲竟是那样的固执，但在农村，这也很正常。当晚，班主任留下了查海生在家吃晚饭。第二天，班主任亲自来到查海生家里，给查振全做思想工作，经过教师耐心的说解，查裁缝夫妇终于同意让他的儿子查海生选择读文科班。

查海生久悬的心终于落了地。

七　家里的一盏煤油灯

十三四岁的查海生，已经担当了家里“小大人”的角色。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他要帮着家里挣得更多的工分。

父母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查海生内心非常清楚父母这样劳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全家人的口粮全靠父母来承担，自己和几个弟弟们的学杂费也把父母压得够呛！他们希望几个儿子长大后都能出人头地。

每逢星期六下午，他上完两节课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帮着队里干活。

遇到农忙，一个下午他要割完一小块水稻田的稻子。星期天也不会有休息的时间，从早上出工下地，割稻、挖地、整地、插秧、施肥，这一整套熟练的劳作过程使他练就了一副庄稼人的好把式。

星期天下午收工后，妈妈叫他从自家的菜园地里拔上两三棵白菜，洗净后，自己生火起灶，把菜炒熟，放上少许盐花。但是整个一锅菜没有任何油水，事实上，家人常年吃不上油水早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食用油。

能吃到大白菜，也只有像他这种高中生才能享受到的优

遇。家里其他人是很难享用得到的。平时查振全和家里人一道节衣缩食,在小小的菜园地里种上这些季节蔬菜,就是为了能让大儿子吃到这些天然的“绿色补品”,他自己和妻子的饭碗里只有几根盐萝卜条或烂腌菜之类。

等把菜炒熟后,查海生把它装进一个大缸子里,这可是他一个星期难得的美食啊!

不懂事的弟弟们常常吵着父母也要吃大白菜,查振全夫妇听在耳里,痛在心里,但也只能无奈地对孩子们讲:“等你们长大了,上了高中,也给你们吃大白菜!”

这句话今天听起来确实可笑,可在当时生活条件下,这句话就是孩子们的奋斗目标和希望。

于是上小学的弟弟们就急切地想长大,想和哥哥一样也能吃到大白菜,那可是连做梦都要流口水的美食啊!

真正的美食还不止是大白菜,还有面条。一家人想吃上一顿面条也很难得。

年终“分红”时,家里可以分到几十斤小麦,父亲查振全用这些小麦到镇上换些面条或面粉。在当时,一斤小麦可以换取八两面粉或六两面条。这些兑换的面条大部分留到节日里全家人一起享用,平时可难以享受得到这样的美食!

天气稍热后,蔬菜不能久置在缸子里,否则就会发馊变质,所以大白菜只能吃上一时段,剩下的日子还要靠吃盐萝卜条来维持。

这样艰苦的日子陪伴着查海生度过整个中学时光。

为了让儿子能吃饱,查振全在家里准备了一些大米,查海生每次回家后,便用米袋子装上五六斤米,这便是他一个星期的口粮,他要把这五六斤米交给学校食堂,换些饭票来

打饭吃。

学校的住宿条件更是让人难以想像，几十个人住一间大通铺，时常受到“陆、海、空”三军的“侵袭”。

所谓“陆军”，就是硕大的老鼠趁着查海生和他的同学们熟睡后成群结队地偷吃作乱，还时不时地从学生的被子上、脸上跳来窜去，闹得大家担惊受怕，生怕哪天弄个“毁容”什么的。

“海军”的“侵袭”则是不间接地发生。遇到下雨天，那间破烂的房子就会渗漏，大家都会端着脸盆、饭缸子等器物接漏下的雨水，以免衣服和被子被淋湿。

最狠毒的数“空军”——蚊子。天热的时候，这种讨厌的东西嗡嗡直叫，到处乱飞，叮人吸血，闹得查海生和他的同学睡觉都不安宁，大家只好把头蒙在被子里，留着两个鼻孔通气。

恶劣的生活、生存环境，终会使一个勤奋的高考生面临身体上的“塌方”。高考前的几个月，查海生出现了严重的浮肿，这种病症很难被别人看出，但身上的肌肉很松懈，并且时常伴有发烧发热等病理症状的发生。

查海生一直强忍着，不肯告诉父母。他知道父母用心良苦，他不想让他们担心受怕。

但这一不正常的现象很快便被敏锐的班主任发现。毕竟，多年的带高考班的经验让他对学生产生的各种细微的变化有更多的了解。

随后，班主任悄悄走进查振全家，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没有太多文化的父母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后，心里十分着急，不知如何应对。

还是查海生的班主任给他们开了一剂良方:查海生的生活太苦了,营养跟不上,你们必须给他补充营养,增强身体体能。

结果是,他们夫妇商议,每个星期给查海生块把钱买些菜票,让他在食堂里吃到一些带有油水的蔬菜。

查振全想过了,大不了自己每天夜里再把工作时间延长几个小时,为村子里的人多做几件衣服,也要挣上块把钱,让他的查海生吃上点好的。查振全在拼自己的一把老骨头!

凭着每个星期多给的块把钱,查海生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能够得以保证,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善,再也不用饿着肚子上课了。

离高考时间只剩下短短两个来月,查海生和班里其他同学一样紧张地复习迎考。父母对他的期望值随着高考日子的逼近与日俱增,全家的焦点都聚集到他一个人身上。他必须奋不顾身地跳进书海里。

查海生也在拼自己的嫩骨头!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复习后,他把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六套教材翻烂、翻破了,上面密密麻麻手写记载的小文字着实让所有的任课老师感动。

他绝不放过任何一条数学公式、任何一个英语单词、任何一个课本上的历史事实、任何一条政治术语、任何一个地理名称。为了检阅自己掌握的熟练程度,除了每天都要跳入题海中做大量练习外,他还和班里成绩好的同学互相提问,互相请教,遇到问题,及时解决。

他不想把遗憾留在高考之后,也不想高考成为他终生的

遗憾,更重要的是他不想把遗憾留给养育他的父母亲!

高考实战模拟开始了,在第一次的考试模拟中,他排的名次一般,并不领先于其他同学。成绩一公布,他就伤心得落泪了。

他的心如刀割,这样的成绩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

问题就出在他对课本熟知的程度太深,以至于在回答一些问题时,习惯套用课本上原有的东西,而没有形成独立解决问题的方法。

老师给他的建议是:课本固然要熟知,但也须注重训练的方法,要多看别人是怎么总结、概括、归纳所要回答的问题的,这样才会形成清晰的解题思路,让阅卷老师一看即明白。做不到这一点,很难在高考实战中取得高分。

查海生觉得老师说得很有道理。对照着自己考过的模拟试卷,他发现损失的分值较大的都是后面的问答题、论述题,而前面的选择题、填空题很少失分。

他找来几套样卷。理解着别人回答问题的思路,再逐一地请教老师。老师们当然非常乐意为这位有很大希望的学生解惑作答。

过了一段时间,第二次模拟考试开始了,凭着先前吸取的教训和前一阶段积累的经验,他的成绩跃居全班第一,比班级第二名同学成绩总分高出了几十分。

第三次、第四次……,查海生的考试成绩在稳步提高,成直线上升趋势,所有的任课老师都对他充满了信心。

所有的老师都睁大了眼睛。

高考前的几天,学校按惯例放假,让所有的考生回家多做休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安徽省1979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准考证
号码 410746
姓名
性别 年龄
报考类
文 科
安徽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安庆地区考区怀宁县考点）

海子的准考证

查海生回家后没有休息，他在家为高考做最后一次准备，从头到尾把课本浏览一遍。

此刻，家里父母的心都紧绷在弦上，集喜悦、担心、期待于一体。

当查海生临考前还一个劲地看书时，父母亲就劝他把书放下来，到池塘边钓鱼去。况且只剩下几天了，再看也没有用。

他没有采纳父母亲的建议，继续在家看书。从白天到晚上，一点也没有放松自己！

他相信自己的一套备考方法。在这个时候看书，更容易记住一些被遗忘的知识要点。

父母亲不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和他争执，他们想要让儿子保持一种自由放松的心情走进考场，不要带有任何精神压力。查海生的三个弟弟也被父母置留在外面，他们不想让三个顽皮的孩子分散查海生的注意力。

在高考前一天，查振全没有给儿子做过多的叮嘱。同妻子商议后，他决定不陪同海生一道去考场，让他一个人自由发挥，减少精神顾虑。

给儿子打理好行装后，查振全淡淡地对儿子说了句：“考试不要太紧张，大不了明年再来一次！”

查海生点了点头。他明白父亲的意思，实际上，父母亲比他更紧张。临行前，他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却又说不出来。

父亲送他到村口，目送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久久不想离去。他在心里祝福他的查海生。

高考是人生的第一大赌注！

很多人都为此下了血本一搏。查海生亦是如此！他年仅十五岁的心被高考这块大石头压得沉甸甸的，似乎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像他这样成绩如此优秀的学生，感受尤为深刻。

但他不会怠慢自己！

第二天一大早，全班同学被班主任从床上叫了起来，集合起来发准考证。

查海生手持着大红的准考证有些颤抖，内心一时不能平静。他在老师的交待下和其他同学仔细阅读了这张背面简体字中夹杂着繁体字的高考准考证。

事实上，在未开考前夕，班主任就已经把有关考试事宜说得一清二楚，并且一再重复讲解以至每个人都能将每一条熟记于心。

高考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不是件随便的事，老师之所以反复地费尽口舌交待有关事宜，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什么意外而耽误了孩子的前程。这种事情曾经出现过。

这一次，查海生拿着属于自己的准考证，他逐一地把里面的文字重新“咬”了一遍。

开考的铃声响了，查海生走进了考场。与平时在班上考试的情形不同，这一次周围全是陌生人，大龄考生很多，有的都快接近“叔叔”辈的考生也参与其中。

整个考场上数查海生的年龄最小。他是那么的一丁点儿

大，很不起眼地坐在旁边的座位上。

第一场考的是语文科目，语文是他的强势项目，他可以应答自如，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太多难题能难倒他。但卷子一发放到他手中，查海生却显得格外紧张，他还在心里提醒着自己“不紧张，不紧张……”，越是这样，越是六神无主。

毕竟，这是一场人生命运的大较量。与他对擂的还有成千上万个高考学子，大家都曾挥洒汗水，大家都在奋力拼搏。

他停顿了几分钟，做暂时调整！

终于心静了下来。

凭着平时丰富的知识积累和优美的文笔，他很快完成了最后一大题——作文题，内容是改写“陈伊玲的故事”，题目为“第二次考试”。怀着一种感动的心情，查海生流畅地写好了作文。

细心的他又认真仔细地从头到尾做一遍又一遍的检查，直至终止考试的铃声响起。

交卷！走出教室。他随着人流涌了出来。

他明白了什么是高考！和平时考试一样，但又不一样！这种滋味没法说得清。

查海生满怀信心地来到了在场外等候他的班主任和同学们中间。

从查海生神采飞扬的眼神中，老师已经估猜他考得不错。而他的同学迅速将他围住，与他一起校对答案，仿佛查海生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没有丝毫错误一样。他们平时也这样做！

查海生也是凡人，不可能考试没有错误，尤其是像高考这样的大考。但是同学们相信他答题的准确率很高，所以都

宁愿相信他的答案。

在家的父母早已把心提了起来,悬在半空中。查海生的妈妈在儿子考试的同步时间里, 在家里双膝跪向太阳的方向,祈求老天爷保佑她的查海生顺利、圆满地完成高考。

她祈求老天爷保佑他的儿子平安!

父亲查振全想知道儿子在考场上发挥得如何,但是又不想急于知晓最终的结果。万一……

复杂焦虑的心情使查振全夫妇寝食难安,如坐针毡。他们的心早已和考场内的查海生的心连在了一起。

除了祈祷、下跪、许愿,善良的母亲没有比这更好的表达方式。她相信,她的仁慈和真诚一定能感动老天爷。是的,她坚信这一点。

老天爷当然会长眼!他的恩情是赐予那些聪慧勤劳的人们。

旗开得胜的查海生在接下来的几场考试中,更是得心应手,勇敢地面对每一道难题,先前的顾虑被他远远地抛到了脑后。

一切进行得都非常顺利!

仿佛他已稳操胜券。

查海生心情愉悦地考完了最后一场。收卷后,他对着天空美美地叹了一口气。等他阳光灿烂地迈出考场,他发现人群中多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父亲查振全。

最后一场考试,查振全特地从家里赶到考场,还没有等他开口,他的班主任便向他翘起了大拇指,说他儿子的希望很大。听到班主任的称赞,查振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

望着憔悴的父亲脸上露出笑意,查海生舒坦了一口气。

“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查海生不想把话说得过于绝对，他是个不喜欢吹嘘自己的人，别看他人小，可做事却十分成熟稳重。

父亲帮他收拾好行李，实际上也就是一些破烂被絮、瓷缸子等之类的物品。他替儿子背上较大的一些东西，小东西由查海生自己拎着，他们一道步行回家。考场离家有十几里地，这一次，查海生和父亲走得很快，而查海生的心早已长了翅膀，他恨不得自己飞起来。

用了几十分钟，查海生和父亲就到了村口，乡亲们看他一副快活的样子，猜测这小子考得一定不错。大家却又都要询问查海生考得怎么样，查海生可不想说大话，只说现在还不知道，过些日子成绩才能出来。

一旁的父亲则回应询问的乡亲们“不错，还不错”。早已在家等候的妈妈做好了一桌佳肴美味，一见到他们父子俩回来了，就一把拉住儿子的手，把他领到饭桌边，叫儿子尽情享用。

母亲可从来没有这样客气过，这让查海生有点接受不了。恭敬不如从命，查海生坐在母亲身边，拿起筷子吃了起来，父亲把耳闻目睹的一切如实地传达给了查海生的母亲。

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舒心的微笑。

这一顿，查海生吃得很饱，光是父母夹给他的菜，就足以使他撑得难受。

高考真好！

吃完饭，查海生抹抹嘴角，二话没说，径直走向床边，连裤子也没脱，直接爬上床去，呼呼大睡了起来。

查海生是个很爱干净的娃儿。父母对他今天的举动没有

感到惊奇。

他太累了！需要足够的时间弥补睡眠上的严重不足！

尽管天气炎热，他小小的圆脸上有汗珠子不断冒出，但是他睡得很香很甜，一点没有醒的迹象。真是好久没有这样奢侈的生活了。

妈妈心疼地用湿毛巾不断揩去儿子脸上的汗珠，为儿子扇风降暑。

看着熟睡的儿子，母亲既万分激动又心酸无比。高考的磨练已经使她的查海生消瘦了许多，脸上都能看到几根青筋，虽然蜡黄的圆脸上还是透着很多的稚气。

她小心地亲了亲儿子的脸颊。这又仿佛回到了从前，比这个时候更艰难的一些岁月，她也是这样照料着幼小的查海生。那时候他顽皮，有时也不听话，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个乖孩子。

吃饱后，只要拍拍他的小胸脯，就能让他很快进入梦乡。

那些动人的情节她仍记忆犹新，这也只不过是八九年前发生的一些精彩片段，如今，儿子已经从那么一小把大长成这般模样了。

就这样，不知疲倦的母亲一边回想着有趣的往事，一边为儿子扇扇子，驱赶苍蝇、蚊虫。

晚饭时，查海生仍然没有睡醒，当查振全准备叫醒他时，旁边的母亲轻轻地做了个手势阻止了查振全的行为。

母亲想让儿子多睡会儿！

晚上，全村的灯都熄灭后，只有查振全家的灯还在亮着。全家人都在为查海生守候……

八　今夜的月光多美好

今夜美丽的月光 你看多好!
照着月光
饮水和盐的马
和声音

今夜美丽的月光　你看多美丽
……

——《月光》

这一觉查海生睡得特别香，他告诉妈妈做了个好梦，这似乎是个好兆头。

几天后，查海生拿到了答案。班里所有的人都对照着答案估分，查海生也在这样做。

在估分的过程中，查海生遵循着班主任给的原则，自己掌握“度”。经过小心翼翼地核对、加减，最后得出总分约在三百五十分至三百七十分之间。

班主任把他叫到一边，两个人重新仔仔细细地又核对了一遍。班主任心里有了个底，他把查海生的总分成绩定在高分档。对比前两届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他认为查海生被名牌

大学录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便是填报志愿。

查海生的一位在高校任教的远房亲戚得知他的高考成绩估分这么高，认为他报考复旦大学把握较大，而且复旦大学的所在地离家也不十分遥远，上海人的饮食习惯接近安徽人，最重要的是复旦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声誉很高，能在里面深造，前途将是一片光明。

亲戚说的不无道理。他和父母又征求了一下班主任老师的意见。

他的班主任认为查海生估分保守，其实际成绩会高一些。据他分析的结果，查海生报考号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不在话下。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无数热血青年极其向往的地方。

北京虽然离家远了些，但北京大学办学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大师辈出，是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学生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单位都不会差，将来发展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些。

家里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后决定让查海生填报“北京大学”，专业也是庄稼人所敬仰的“法律学”——将来可以从事司法工作。

查海生在忐忑不安中等来了高考成绩通知单。果然不出老师所料，他的总分成绩比本科录取线高出近百分。总成绩名列安徽省前茅，这就意味着他完全可以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

查海生注意到，当班主任把成绩通知单递给他的时候，手有些微微颤抖。凭心而论，这是班主任第一次拿到如此高分的高考成绩通知单。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骄傲。这

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会是这样。

查海生父母同样在家暗暗叫喜。

查振全夫妇这回也变得谨慎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有正式下发,他们没有及时将这一消息提前公布给乡亲们。

老师在激动地等待!

查振全夫妇在万分焦虑地等待!

查海生也在焦急地等待!

一个多月后,那张大红的,他们已经期待很久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通知书终于寄到了学校,这个特大喜讯传遍了高河中学,全校上下为之振奋。

班主任的脸上也闪耀着灿烂的光彩!

当查海生拿着大红的录取通知书回村时,直接冲着井边打水的几个弟弟大喊大叫:“我考到了,我考到北京大学了!”

这则有史以来最大的爆炸性喜讯使整个查湾村沸腾了!人们争相目睹那张喜气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通知书”。果然不一样,北大的通知书显得典雅高贵,非一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能所比及。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北京大学的知名度,即使是这些世代务农的人们。一部分在田地里劳作的人听到消息后惊呼:“北大啊!小老子喂,查裁缝家的老大考上北大啦!”大家在惊喜的目光中相互传颂着那不可思议的喜讯。

这则鼓舞人心的喜讯不日之后又迅速传遍了整个怀宁县、安庆市。人们都知道查湾那个贫瘠的村里出了个北大学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话题总是被人们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喋喋不休地讨论。

人们在称赞查海生的同时，也称赞他的父母亲教子有方。查振全夫妇的喜悦之情更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一生的荣耀、几世的光芒在这一刻尽显出来。

他们被别人接受，这一次，大家只是带着一份极其谦虚



海子的父母

的心向他们一家来讨教的。那些个不眠的夜晚，全家上下喜气洋洋，人们乘凉总是选择在查家门前，与他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报到注册的日子就要到了。查振全夫妇决定不惜奢侈一回，摆上两桌喜宴，宴请学校的老师们和一些亲朋好友。

家里的条件不允许他们有剩余的钱去承担宴请费用。所谓宴请费用，只不过他们上街买些肉、鱼、烟、酒等的花费。

家里确实一贫如洗！查振全夫妇就去穷亲戚家借。亲戚们认为查家出了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也是他们族内的骄傲，这一次，无论如何大家也要凑些钱，好好庆贺一下。

村里最好的红白喜事厨师被请来了。亲戚们分工准备，切菜的切菜，洗碗的洗碗，收拾的收拾，很快就忙碌开了。

查海生想去帮忙，但很快被情绪高涨的亲戚们拦住了。

"都大学生了，还做这些粗活干啥？"

这话说得查海生很不好意思，脸红了一大片，大伙都笑他像个小姑娘。

老师们陆续来了。陪同老师闲聊的任务自然落到查海生身上。

面对老师，查海生说的尽是谦虚的话。老师们都说他有出息，为父母和学校争了脸面，并且送了些学习用品给查海生，诸如笔记本、书、笔等。查海生接过后连忙致谢。

开饭的时间到了，菜被一碗一碗地往上端，还是那些亲戚们欢喜逗趣，大家你三言我两语地把酒席气氛调了上来，老师们也乐在其中。

皆大欢喜！

查海生由父亲查振全带着，持着小酒盅一桌一桌地陪敬别人。

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不会喝酒，也不打算让他学会喝酒。他平时告诫儿子的一句话是："喝酒会伤肺！"尽管他自己没事的时候也会喝一盅。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也是查家的大喜日子，父亲交待他就是不会喝酒也要假装会喝，用嘴唇略微沾上一点吞下去。查海生听从了父亲的意愿。

查海生是个实在的孩子，刚陪客人喝第一口，就把酒给吞到肚子里去了，差点呛了出来，好歹他是个男子汉，呛出来会被别人笑话，他就强咽了下去。父亲又往他的小酒杯里斟了少许。

一个接一个客人陪酒，大家说借酒沾查海生的光。

在这样热烈的酒席上，大家什么好听的话都“释放”出来，生怕来不及讲，可就后悔了。

但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几圈之后，查海生感觉自己有些晕头转向。

父亲查振全完全醉了，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这么痛快过，他是为他们家的查海生喝醉的。他不能不为他的查海生醉。

人一旦喝醉后，话就显得特别多。尤其是儿子金榜题名时，他要和大家尽情地吹嘘。

查海生被他吹嘘得神乎其神。

谁也没有打断查振全滔滔不绝的讲话，在大家的眼里，查裁缝是个不爱讲话的人，还从来没有看他这么爽快过。

查振全确实醉了。

查湾村也醉了。

隔两天，查湾村在小学操场上放映了场露天电影。这在查湾村是个难得的机会，查海生和三个弟弟还没有等太阳落山，就早早地端上了凳子选个好位置坐下。村上其他的孩子也陆续搬个板凳或一块砖头来了，看到查家兄弟端坐在那儿，都围了过去。

查海生这几天心情特别放松。他花了一毛钱买了几根甘蔗。卖甘蔗的人听说过他就是刚刚考上北大的少年大学生，

不住地夸奖他有多么优秀。他没有和卖甘蔗的人多说什么，这几天，夸奖他的话听多了，所以心里也没有觉得什么。

查海生把买来的甘蔗掰成几小截，分给三个弟弟和周围邻家的几个孩子吃，自己留了甘蔗上头不太甜的一截。

夜色渐渐暗了下来，电影队的人驮着大机器开始组装。一会儿，有个工作人员对着大喇叭喊了两句话："大家注意啦，现在放电影啦！"

那天晚上放映的是老片《铁道游击队》，但查海生是第一次看这部影片，他以前看过这个故事的连环画，基本情节他记得一清二楚。

所以当这部电影上映后，故事情节并没有引起他过多的兴趣。

但是电影中的火车却吸引住了查海生，当故事情节中的火车呜呜叫着从铁道上驶过时，他一时竟忘乎所以，激动地对边上的人叫道："看见了吗？那就是大火车！"

"我哪天也要坐大火车去北京了，哦，哦……"

周围的人看他那股傻兴奋劲儿，都笑了起来。

事实上，这个落后闭塞的村子还真没有几个人看过真火车，别说坐火车了。

查海生将成为查湾村乘坐火车的第一人！

终于要离开生他养他的查湾村了。谁都有点舍不得。

妈妈东借西凑了三十元钱，让儿子带上。出门在外，做什么都要花钱。妈妈对他说，钱不够，来信就再寄过去。

为了安全起见，细心的妈妈把钱装进儿子内衣口袋，用线缝住了袋口，她让查海生到了北京的住处再拆下来。

三十元钱，对于查海生家，这是个不小的数目。

这是有生以来头一遭出远门，第一次去安庆，比安庆更大的城市是合肥，在合肥还要换火车去更大的城市——首都北京。

他生活的环境将发生巨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农村娃儿怀着对知识的渴望与人生理想的追求，从落后的刀耕火种的乡土文明跨越现代都市文明，从朴实无华的封闭思想到繁华复杂的圆滑处世，查海生能经得起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吗？

查海生可没有想这么多，十五岁的他还是个小孩子啊！

当他踏出家门的那一刻，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终于从母亲的眼睛里流出，母亲不能自已。儿行千里母担忧，孩子还这么小，她怎能不担心呢？

她担心她的儿子一个人怎么生活：衣服脏了，怎么洗；生病了，怎么办；万一被人欺侮了，找谁去？

母亲想得太多，她想得越多，就越加伤心。

她实在舍不得她的心肝儿子。

村子里的一些人闻讯查海生要走的消息后，都来为他送行。由于查家经济上极度拮据，为了少花路费钱，查海生的父母亲不能同时送儿子去合肥，最后，只好由查振全独自送儿子到合肥。到达合肥火车站后，查海生将一个人乘火车抵达北京。

在查湾村口，母亲泪流满面。查海生依依不舍地向她挥手告别。

走了。十五年的养育情，可爱的查湾村！

我就要出发去远行。

父亲把他送到合肥火车站，买好票。简单嘱咐了几句，等

火车开的时候,他仍然站在站台口,一动不动。

父亲有些老了。但他仍然是查海生心目中的一座山,一座伟岸大山。

父亲的背影终于随着火车的缓缓开动留进了他的记忆深处。这是难忘的一刻。

查海生坐在火车上,新奇的心理使他对火车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真是不可思议。火车比汽车复杂多了,车上的东西一应尽有,这么庞大的家伙开动起来,人坐在上面一点儿也不晃荡,而且速度很快,这在以前他都不敢想像,而现在,他一概体验到了。他能不激动吗?

南方的乡村、屋舍、田野一一被抛到身后,进入了华北平原——在中学地理名词上飞快奔驰。北国风光,与南方的家乡差异很大。北方的麦地大得怕人,成片相连,这在地处丘陵地区的家乡很难寻觅。

那么多的麦子收割下来,将是多么大的一种幸福啊。想想自家一年也吃不上几顿面条的情景,查海生不禁感慨万分。

他萌动了一个想法,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父母和弟弟们,让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与惊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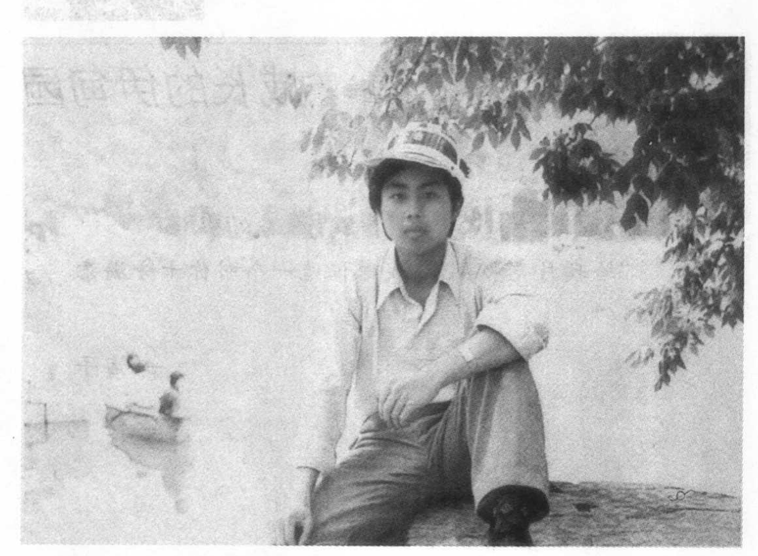
火车运行了很长时间,到了终点站——北京站。等候在出站口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们举起了迎候的牌子,查海生拎着行李包(他大部分行李已由合肥托运到北京大学)走到迎接他的同学前,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做了简单的介绍后,便由北大的同学们把他领到了学校。

第2章

成长的伊甸园

“给我月亮和身体，我保证造一个叫你十分满意世界。”

——海子



海子于北大未名湖畔

一 初来乍到

梦中的燕园！

北大，这个令无数高考学子望尘莫及的名字。

她的“民主与科学”，她的“兼容并包”，她的一切治学精神，都是其他高校不能拥有的。这种精神名扬四海，播撒全球。

刚开始的校史教育，他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因为，这里有着无数令人尊敬的名字！

朱光潜，查海生的另一位安庆老乡，身材矮小的他，在中国美学界可谓首屈一指，光一部《西方美学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载史册，流芳百世。

查海生和他的同学每次从图书馆回宿舍时，总会看到一位老人静静地坐在墙角的青石板上，朝着过路的人微笑致意，他是那么的善良。查海生觉得他很奇怪，为什么老是朝着别人笑？

后来打听到他的名字——朱光潜，着实让查海生吓了一大跳。

查海生没有想到这位写过鸿篇巨制的大师级学者就在自己身边。原来，朱先生对人一向都有绅士风度，十分友善，对待年青人更是如此！因为他拥有一颗圣洁的童心。

查海生和新来燕园的同学一样，都听说过朱先生人格力量的伟大：他几乎周济过任何一个因经济困难而向他求助的学生！他给家境贫寒的学生购买火车票的事，路人皆知，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陋，每天几乎都是粗茶淡饭。

大师就是大师。

季羡林，学识贯通中西，学富五车，也是北大的一代风范，一代宗师！

还有他万分景仰的胡适、鲁迅、蔡元培……

京城的大街小巷，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悠久的人文历史地理给初来乍到的查海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北方人的饮食以面为主，这使得从小生长在南方以吃米饭为主的查海生不太习惯。但在学校食堂里，米饭供应还算正常，那些南方的同学每天都排起长龙在米饭供应窗口，北



海子与北大同学合影（后排左一为海子）

方同学很不明白。南方同学也是如此，那些北方同学天天吃馒头怎么受得了？

他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弟弟们，我很想念你们，我喜欢上这座古老的大都市。大都市的繁荣美景是你们不能想像的。

刚来的时候，我忙着注册。注册好学籍，一时竟找不着自己的行李，这可把我急坏啦，多亏了我的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好心同学们和我的辅导员老师，得知情况后，都帮着我寻找。找到行李后，又帮我背回宿舍，他们看我小，帮我安置，一切都井井有条。

我的同学都很有素质，对我这个来自乡下的同学一点也不嫌弃，在生活上、学习上处处帮助照顾我，我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都快成为一家人了。

北大是所名不虚传的大学，我在这里生活、学习得很愉快。

……

请爸爸、妈妈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为你们争气。

请你们保重身体。

儿子：查海生

二 我就是最可爱的冬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查海生在班级中，年龄最小，个头也不高，一副天真可爱

的娃娃模样，很惹人喜欢。特别是他讲怀宁方言的时候，“L”和“N”分不清，前鼻音和后鼻音分不清，同学们都喜欢学着他讲话。

当然这是一种善意的学舌，大家在相互逗着玩，查海生也会学其他同学的河南话、四川话等其他方言的发音。

不久后，有位同学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外号——冬子。原因是有一天那位同学在观看电影《闪闪的红星》时，发现剧中的主角长得颇像同班的查海生同学。

“冬子”便成了同学们对查海生的昵称，查海生也接受了这个好听、乖巧的称呼。实际上，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可爱的外号。

冬子学习很勤奋，他明显感受到了北大那种良好的读书环境和浑厚的文化底蕴。北大是张大温床，希望的种子播撒在这里，经过辛勤耕耘，一定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终结硕果。

冬子学的专业是法律学。关于“法律”一词，他只是从中学政治课本中略知一二。

老师向他和他的同学们解释了法律学的意义。

法律学专业的学生，意味着要以法律为业，意味着将来从事法律教学和研究的工作，也就意味着他们将来从事律师、法官等与法律相关的一切职业。

这样的专业是查海生和他的同学们毕业后谋生的饭碗，这个饭碗能够使他们安身立命，而且赋予其神圣的涵义。

从事这样一种职业的人，不但要有大量的、全面的知识储备，熟知和了解法律、法规方方面面的内容，再一个就是要有理性的分析能力、客观的公正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现在，查海生知道了，他学的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法律与每个人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一致，它体现的是生活中一切规则与不规则的现象运动，和谐与不和谐的冲突。而他们要在不均衡的因素中找到制衡点，缔造属于人类生存生活的美好秩序。生活中的林林总总，人生的悲欢离合、家长里短等诸多难题都与法律有关。

查海生不会想到他学的专业竟有那么多的名堂。仅从学校发给他们一本本厚厚的教科书就能知道法律学的复杂性。

查海生知道，他必须用心学好每一门必修课和选修课，每门功课成绩都要合格，这样，四年后，才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凭“两证”分配工作。

紧张忙碌的大学生活带给查海生的是另一种感觉，但他不久后便融进这种良好的校园学习氛围中。

北大七九级学生都是那些学习上的楷模。恢复高考制度才三年，同班的有些同学却为此奋斗了八、九、十来年考进来，基本功都很深厚，他们也格外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尤其像北大这样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机会更是难得。

也不知道那些人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学习热

海子平时读的杂志

情与不竭的精神动力，好像要把整个北大的知识吸干。

孔老夫子“不耻下问”在这里体现得特别真实。

查海生生性腼腆，不敢用他的怀宁话和老师当面交流，遇到难题时，总是请教那些年长的同班同学，或者通过递纸条子间接地请教任课老师。只是他的英语成绩总是提高不上来，原因是他那些乡村英语教师教给他的是一些不准确的发音方法，即使就是这些不标准的发音，老师说得也很少，口语课几乎从来没有开过。在大学上英语课时，他听老师的讲话非常吃力，害怕老师点到他的名字让他用英语回答问题。越是这样想，他的头就低得越低，而他的名字被老师点到的频率似乎越高。

冬子急了。

他的一举一动，逃脱不了辅导员的眼光。

辅导员老师召集到他同宿舍的同学，让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互相练习英语发音，互相改正不足的地方。

于是，在查海生的宿舍，每天晚上大家临睡前都你一句、我一句的用英语对话。冬子当然也参与其中。

冬子讲得不好，但有高手帮他纠正。

学校每个月补发的生活费，顶多只能维持半个多月的生活，剩下的半个月生活费，靠父亲每个月寄给他。

父亲每个月寄给他十元钱作为生活补贴。这是父亲呕心沥血，每晚挑灯夜战为乡亲们加工衣服而得到的额外收入。

对于这辛酸的十元钱，查海生格外珍惜，除了用于购买日常的生活用品和吃饭花销外，他几乎不买其他的东西。偶尔也会到书店买一两本爱不释手的书，这些书不外乎哲学、美学一类的或者世界名著。

查海生对待自己的书，十分珍惜。他是个有洁癖的人，从不在书上信手涂鸦。顶多在书的扉页上签个名字或盖上印有“查海生”的小私章。

买书需要花钱，查海生哪来更多的钱？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在中国的大学中也是首屈一指的，里面各种古今中外的书籍应有尽有，毛泽东在解放后也多次来此借书。毛泽东的借书证被编为第一号。

北大的图书馆全天候开放，它为读书借书的人提供了极大方便。来这里借书的不但有学生，还有众多的学者教授。他们把很多时间泡在这里。

泡图书馆是北大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延续至今，毫不褪色。

查海生刚来图书馆借书，则是为了专业学习的需要，老师开给他的书单，他要找到后一一阅读，以便能完成好老师布置的作业。

大一上学期，法律系开的课程并不太多，但是查海生仍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其中去。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好强，不甘心落后于别人；另一方面，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拿到奖学金，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学习使人上瘾，北大很多的学生都是学习狂。上高中时拼命学习，上大学时仍如饥似渴地学习。

查海生自小就养成了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进入北大后看到别人在疯狂地学习便没有什么别扭或大惊小怪。

那些熄灯后在走廊、厕所、路灯下看书的人也挺多，大家见得多了，便也觉得没有什么，那是人家的喜好。

为了搞好学习，除了课堂上认真听讲，做笔记，课后还得

不断温故。逢周末,他带上五六个大馒头,早早地来到未名湖畔,找一块干净的草皮,席地而坐,拿着自己的书,开始认真地默背。他的专业决定了他必须要利用大量时间去背诵那些条条框框的法律法规、法律术语,而且须牢记这些东西,待用的时候才能马上脱口而出。

背诵这些东西真是累得要命,当查海生觉得有些疲倦了,就躺在草皮上休息一会儿,这也是自我调节的一种绝好方法。

中午,他啃几个随身携带的大馒头,算是午餐。

适当休息后,查海生又继续边看边默背,书被关关合合,和众多的北大人一样,一副书呆子样子。

当夜幕快要降临时,查海生揉揉发花的眼睛,站起来活动一下关节,提着书本恋恋而归。

北大是知识的源泉,她专为那些有心人提供智慧的大门,一个人有了知识,也便拥有了智慧。

可能是阅读习惯不太好,查海生看书时喜欢躺在床上,时间一长,他发现自己的视力在减退,看书有些模糊不清,只有近距离才能看得清晰。同学们建议他去眼镜店配付眼镜。

到眼镜店问一问价格,吓了他一大跳,一付眼镜的价格抵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好点儿的还不止,最差的起码也要半个多月的生活费。况且差的镜片戴长时间后,视力会越来越差。

查海生悄悄隐匿了买眼镜的想法，现在眼睛的视力还没有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他就暂且把这个想法搁到一边。

冬子有一个帆布袋子，里面既可以装饭缸子，也可以装书。

每次一放学,大家都以很快的速度跑出教室,拎着饭缸走入大讲堂(那时候北大的食堂还在大讲堂的原址上)排队等

候打饭,打完米饭或馒头后,就地蹲在大讲堂内吃起来,个个像小鸡啄米似的,几千人的场面,甚为壮观。

十五六岁的冬子正处于发育阶段，他每餐除了打上几两米饭就地解决外,还打上几个馒头,用袋子装好,挂在床头,当作晚餐。若是下午没课,就把它们当作零食,一边看书,一边一点点儿的把它们撕进嘴里,还没有等到晚上,几个馒头就被冬子“消灭”得一干二净。

冬子一般不喜欢参加体育活动。他既不会打篮球也不会踢足球,在他家乡的学校,根本就没有正规的体育课,所谓的体育课,无非是老师让学生列队站好,立正、稍息之后围着操场跑两圈。

班里组建篮球队，几个身高马大的大个子占据了绝对优势,哪还轮到冬子！打比赛时,冬子和班里的女同学同属拉拉队成员,为比赛的同学呐喊助威。

那时候大家思想单纯,一个班级的同学形同一家人,大家和和睦睦,没有什么多大冲突,遇事一起商量,所以相处十分和谐。

北大的讲座多，一进校园，冬子就被各种讲座的海报吸引。

不久后,冬子和其他的同学成了听客。开始时,各种讲座都要参加,甚至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可是他听不懂,确实听不懂,但既然坐了进去,又占了位,总不好意思半场退出,只能既来之,则安之,硬着头皮听,人家鼓掌,他也跟着鼓掌。

后来听讲座,查海生则是有目的地去选择,主要是拣自己有兴趣的讲座去听。北大名师荟萃,大师云集。冬子时常被他们的精彩演说而折服。身为北大人,冬子感觉很骄傲。

北大是个大池塘,她完全有能力养活大鱼!

学校通过各种方法、途径培养学生的德育、智育、美育。查海生在这里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严谨而又不呆板的治学精神。

冬子也要在这个大池塘里汲取丰富的营养!

寒假快要到了，冬子提前几个星期给家里寄了封信，告诉家里人学校在哪一天放假，他到达怀宁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天等等。

父母接到信后，思念儿子的心情更加剧烈起来。自打查海生走后，父亲和母亲每天谈论的主题就是儿子，不知道儿子在北京生活得可习惯，听说北京比怀宁天气冷得多，儿子是否知道给自己添衣加被,有没有被人欺负?

海子大学使用过的教材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想起幼小的儿子,母亲就掉眼泪,她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到北京,去看一看、摸一摸好久不见的儿子。她还想为儿子做上一顿可口的乡下饭菜,她知道平时儿子在家里,最喜欢吃她烧的“山芋粉圆子”。在北京,可吃不到这种正宗的“农家饭”。

查裁缝为了和儿子通信方便，特地自制了一个木头信箱放在自家门前,他们和查海生的通信通常几个星期一次。

每次接到北京儿子的来信，母亲操采菊都热泪盈眶，儿子的一句话、一个标点符号仿佛都已变成熟悉而又久违了的声音，这声音伴她朝朝暮暮。儿子每次给她写的信，往往都要读上好几遍，因为儿子的笔迹，她看着心里暖和。

查海生每次给家里的信，不外乎描叙一些他在北大学习、生活方面的事，遇到一些麻烦和困难从不会和父母说起，他知道，父母必将为这些事担忧。

他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子！

三　我的村庄，我的归来

麦地
别人看见你
觉得你温暖，美丽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
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

麦地
神秘的质问者啊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答复》

自从接到儿子要回家过年的信后，母亲把平时家里省吃俭用、买肉打牙祭的钱拿出来，在街上买了七八斤半精半肥的猪肉，回家用刀在上面斜划了几道口子，再往上面洒了些盐粉，放在瓦坛子里腌制。

操采菊知道这几斤腌腊肉能给儿子带来很好的胃口，儿子长这么大，也没有吃上几顿让他垂涎三尺的腊肉。

她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次在亲戚家的饭桌上，年幼的查海生首先拣了一块腊肉放进自己的碗里，一位大人狠狠瞪了他一眼，那位大人可能嫌这孩子不懂事，人家大人还没有动筷子，小孩子居然先吃起来，而且还专门吃最好的菜。当然，相对于整个贫穷的查湾村，贫穷程度更深的查裁缝家在别人的眼里往往是被不屑一顾的。

那一个狠狠的眼神被母亲和年幼的查海生烙在了心灵记忆的深处。母亲早已习惯了把苦埋在心里，她饱受了命运给她带来的一切苦辣酸味。

她想要儿子享受到别人家孩子同等的待遇！她不愿让儿子受到委屈，儿子是她的至爱，她的一切都是为了她的查海生！

冬子在学校提前预订好了北京开往合肥的火车票。这一张车票是他的辅导员老师赞助给他的，算是压岁钱。辅导员知道查海生同学家里贫困，无论如何，也要让他回安徽老家和家里人过个团圆年。

北大真好，北大的老师既真切，又富有人情味。

冬子接受了辅导员老师的一片深情。每每受到别人的恩情，冬子内心都会倍觉温暖，他想有朝一日自己飞黄腾达了，一定会加倍回报曾经给予他无私资助的人们。

看着别的同学都买了一些北京当地的土特产捎回家，冬子也去附近的商店转了一下，买了几斤核桃、糖果、麻花等小吃。

依旧是一个人回家，冬子背着他的帆布大背包，这个背

包沉甸甸的，里面装着教科书和一些课外读物。他把那些带给家里的小吃放在书的上面，以免被压碎。另外，他还从食堂打了很多馒头。这些馒头是他路上的食物，剩下吃不掉的大馒头带回家分给弟弟们吃。他要让家里人尝尝北京馒头的味道。

在家乡，像南方这样落后的小山村，很少有人能把馒头做得像模像样，他们的技术欠缺，只会往里加些碱粉，蒸出来的馒头不是太生硬就是结块严重，吃到嘴里没有松软的感觉。

查海生想，他带回来的这些馒头一定让邻居们大开眼界，所以他决定，留两个送给左右邻居们。

还是来时的那条线路，火车从北京开往合肥，再从合肥换乘汽车赶回怀宁县城。一路上风尘仆仆，查海生感到特别轻松愉快，别人问及他的身份，他骄傲地说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旅客们都瞠目结舌地问他这、问他那，还有人塞了一些好吃的给他。他们对眼前的这位年少的北大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三个弟弟早就知道了哥哥回来的具体时间，一大早就穿好衣服起床，走到车站，在寒风中等待着迎接他们的大学生哥哥。

开进车站的每班车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次大惊喜。终于，在急切的盼望中他们等到了久违的哥哥。

弟弟们很快接过哥哥手中的行李和肩上的背包。

哥哥还是老样子，只是穿的衣服和以前不一样，像个城里人。

查海生马上打开行李袋，拿出在车上人家给他的好吃的

小食品分给弟弟们吃。弟弟们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四个兄弟一路步行回家，在路上，查海生和弟弟们又说又笑，他讲许多好玩有趣的事给弟弟们听。那些遥不可及的新闻趣事对于几个生活在小山村的弟弟们来说，真是不可思议。

但对于已在北京生活半年之久的查海生却已习以为常。他好歹也算是半个城里人了。

客观地讲，随着他的户口迁入北京城，又在京城学府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查海生应该算是一个城里人。

父母亲早在村口遥望着他们早点归来。当他们终于走近了时，操采菊赶快迎了上去，一把深深地、紧紧地抱住了思念已久的儿子。她笑嘻嘻地拉着儿子冷冰的小手，激动地上下打量着儿子。

儿子长高了，也变得"洋伙"了。操采菊激动得又不知和儿子说些啥，她怕孩子给冻着，赶快把查海生的手放在她温暖的腰窝里捂着。

一进家门，查海生把还没有来得及发给弟弟们的北京小吃发给爸爸妈妈，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村子里的小朋友听说大哥哥回来了，也赶快过来凑热闹。查海生拿出糖果，一个小朋友分几块，人人有份。山村的孩子们第一次吃这么高级的糖果，一个个都美滋滋地细细品尝。

这比起乡下小店兜售的用"糖稀"做成的糖果，档次可高得多，味道也好得多。糖果纸印刷也特别精美，小朋友们在剥开糖果后，把糖果纸都揣进了自己的荷包。

邻家的大人一来，查海生和他的父母又过去和他们寒暄几句，孩子们就被落到一边去了，几个顽皮的弟弟和他们吹



海子父母、弟弟、弟媳等

起了牛皮,他们照本宣科地把哥哥在路上给他们讲的一些奇闻又重新吹嘘一番,那些孩子照样听得津津有味。几个弟弟不断地向他们炫耀自己的哥哥有多大本领,这可把那些小朋友们给羡慕死了。

查海生回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他那些仍在高河中学补习的同学耳朵里。实际上,他的那些同学时常向查海生的父母打听他在北大的一些情况。一些人还和他保持了通信联系。他们这些艰苦奋战的农村高考学子急需知道一些外面的招考消息,例如北大去年在安徽省的录取线是多少,其他院校的招录情况又是如何?他们希望从成功考取大学的同学那里获取一些准确的讯息,以便自己来年报考院校的时候,心里有个底。

由于当时各个院校在录取高考新生时,寄发录取通知书的时间有先后,查海生的录取通知书寄得较早,事后他才得知他们那届文科班共有三人考取大学,除了他自己,本班的

一名女同学张琴考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另一名同学何发贵则被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

寒假期间，他们各自返乡，成为昔日的同窗好友们关注的对象，同学们想从他们那儿获取更多考试的经验和更巧妙有效的学习方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在家里，查海生尽可能地把所收集、知晓的讯息，一一详细地告诉同学，认真解答着同学的各种提问。

查海生知道，他的那些屡败屡战的同学真不容易，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慰藉，就会转化为他们学习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他们屡败屡战，坚持不懈努力的信心所在。

尽管查海生不能给他们真正地带来些什么，可是，那些复读的同学却都以他为榜样，通过自己的苦读奋战而达到人生的梦想。

或许，这是他身在中国第一流大学——北京大学的缘故。

查海生没有大讲特讲自己的大学生活，他怕这些话会刺激这些落榜的同学，更怕一些同学会以为他骄傲自满，炫耀自己。

他小心谨慎地回答同学的提问。

凭着自己的想像和查海生同学的回答，这些落榜生们也能想像象牙塔中美好的生活，他们渴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踏进大学校园。

没有梦想，没有渴望，意志就会失去支撑的力量，进而坍塌倒下。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人无法想像这种美好的意愿。

那是一种梦的飞翔，或“以梦为马”。

尽管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人仍以失败而告终。

查海生被邀请到同学家串门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同学的父母亲都对这位年纪小小的北大高才生充满了好奇,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对待。

在一番闲聊之后,同学的父母亲为他准备了相对丰盛的午餐。

当查海生端起酒杯要敬同学的父母时,同学不禁怀疑他是否有这个酒量。查海生举杯一饮而尽,同学用惊诧的目光投向他,问他哪儿来的这么豪爽。

“全是被那一帮北方同学带的!”查海生回答得很干脆。

“大学就是这样,过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

说得同学和他的父母亲心里都甜甜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查海生经过大学生活的锻炼,比以前成熟了许多。

酒足饭饱后,查海生被同学安排在自己的房子里休息。

他不敢马上回家,要是父母知道他在外面喝酒,肯定会责怪他。倒不是父母不让他喝,主要是担忧他虚弱的身体。查海生从小体单力薄,父母比谁都清楚他的身体状况。

等睡上一觉醒后,身上的酒气味消失后,查海生一个人走回家里。

除了去同学家串门,每天看书是他的必修课。他把自己的专业教材和课外书交替起来阅读,这样既不枯燥,又能增长见识。收效不凡。

也许在北大养成的习惯,他每天看书都要到深更半夜,晚上点一盏煤油灯,孜孜不倦地阅读下去。这样一来,家里的煤油耗量多了。若在平时,父母节省得连灯也不多点,父亲每

晚做缝纫活也把灯芯拨得丁点儿那么大，这样可以节省煤油。为了儿子能看书，他们舍得让儿子去“浪费”。

第二天早上，他比父母亲稍晚起床，母亲为他备好了早餐，等他吃完后，又要帮着几个弟弟补习功课。

调皮的弟弟们总是想用最难的题目“考考”这位大学生哥哥，看看哥哥究竟有多大能耐，是不是比自己的老师还厉害。

弟弟们哪里知道，他们的哥哥是大学生，比起他们那些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毕业的老师们，文化程度可高得多，他们不明白这一文化层次上的区别。

弟弟们眼中的那些所谓的“难题”，在查海生的眼里当然是“小儿科”，小菜一碟，他想都不用想，直接算出答案。但为了能使弟弟们在做题的同时理解题目，他一步步、详尽地说解给弟弟们听。

他教给弟弟们的是学习方法和解题步骤思路，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准确答案。他知道，只有掌握了这些，弟弟们以后遇到新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的“小年”。这一天，家里人要去上坟拜祖。查海生作为长孙，要领着弟弟们给逝去的祖宗们上坟拜谒，磕头祈愿，以求平安，同时表达对祖宗的崇敬之情，不忘祖辈的养育之恩。

农村人相信这个。查海生父母特别备了大量的“钱物”，他们相信祖宗能收到孙子们“烧”给他们的“钱”，“吃”到孙子们供奉的“酒菜”。

这是中国乡村的一种最淳朴的心愿表达，这种表达方式

并不代表他们落后、愚昧。

操采菊时刻担心着大儿子的“命运”,不知道他来年、今后的运气怎么样。过大年前的一天,她带着儿子在附近的一座庙里抽了一签。

那位“大师”等他抽好后,即祝贺他们:上上签。

操采菊满意地笑了,这一回,她给了庙里和尚双倍钱,她认为自己这样奢侈值得,算是感谢老天对儿子的恩赐。

只要儿子顺心顺意,她就会放心多了。

操采菊百分之百相信其中的灵验度。每次烧香拜佛前,她都要禁荤三日,净身后方敢踏进供有菩萨的庙门。

大年的钟声越来越近。查湾村家家户户都开始紧张忙碌起来。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打扫卫生,清扫屋里屋外,除去脏污,拂去灰尘。除旧迎新,寓意来年兴旺发达。

按照祖辈传下来的风俗习惯,腊月二十九上午,查振全用碎竹丝捆扎了一个大竹扫帚,让大儿子帮着他一起把土屋子里门窗上、梁上、墙壁墙角上的蜘蛛丝网,残留的灰污逐一清理,扫净。

接下来便是书写迎春对联的事情。往年,他们家的对联都由村上的教书先生代写。今年,查振全一定要让他的大学生儿子查海生书写。

查海生的毛笔字写得不好,但父亲的意愿他不好违背,他不想让父亲失望,便答应了下来。

父亲希望儿子书写的对联给家里带来祥和气象,也要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大知识分子。

查海生找来纸和毛笔,小心地练习起来。天哪,很少写毛

笔字的查海生可犯困顿了，叫他这个书法的门外汉怎么办呢？

最终，他硬着头皮拼凑了三副对联。一副贴在自家大门上，两副贴在父母和弟兄四个房间的门上。

刚一贴上，查振全就端着小板凳坐在门口，叫过往的人点评儿子写的春联。村民们对这位北大高材生写的对联又是恭维，又是赞叹不已。那些看不懂或只认识几个斗大字的人也跟着掺和。

他们之所以对查海生那些写得并不好的毛笔字拍案叫好，原因只有一个：查海生是个大学生！

查振全又一次心满意足地笑了。

这一年的大年饭吃得格外热闹。查振全夫妇从大年三十中午开始准备洗菜，切菜。

操采菊在灶台上煮肉烧菜，查振全便在灶台下架柴烧火，把握好火候，配合妻子炒菜的需要。忙到下午五六点钟，做好了八九个菜，桌子中间立着一个火锅瓦炉子，里面煮着“肉圆子”。

一家人围着饭桌，谁也不先动筷子。父亲建议大学生儿子先吃第一筷子，给家里带个好头。查海生夹着一口“喜菜”（由胡萝卜丝、粉丝、肉丝等混炒的菜）放进自己嘴里，几个弟弟跟了上去夹菜。父母也动筷子了。

气氛非常热烈。查海生以水代酒，祝愿他的父母亲身体健康，弟弟们学习进步。

父母和弟弟也相互敬酒致意。

南方人过年少不了“圆子”，“圆子”代表团圆美满之

意。母亲特地准备了一大锅的圆子。

小弟弟早就嘴馋了，不等圆子冷却就直接从滚热的锅里夹起圆子放进嘴里，烫得哇哇叫，不住地吮吸着嘴，大家都被他这副可爱的样子忍俊不禁。

在分享两只鸡腿时，母亲拣了一只给查海生，另一只分给了小弟弟查舜君。

查海生又迅快将鸡腿夹给母亲碗里。母亲又夹了过去，查海生又将它夹给父亲碗里……就这样，一只鸡腿被推来推去。查海生最终不愿意自己吃下这只珍贵的鸡腿。

吃完年夜饭，父母象征性地给每个孩子包压岁钱，每人两毛，查海生也不例外。

几个弟弟拿着压岁钱随即去小店里买了些鞭炮，一个个地扯下来燃放。全村的孩子都喜欢这么做。他们互相提着灯笼，聚集在一起，拣别人家门口燃放过而药引子尚未燃着没有炸响的“碎鞭”，把它们收集起来装进衣兜里再一个一个地燃放，大家你一个我一个地点着，“劈里啪啦” 直响个不停。

鞭炮是查家村年夜的喜庆标志。他们最重视的是凌晨十二点的“开门鞭”。“开门鞭”的燃放好坏“预示”着他们来年家景的好坏。

等到十二点钟声敲响，查振全早已把准备好的 “开门鞭”用竹竿子挑起，全家人一起等着查海生把它点燃。

新的一年在轰轰隆隆的鞭炮声中开始了。

按照父亲的提议，他们一家人要守夜到天明。查海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他的三个弟弟熬不到一两点钟，就相继进入甜蜜的梦乡。

查海生陪着父母聊天，嗑瓜子到天亮，又帮着他们准备好大年初一的早餐。早餐是面条加“元宝”（鸡蛋），寓意风调雨顺，招财进宝。

时间进入了八十年代。1980年是八十年代的第一年。1980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份。

开春后，查湾村进行了“土地分到户”，也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的土地被划归给了每家每户承包。

查振全家人均分到了一亩多地。

大包干后，大家的劳动积极性都非常高。查振全夫妇以最大的精神和热情投入到土地耕作中去，通过近半年的辛苦劳作，这一茬庄稼收获下来，得到的果实还真不少。这些粮食足可以解决全家人的温饱，还有一些积累。

这一年，全家人再也不会为温饱问题而愁眉苦脸。即使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也有足够余粮为生活提供保证。

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全国农民做的一件大好事。有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前景一片光明。历史证明了邓小平的伟大！

改革开放的思潮同样影响着大学。身为中国高校领头军的北京大学，在“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传统精神引导下，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如雨后春笋般绽露在这座名牌学府。

那些在文革后重新执教的教授学者们，浑身充满着干劲，似乎要把自己所有的智慧和学术思想全部释放出来。他们认真负责的执教精神赢得了学生的尊重。

随着泡图书馆的时间增多，查海生对其它的书籍也产生了兴趣。

八十年代初期，汪国真、北岛、舒婷等诗人的诗歌对于大学生影响较大，“朦胧诗”被不断传阅、抄录。诗歌爱好者们乐此不疲地聚集在一起谈论诗歌，朗诵诗歌。

北大的校园也时常有诗歌讲座与聚会，很多学生也在写作诗歌。后来余杰说的一句夸张的话至少能说明北大从事诗歌创作的人数之多：十个馒头砸向十个北大学生，至少有八九个是诗人。

但这一切好像与查海生无关，他更喜欢读一些文学著作。

北大图书馆的文学著作名目繁多。查海生一开始接触较多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的文学作品，这主要和他以前上高中时的阅读有关。在中学课本里，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占据了一定比例。查海生正是从这些熟悉的名作里找到了阅读的兴趣。

对于像他这样一位既不喜欢参加体育锻炼，又不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来说，阅读文学著作就成了他的业余爱好。

此外，那些大师们的讲座，对他开阔视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大师们声情并茂的讲解，他对那些西方文学理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

也正是通过教授们博大精深的讲演，查海生发现自己如坐井之蛙，知之甚少，尤其对于西方的文化认识浅陋，甚至寡闻，他知道，这与他阅读面的狭隘有着很大的关联。

多读书的人才是有智慧、有思想的人。广泛的阅读弥补了查海生对知识的暂时缺乏。

不久后，也就是在一年级下学期的后半学期，查海生对

西方哲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的古典哲学代表人物黑格尔，查海生对他们的观点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每看他们的一部著作，他都要和同学们讨论争辩一番。

通过更深层次的学习，他发现哲学对于帮助一个人更好地理解事物、认识事物有很大的好处，它甚至可以影响人的想像空间。

关键的是，对哲学的学习为他的论文写作提供了一定的观点，老师们也表扬他的论文有一定的思想见解。刚上大一的查海生，其论文水平可以和学哥学姐们相媲美，并且入选系里编印的论文集。

期末考试时，他圆满地交了份答卷，为此，他拿到了一份奖学金。

一、论文题目汇编

㈠ 法理：

1.	论社会主义的法和共产主义的道德	81.5 李 莹
2.	论管理全社会事物法律规范的阶级性	81.5 杨冬梅 袁 洁
3.	论司法独立	81.5 张敏
4.	论正确认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79.2 任彪
5.	法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不同处试析——从读书笔记到哲学科学分析	79.2 查海生
6.	我国奴隶制法律的基本特征初析	81.5 张会龙
7.	试析法律与规律的关系	79.2 李卫东

㈡ 刑法：

8.	数罪并罚浅析	79.1 徐勇力
9.	防卫中的故意与过失——从几则案例所想到的	79.1 彭正良
10.	犯罪构成与诉讼程序	79.1 孙晶方
11.	流氓与法制	79.3 丹桂
12.	略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79.1 邱水平
13.	试论犯罪的因果关系	79.2 田万国
14.	略论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	79.2 张商铭
15.	试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	79.1 徐勇力

读大学时，海子撰写的论文被收入系里编的论文集

1980 年 7 月初，他开始回家度假，在漫长炎热的两个多月暑假中，查海生感觉自己有些百无聊赖。

这是他唯一一次上大学直到工作后在家度过的暑假，以后再也没有过。

这一次的暑假，他坚持着要下地干活，父母偏不让他去做。

查海生不忍心看着父

母亲在“双抢”（抢收、抢种）高温时，双脚插在泥巴田里，头顶烈日辛苦的劳动情形。

刚尝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甜头的父亲和母亲，好像要把什么都豁出去了，拼命地在田间地头卖力挥洒着汗水。

即使在那种繁忙的日子里，父母也不会让他这个大学生下地干活，查海生没办法，只好担当了家里最轻松的活——日常的家务料理。

家里的一日三餐由他一个人搞定。所谓的饭菜，无非是把米放进锅里煮熟，再炒上一些豆角、茄子之类的蔬菜。由于他自小的锻炼，做出来的饭菜基本能适应家里人口味的需要。

中午，他把所有的饭菜烧好，用竹篮子提着送到田间地头，找到一处荫凉的地方，诸如大树底下，摆好饭菜，等着父母亲和几个弟弟来吃。等他们吃完后，再收拾好饭碗，放进篮子拎回家。自己再从锅里盛碗饭，拣些吃剩的菜，坐在灶台后面的小凳子上，边吃边烧开水。

炎热的高温天气，田地里劳作的人最需要的便是冷开水，查海生必须每天从早到晚，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家里人送去一大壶凉开水。

除了简单的家务劳动，他也帮着做其他的一些事，比如用水车把水从池塘里打到田地里的轻快活。

从二年级的暑假开始，查海生找了份勤工助学的工作，挣到的钱能基本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

四 和缪斯初吻的夜晚

北大是"兼容并包"的，自从爱上文学之后，查海生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不及从前优秀，辅导员知道后，并没有去责怪他。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总比只对一门"专"要强得多。

与此同时，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喜欢上了诗歌创作，有时也写上几首在宿舍大声朗读，不时博得其他人的掌声。

受其同学的影响，查海生开始关注与诗歌有关的一些事物。他自己也买了几本早期"朦胧派"诗人的作品集：如芒克、江河、北岛等人的作品，他较喜欢。

初出茅庐的查海生看不懂这些诗人的作品，随着他阅读视野的扩大，查海生感受到了其中语言的魅力。

要读得懂别人的语言，必须多读别人的诗集。要创作出像样的诗歌，必须学会别人的写作模式，形成扎实的写作基础，进而创作出属于自己的诗歌。

查海生也开始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几句小诗，那是为了抒发自己情怀的需要。这些小诗都是从别人那儿借鉴过来的。

直到有一天，冬子写的一首诗无意中被同宿舍的那位爱好诗歌的同学瞧见。那位同学甚为惊奇，他没有想到同宿舍还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在私底下一个人较劲。

那位同学建议查海生多去交流交流。

查海生哪里认识那些写诗的学生。在北大中文系定期出版的《启明星》杂志上，查海生知道了一些学生诗人的名字，但从未谋面。同宿舍的同学给他当起了引荐人。

二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查海生和骆一禾认识了。

骆一禾也是七九级学生，就读于中文系，因为他的文章和诗歌经常发表在校报校刊上，所以在学校里颇有名气。查海生就是冲着他的"名气" 而来找他的。

骆一禾也有着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两人的话题能够谈论到一块儿去。他一开始就看重查海生的诗歌，尽管还不成熟，模仿别人的痕迹较多，但他相信查海生的语言魅力是别人不能模仿的，他是个有潜力可以挖掘的人。

既然是种交流，骆一禾很坦承地说出了他诗歌写作的优缺点。

他对查海生是真诚的。

查海生基本上能接受骆一禾所提的意见，对于他这样一位诗歌初写者来说，骆一禾就是他的榜样，他的诗歌写作就应该向骆一禾学习。

科班出身的骆一禾，自上大学伊始就已注重其专业修养，阅览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诗作。

从发表作品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到他那扎实的语言功底。

这种深厚的文学功底体现在诗歌写作上，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骆一禾不仅能背诵《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而且还能

背诵《圣经》,几乎从头到尾,一字不落。

查海生吃惊地佩服他过人的记忆力。

凭着独有的横溢才华，骆一禾被一批女文学青年大学生追求着,他后来的夫人张玦就是其中的一位。骆一禾与张玦的谈情说爱就是从谈论文字开始的。

查海生喜欢和骆一禾聊天,从骆一禾那里,他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这些知识使他受益匪浅。每次在食堂打饭时,查海生一看见骆一禾,马上拽住他,与他一起共进午餐。

对于学法律专业的查海生,骆一禾一开始就充当了一个良师益友的角色。

他们之间的关系随着诗歌的交流而日益密切。

查海生的诗歌创作进展快速。无论是在语言、内容、形式上较之前期都有了较大的突破。这使骆一禾十分满意。

相对于查海生,骆一禾的家境比他好得多,他时常请查海生吃饭。

次数多了,查海生也感觉很不好意思。但盛情难却,每次骆一禾都抢先付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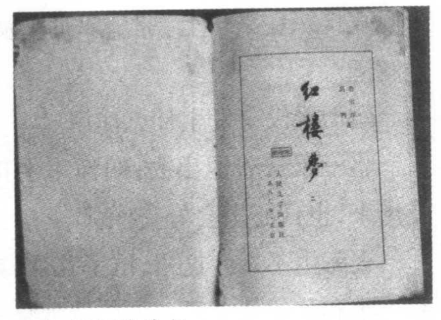
查海生是个很要强的人,即使在出现经济危机时,他宁可整天吃馒头夹腌菜,也不会随便向老师或同学提及自己的困境。

骆一禾明白农村孩子的苦。他小时候生活在河南农村,亲眼目睹中国乡村的贫穷。他自己和家里人也曾经为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同恶劣的地理环境作挣扎。

在外省人的眼里,安徽基本上就是“穷”的代名词。凤阳小岗村的农民被贫穷逼怕了,实在没有退路,就冒着生命危险分了集体的田地自家耕种。

查海生的家乡比起小岗村，也好不到哪儿去。骆一禾从他的穿着、言谈举止中就能体验到他家里生活的艰难。

两位有才气的文学青年因为有相同的生活背景，话题聊得十分投机。



海子收藏的书

一次，骆一禾用挣来的稿费喊上了查海生等诸兄弟在校外的一家小餐馆聚一聚，以示庆贺。

年轻人在一起聚会不免喝酒，北京的二锅头是出了名的老白干儿，价格低廉，档次也不低，适合学生消费。

这些热血青年刚聚一起，话题一挑开，你一句，我一句，几杯白酒下肚，坐在长条板凳上的查海生脸上有些红了。他不习惯喝北方的高度数白酒。

骆一禾劝他的酒，说今天要把什么都得放下，不醉不休。大家都应该尽兴。

其他的几个哥们一起敬查海生的酒，查海生不好意思推辞，只好陪着大家一干而尽。

劣质香烟凑上二锅头，大家也不亦乐乎！一会儿，整个屋子烟雾缭绕，觥筹交错。

接下来是换个“打圈儿”，等大家一一“打”过一圈后，轮到查海生了。他有些招架不住，心脏跳得较为剧烈，碍于面子，硬着脖子“打”了一圈。

掌声、喝彩声交织在一起……

眼前的人和场景开始晃动起来，查海生真醉得不行了，

干脆直接趴在桌子上。骆一禾马上从厨房里端来一小碗醋给他解酒。

醋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骆一禾扶着他出去,叫他用手指抠自己的咽喉,把食物吐出来,也许心里会好受些。

查海生不好使这招,试了几次,都不管用。最后,还是由骆一禾和其他几个兄弟把他扶到寝室。

酒气冲天的查海生把同寝室人吓坏了,他们可从来没有看见过冬子喝得如此大醉。众同学端来脸盆打水给他擦脸。

查海生头晕脑晃,酒精正在每根血管里燃烧,他感受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快被翻了出来。这一次,他终于吐了出来,接下来不停地往外吐。

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喝这玩意。

骆一禾一直在床边守护着这位"傻弟弟",直到他清醒为止。

大查海生三岁的骆一禾无疑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弟弟来关爱。

受骆一禾的影响,查海生开始大量接触西方古典名诗名作。

诸如《圣经》一类不好借到的书,他直接去找骆一禾,骆一禾要是没有查海生想要借的书籍,他再通过同学帮查海生借到。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友谊是根深蒂固的。

从 1982 年的下半年至 1983 年的上半年,查海生将完成他四年本科学业的最后一学年。

1982年仲秋的一日上午,正在课堂上课的查海生突然感觉自己的肚角有些疼痛。他强忍着上完一堂课,下课时,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颊上顺势往下流，同学们发现这一异常情况,马上报告了老师,老师再报告了学校。

学校十分重视这一情况,一位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马上让他的驾驶员以最快的速度开着专车来到教学楼,把该同学送进附近的一所医院。

这种事要是发生在家乡,生病的人顶多去乡里的卫生所简单处理一下,要么自家人给装个热水袋紧贴着疼痛的部位敷一下,便了事。

现在,坐在轿车里的查海生受宠若惊。

他第一次坐轿车,旁边关注他的是他的北大副校长。

北大就是这么人性化,就是这么可爱。她体现出的无限关爱精神让人不得不感动。

查海生很快被送进急诊室。经验丰富的胸泌科大夫初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

进一步抽血化验，查血样，查尿，拍X光片，最后诊断——急性阑尾炎。像急性阑尾炎这样的病,在北京的医院治愈率很高。

副校长的一颗不定的心安了下来。

马上做手术。

副校长看着脸色苍白的查海生安慰道:“没事，进去一会就好了。”

副校长和执刀医生互相挥手，他诚挚的目光在告诉医生,这是我的学生,我的孩子,一定要做好!

查海生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进展很顺利,这是一个小手术。

很快,查海生就被推了出来。他的辅导员老师和同学们都围了上来小声地安慰他,祝贺他手术成功。

他们带来了许多水果和营养补品,医生告诉他不要急于进食,等肠道管顺通后,才能吃东西。骆一禾后到一步,他是听查海生的同学说的事情原委,跟着跑到医院,才得知查海生已平安无事。

简单的问候之后,他忘记自己还没有吃饭,查海生索性递给了他一个大苹果,骆一禾不好意思接受。查海生急了,偏要他吃下去不可。骆一禾恭敬不如从命,欣然吃下这个大苹果。

住院的一个多星期里,查海生受到了优待,他被许多人关心疼爱着。缺下的功课由同学们轮流着为他讲解,辅导员老师每天为他送来热的鸡汤、肉汤,还有一批文朋诗友们陪着他,和他谈论诗歌,指点文字……

连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羡慕这个北大的少年大学生。护士们在工作的同时,有时候故意冒上一句安徽话,逗一逗病床上的查海生。

生病真好!

在这种爱心、友情的萦绕下,查海生没有理由不感动。

查海生康复后,还是一大批同学帮他收拾东西,背起书包,一大伙人浩浩荡荡,护着他走进学校,像是迎接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将士!

比查海生和骆一禾晚两年考入北大的西川就读于外语系。

西川老家是江苏徐州,和安徽搭界。

在中国的版图上,安徽和江苏、河南两省互相连结,查海生、西川、骆一禾也互相走在了一起。

西川学的是外语, 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良好的外语基础使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如数家珍。相对于学习法律的查海生和学中文的骆一禾,外语的优势可以让他对西方原作品的原艺术魅力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西川虽然晚入学,但他的写作水平堪称一绝,诗歌写作不错,其水平非同一般。

至 1983 年,他的一些作品已发表在校刊上,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不久,西川加入了著名的五四文学社,骆一禾也是五四文学社一员,他们俩以诗会友,两人的关系发展得很稳定。

北大五四文学社赫赫有名。它创建于 1950 年,五四文学社以其先锋的姿态确立了它在校园文坛乃至中国文学界的地位。作家冯至、吴组湘等奠定了它的特色底蕴。一代又一代勇于试验的年青人,聚集于此,又从这里迈开新的脚步。

查海生没有加入五四文学社,但他经常和五四文学社的一些文学爱好者们交流。

在和西川的交往中,骆一禾感受到其文字功底的深厚和对中西方文化的谙熟。西川身上优秀的东西是查海生和他本人所不具备的,所以他想把西川引荐给查海生,让他们认识。

查海生当然知道西川的名字,他不止一次地读到西川同学的诗歌,在北大的校园诗人中,西川的诗歌抒情味稍浓,语言中透露出智慧与灵气。就其整体写作而言,西川的诗歌明显优越于那些仍沉溺于对"朦胧派"诗歌写作模仿的大学生

诗人们。

在同时代的北大校园诗人中,骆一禾和西川的诗歌写作较成熟,他们独自构筑的诗歌世界,吸引了一批校园读者。

查海生、骆一禾、西川被称为"北大三诗人",这是后来的事。

但在1983年,无论在写作诗歌的质量,还是在数量上,查海生都远不及他们两位。

当骆一禾要介绍查海生和西川认识时,查海生倒有点紧张,他不知道和久仰大名的西川同学见面时要说些什么,他甚至想到要穿什么衣服去见西川。

在北大团委一间兼办公室的宿舍里,查海生见到了西川。

西川给查海生的第一印象不错,虽然西川在北大的文学青年们中名气较大,可他讲话坦诚、谦逊,这与那些用所知的见识高谈阔论,显示自己"含金量"的文学青年大有区别。查海生天生一副娃娃脸,看上去像一个初中生,完全不像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比西川想像的年龄小得多。

两个人第一次聊天,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尤其是查海生,生性腼腆,不善健谈。

还是西川打开了尴尬的局面。他们简单谈起了对方的诗歌写作。

查海生锋头一转,说到了哲学,他知道喜欢读书的西川不可能不喜欢西方的哲学。接下来,他们之间的话题逐渐延伸开来,后来一直谈到美学,谈到了黑格尔,这使西川"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

对方都对彼此的文化修养感到了吃惊。他们的第一次见

面相识在良好的交流气氛中结束。

查海生认为自己落后了，他没有把握好大学四年时间，用于创作诗歌的时间甚少，几乎没有什么诗歌发表。

随着社会的变革，一批有着创新价值思维的校园诗人在诗坛上崛起，诗歌艺术模式从原来单一的框架局面趋向多元化写作模式，开创了属于八十年代青年诗歌的创作理念与风格。

在北大就读期间，查海生只是个小辈，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还会写作，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查海生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他的诗歌写作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但竟没有一首让他满意，写作的诗稿也就随手扔掉。

但查海生的创作被他同班的同学欣赏，出色的抒情诗歌迎合了当时毕业生即将离校复杂的浮躁心情的需要。

有同学说他的诗歌有一种病态的贵族美。他将浪漫爱情与孤独落魄相结合，刺激了一部分根深蒂固用传统阅读方式阅读的同学的思维习惯。

查海生喜欢一个人坐在偏僻的角落里抒情，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和他的性格十分相似。一个艺术家只有守得住寂寞，他才能够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创作的机会才会愈多。像他这类“乡村知识分子”，把乡村文化带到城市，再从都市文化中找寻失落的乡土文明，人的居住环境变了，但他所依赖的本土文化却难以改变。循着乡村和都市这两个巨大的石磨的相互转动，因而，他的写作思维里存在着巨大的空间。

就在 1983 年的春节，查海生又回了一趟家乡，这是他每

年的惯例——回家过年。他把一年回家探亲一次的时间定在寒假,也有一定的原因。

从气候条件上分析,安徽的冬天比北京冬天暖和,北京的夏天比安徽的夏天凉爽,这样查海生找到了一个居住环境的折中良方。

从亲情上分析,“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是中国人传统节日中最大的节日,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一家人都要团聚在一起,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过团圆年。

在春节期间,查海生会走访亲友,加强和亲戚、同学朋友间的沟通与联系。

从读书写作上分析,冬季正是江南丘陵地区乡里人一年中最消闲的时候,查海生不需要包揽全部家务活而影响他的读书写作。

在这个封闭宁静的小山村,当万籁俱寂的时候,正是他可以充分利用想像力发挥创作的佳机,写作的灵感也如泉水一般涌出,经久不断。

诗歌已经是他胃里的粮食,他要靠着这些粮食维持精神上的生存。

如果说上大学是查海生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么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必将成为这座里程碑上的一个重要的显示牌。

这最后的一个学期,他要去实习,做好工作前的锻炼。

查海生把将去实习的事和父母提了一下。

查振全夫妇这个年过得特别开心,逢人便说他们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就要参加工作了!

他们饱尝了查湾村民谚里“三代不读书,不如牛马猪”

的讥讽。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听人说北大的毕业生能分到好单位工作，到那时，他们一家终于可以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了。

如果不是儿子告诉他们，查振全夫妇尚不知道上完大学本科，拿到学士学位证书后，还可以考硕士研究生，读完硕士还可以再考博士。这学问是越做越深，书是越读越精。

他们确实不知晓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在农村人眼里，毕业的大学生就可以称得上会舞文弄墨的大知识分子了。

查海生暂且没有考研的想法。凭他的北大本科学历证书就可以谋到一份好工作，早点去工作，意味着早点减轻父母的负担，减轻一部分心理压力。

假如考取了研究生，势必再读三年，封闭落后的村里一些闲人们就会发生疑问，这孩子怎么了，怎么还没毕业呀？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还是咋的？一旦传谣从这些人的嘴里出来，父母的精神压力也会加大。

五 北大的恩

过完年后，查海生回到学校。

在被学校统一安排后，他和班里的一些同学分到石家庄的一家法院实习。

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他们在法院的实习课程就是如何当一名合格的法官，具体内容是陪同法院的法官们审结案件，跟着他们后面了解审判的操作程序、具体的法庭工作经验，为将来走上正式工作岗位打好基础。

石家庄的这家法院有几位北大的校友，他们对查海生等同学来此实习表示欢迎。天下北大人是一家。老校友们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安顿好他们之后，几位老校友宴请了他们。席间，老校友畅谈人生经历、世事的沧桑，以及以前在审判中遇到的许多奇怪的案件。

查海生涉世未深，他听着老校友们高谈阔论、发牢骚，惊讶的表情不时地浮现在他那稚嫩的娃娃脸上。

查海生的勤快是出了名的，每天一大早，他提前来到办公室，打扫卫生，抹桌子，整理文件，打开水。

法院里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小查产生了好感。几位好心的叔叔阿姨得知他来自贫困的小山村，特地从家里带些好吃的

给他打打牙祭。他们看这小孩的生活过得挺苦的，经常在食堂里打最便宜的饭菜，他们自己也有小孩，不忍心看到查海生日子过得那么艰苦。

别人给他吃的，他可以接受，其他的一些同学也常接受到这种赐予的恩惠。而那些好心的阿姨们把家里穿旧的衣服送给查海生时，他则毫不犹豫地婉言谢绝。

查海生是个自尊心较强的孩子，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当作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弱势人，尽管他现在还不能养活自己。

通过一阶段的了解，法院里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了小查的性格。

他们总是找个借口把小查叫到自己家中，给他们的小孩补补功课，指点迷津，顺便做上一顿丰盛的饭菜来招待这个有才气的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

在叔叔阿姨们的家中，查海生感觉到了城市和农村家庭的天壤之别。

自己的父母，拼死拼活的奋斗，至今仍住着祖上留下的几间土坯房屋，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也不存在。他们最终劳苦的结果无非是解决温饱，家里略有余粮就谢天谢地了。

城里人的生活观念不一样，他们懂得享受生活，这种享受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工作上，以及这个工作给他们带来的绝对的生活保障。有了这种享受的观念，他们的生活因此变得幸福与快乐。

这种幸福与快乐父母亲不会享受到，查湾村的乡民们不会享受到，中国的亿万农民自然也是可望而不可及。

法官工作是无比神圣的职业。三年多来的理论学习，查

学生查海生系安徽省人，一九六四年三月生，在北京大学校（院）法律学系法律学专业修业四年，成绩及格，准予毕业。经审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

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校（院）长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一九八三年七月　日

证书编号：学证字831437

海子的学位证书

毕业证书

学生查海生系安徽省怀宁县人，性别男，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一九七九年九月至一九八三年七月在本校法律学系法律学专业学习，完成四年制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任务，成绩合格，准予毕业。

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

毕证字第831437号

一九八三年七月　日

海子的毕业证书

海生的大脑中被“公正、公平、廉明”等一类高尚的词汇充斥着。

但现实毕竟是现实,现实中的社会与理想的社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距离,不知社会深浅的大学生是难以体会到的。

实习过程中,查海生每天都要接触到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系列案件。但有一个案件让他不能忘记,这使他单纯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当然,他也不能容忍极个别少数法官无视法律的庄严,捞取个人的私利的行为。

那一天,有一对男女到法院要求离婚,接案的法官问清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暂时做了庭外调解。

结婚是一种社会责任,离婚可不是儿戏。

原来,那个男的和女的相识于文革的“上山下乡”的运动中。不久,同病相怜的知青在异乡磨擦出爱情的火花,

双方回城后,女方的父母同意女儿和一无所有的男方结了婚。但就在前不久,男方有个侨居海外多年的亲戚电告他去海外继承遗产,为了自己的利益,思前虑后,男方想和妻子离婚。

女方认为夫妻双方是在患难中结合,丈夫就这样一走了之,于情于理都不公平,不愿离婚。

法官同情女方不幸的遭遇,没有同意男方的离婚诉讼请求。

只是不久后,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男方给了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位法官很多的好处。那位法官违心地同意了男方的离婚请求。

女方寻死觅活,痛不欲生,大骂法院那位不公正的法官的卑劣行径。查海生目睹了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他替那位

受伤的女人抱不平,可是他的微薄之力又不能改变什么。

查海生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

年青的实习法官查海生思想单纯,眼睛里糅不进一粒沙子,他以为看破了人间的险恶丑陋,就为这件小事。

这与他当初的想法大相径庭,也就这件小事动摇了他将来要从事法官的职业的决心。

他不止一次地和父母及同学说起这件事,一旦提起便义愤填膺。

年青人就是年青人,查海生决定了的事,就会遵循着去做。以至于后来学校把他分配到安徽省司法厅和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均遭到了查海生的拒绝。

看来,查海生还是个孩子。

实习结束后,查海生带着遗憾回到了校园。出乎他的意料,他的一首小诗被当地的一家报纸录用,意外地收到了第一笔稿费,这一笔稿费,足可以让他吃好几顿。

就在这个时候,红红火火的校园电影周拉开了帷幕。

1983年也是中国电影事业开始步入全新发展的年份。大学生们除了参加舞会,就热衷于看电影。电影周活动在大学校园极受欢迎。

男生们是电影的主力军,他们占了观众的绝大多数。通常的做法是大家互相请客,今天我请大家看几场,明天另一位同学再请大家看几场,大家交替着轮流请客。

有了这笔意外的稿费,查海生也加入到大学生电影周观众者的行列。

精力充沛的毕业生们,可以暂时把学业放到一边(事实

上，四年级下学期也没有什么课程安排），找寻乐趣。

电影是他们找乐的最好方式之一。他们可以通宵达旦的一部接一部看，甚至可以不需要吃饭，第二天白天睡觉。

那些个热力奔放的夜晚，查海生和他的同学们坐在大银幕前，聚精会神地看演员们的表演，他们的心随着演员们精湛的演技而跌宕起伏。

这是查海生生平第一遭做这种事，这样的事是家乡同龄的年青人不可想像的，大学中若少了这份激情，还会有活力吗？

北大是永远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校园。

等完成了论文答辩，查海生四年的本科学业也基本结束。

他顺利拿到了父母和他自己盼望已久的大学毕业证书。

另外，他还获得了绿色的学士学位证书。

这一年，查海生十九岁。

他高河的当年的同学还有几个仍在进行"抗战"，他们把高考与自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做着一切努力。

北大给了查海生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化为知识，将是他以后人生中享受不尽的财富。

真的要走了，真的要离开可爱的北大了，离开在这里生活了四年的北大，让他对这片鲜活的校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查海生不会忘记同学们曾经给予他的那些无私帮助。他们之间的友情将是天长地久永世伴随的。

在这一个集体中，有的同学通过勤奋的努力，考取了研究生继续升造，另一部分同学将赴祖国各地，走上工作岗位。

人生自古伤离别，谁都知道相见时难别亦难。

这最后一桌酒席后，大家何时才能重逢，再共同举杯邀明月啊？！

当初说好分手时不哭泣，可到了酒席接近尾声时，大家都泣不成声。

查海生更是鼻涕拉乎，哭的一塌糊涂。

冬子仍是大家的好弟弟，同学们不会忘记班里的这个小弟弟。

查海生的一切都好像与北大这个名字有关，后来，人们总是称他为“北大诗人查海生”。

第3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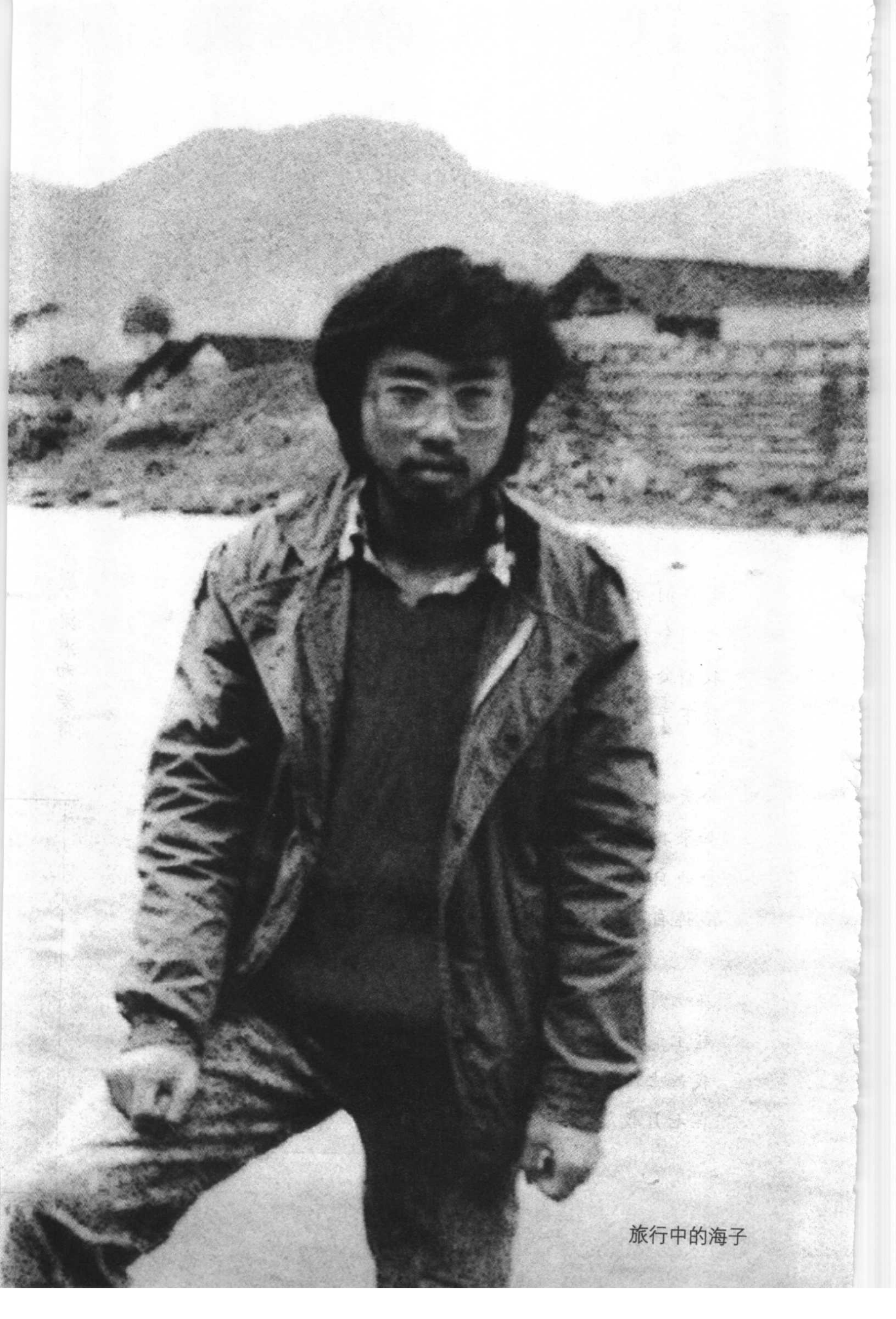
诗歌，流浪和爱情

老乡们　谁能在海上见到你们真是幸福!
我们全都背叛我们自己的故乡
我们会把幸福当成祖传的职业
放下手中痛苦的诗篇

今天的白浪真大! 老乡们，他高过你们的粮仓
如果我中止诉说，如果我意外地忘却了你
把我自己的故乡抛在一边
我连自己都放弃　更不会回到秋收　农民的家中

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赶上最后一次
我戴上帽子　穿上泳装　安静的死亡
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七月的大海》



旅行中的海子

一　城里的月光

学校最终分配的结果是让查海生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查海生十分满意。

同期分配进去的还有他的几位同学，包括他的室友刘广安，另一位热爱诗歌的热血青年。

消息传到查湾村。查振全夫妇喜乐开怀，他们盼望已久的梦想变成了事实，一个农民的儿子终于从贫瘠的土地上走进了首都，成为了首都高校的一名大学教师。

拿农村人的话说就是：查海生是个“正式工”了。

那份工作不但是农村人，也是城里人羡慕和崇敬的好工作。

这份工作的到来实现了查海生想留在北京的愿望。

一方面由于老师的推荐，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写作水平得到校方的认可，查海生被分至校刊做编辑。

法大的校刊归党委宣传部主管，主要是为宣传正确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它是法大舆论导向的平台。

他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帮着修改稿子，编辑稿子，采写新闻报道。凭着过硬的专业技能和驾驭语言的能力，查海生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环境。

法大的校刊每期都留有部分版面专发师生的文字文学

作品。

对于这样一份出版周期较长的刊物，在极其有限的版面里，只有极少数高质量的稿件能被录用。这就要求编辑必须具备敏锐的眼力，以“伯乐”的眼力挑出“千里马”。

在这样一个相对清闲的环境里，查海生不忘进行诗歌创作，自己的一些诗歌作品陆续在校刊上登出。

十九岁的查海生，如同一张大白纸，除了读书写作，其他人情世故一概不知。他把自己泡染在诗歌的海洋里。

除了诗歌，他确实不知道什么！

第一个月领工资时，包括奖金和各种补贴在内，他一共拿到了九十元。九十元对于 1983 年的生活水平可不是个小数目。

第一次挣到这么多的钱，查海生不敢相信自己，一种复杂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他小心翼翼地揣着这么多钱，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法大边上的一家邮政局，填了一张六十元的汇款单，寄给远在安徽农村的父母亲。

饮水思源。这是查海生第一次对父母的物质回报。在这以前，都是父母亲每月寄钱给他。这一次，他如卸重担，心里极度轻松。

他可以想像得到远在安徽农村的父母收到汇款单时的喜悦之情。

这六十元钱

海子的身份证

寄到查湾村，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尽管当时农村生活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脱贫不久后的农民只能依靠自家一亩三分地来维持基本的生计，没有更多的余款。

六十元钱的汇款单，在查湾村是不可想像的事。

查振全颤抖着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拿着自己的私章去村子上领取这张汇款单。当村支书把这张六十元钱的汇款单递给他时，查振全略显苍老的脸微微发红。他压根儿就没有收到过这种绿色的汇款票据。

查振全仔细询问了取钱的程序，然后把它揣在怀里，神秘兮兮地走回到了家。

早在家中等候的妻子急不可耐地问他钱取到没有。

查振全摇摇头。还没等他把话说出来，操采菊神色黯然地走进了厨房，收拾家务去了。查振全赶快跟进去，从怀中取出那张汇款单，在妻子面前一晃，"孩子他妈，明儿个到镇上邮电局拿这个领现钱。"

原来，查海生妈妈亦不知道汇款是怎么一回事，她以为汇款和寄信一样，直接把钱塞到信封里，收款人拿到信封后可以直接把钱拿到手。



聘　书

兹聘请查海生同志任中国政法大学助教职务，任期三年（自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至八七年九月一日）。

中国政法大学
系主任
编号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

中国政法大学聘请海子为助教

这是个小小的插

曲。

这一天晚上，全家人都没有睡好觉。查振全夫妇掂量着拿到儿子寄的六十元钱后买些什么东西：家中的农具旧了，是否还要换些新的？还有农药、化肥、种子也要买一些。

几个娃子则吵着要吃肉，叫爸爸妈妈明天上街称些猪肉。

确实，一家人好久不知道猪肉是啥滋味了。家里多年来，拼死拼活奋斗，一心只为了这个大学生。为此，全家人不得不时常勒紧裤腰带。

父母尝到了被"孝顺"的感觉，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白养这个儿子。他们含辛茹苦对儿子的培养终于有了结果。

村里人听说查裁缝家的老大从北京寄回了一笔"天文数字"，都在议论纷纷。北京的工资怎么会那么高？

此时，他们用一种极其羡慕的眼光注视着查家。

在镇上邮局取到这笔款项后，查振全精神抖擞，怀揣着沉甸甸的"大钞"在街上来回逛，货比三家地选挑了几件简易的农具、种子外，他特地在一家肉铺店称了三斤瘦肥结合的膘肉，一斤七毛三分钱，三斤共计两块一毛九分钱。屠夫用稻草绳子捆扎好肉，他们拎着这块肉回到了村上。

村子里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手上拎着的那块大猪肉，不住地和他们打招呼，嘴里啧啧称叹着。

"老大寄了几个钱，咱买几斤肉给孩子吃！"

查振全提亮了嗓子，和众乡亲一一搭话，从头到尾，他就这么一两句话。

在查湾村，一般只有逢年过节，或者有重要亲朋好友来家做客时，家里才会买上斤把肉招待客人。平时，这样大的奢

侈是绝无仅有的。查振全家首先在村里破了个例。

这得益于他们的长子查海生！

"高收入"的查海生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光彩。单凭着六十元钱的汇款就可以给那些平时高唱"读书无用论"的村民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些村民开始拿查海生的例子教导自己的孩子也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也要拿工资。

无疑，查振全夫妇全家的地位在查湾村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从别人的眼光里、言论里、行为上，查振全夫妇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巧妙的变化。

查裁缝还在做着自己的手艺，当"的确良"布料兴起时，很多人都会扯上几尺这新鲜玩艺儿做件衬衫。这种"的确良"比卡其布穿得舒服、易洗，深受年青人的喜欢。

他的裁缝生意也逐渐红火起来。尽管每天赚的只是些零花钱，但他喜欢踩着脚踏板的感觉，这是一种天然的节奏，一天不踩，心里便觉得痒痒。

村里有不解的人问老查，你家儿子工资拿那么高，还要做那活干吗！

查振全故作笑嘻嘻状，没有直接应答，他一般通常都是这样，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想要说的话就把它憋在心里。

查海生工作的头年，比他小三岁的大弟弟查曙明也已经上了初中，成绩在班里也较突出。查振全希望二儿子能和大儿子一样，将来也有出息。

在农村，读书考大学似乎是年青人最好的一条出路。

远在北京城内的中国政法大学工作的查海生也开始关

注大弟弟的学习情况，并且有针对性地购买一些学习资料书籍寄给弟弟。

早在查曙明上小学高年级时，哥哥查海生就同他保持了通信联系。

每次信内的内容不免涉及到他们之间的学习生活、父母的身体状况等等。自己常年不在父母身边，他建议大弟弟在学习之余多为父母亲分担一些活，不要惹父母生气，要做个孝顺的儿子，带好两个弟弟，和他们一起健康成长，共同进步……

在校刊做编辑是个清闲的工作，可查海生却一天到晚都在忙，他忙着写诗，忙着与别人交流。但他的诗与当时的“朦胧诗”、“口语诗”似乎都不搭界，没有人关注他的写作。

但查海生仍在忙忙碌碌，他想做出点成绩。

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诗歌写作上，即使在上班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打理他的句子。即便毕业离开了北大，他也利用各种机会回到母校和北大的诗人们畅谈一番。母校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查海生就是要在这里吸收更多的知识精髓，为他的创作埋下深深的根基。

工作后的第一年寒假，查海生用工资买了好几件衣服，准备送给爸爸、妈妈和弟弟们穿，各类京城风味小吃装了一大袋子。

这是他以一位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家的。

父母看儿子给他们的礼物，甚是欢喜，再一问价格，吓了一大跳，一件衣服的价钱够得买上好几担稻子。他们责怪大儿子不该这么浪费，要注意节俭，将来还要成家立业，多余的

钱存起来,以备成家时用。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中国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村里的一些人已经靠小贩小卖、兜售小商品赚取了一些钱,他们用赚来的钱把以前破旧的房子重新翻盖。这些人的几间大瓦房立在查湾村众多的土房子中间,显得尤为耀眼与突出。

大瓦房比起那些土坯草房子可强得多。冬天刺骨的寒风刮不进去,夏天下暴雨,里面也不会被渗漏。查振全夫妇何尝不想盖几间像样的大瓦房,全家人舒舒适适地住进去,但手头上没有钱。他想等大儿子结婚成家后,凑些钱盖座大瓦房。

查振全夫妇的梦想要靠他们的查海生来实现!查海生现在已经是家里的一根顶梁柱。

每次在家中过年,查海生都和三个弟弟睡一个屋子。屋子里面摆了两张床,查海生和大弟弟查曙明睡一张床,二弟查舜成和三弟查舜君睡一张床。

查海生给文化程度稍高的大弟弟讲解诗歌,大弟弟可不喜欢这些。当他讲得兴趣正浓时,几个弟弟则吵着哥哥给他们讲一些北京好玩有趣的事。

1984 年的春节期间,除了拜访一下高中的几位老师,查海生并没有出去,他静下来在家里写了些零星的诗歌。

他的写作思路似乎并不怎么顺畅,一首诗需要思考很长时间,写作的中间时常停顿。已经具备了一定诗歌写作艺术的查海生不满足暂时的情感抒发的需要,他要追求更高层次的诗歌境界,这就是诗歌的思想艺术与语言艺术配套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从华北平原到家乡怀宁，土地都赋予了人们以特殊的感情。而在农民的眼里，黄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这时候，在他家乡不远处的月山镇已经探明了相当的铜矿石的储存量，且不久后就将开采，而且有可能涉及自家居住的周围村落。

若是查湾村也有同样的矿藏，这将意味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会被工业矿山所代替。挖掘机、凿井机将把这块土地变得千疮百孔。失去土地的农民会做些什么呢？

他们会改行变为农民工，为矿山服务。

土地到底赋予农民们什么意义呢？

查海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二　把麦子种在诗歌的土地上

1984年10月，他的一篇具有高超技术含量，被誉为典型学院派的诗作诞生了，这首诗便是被骆一禾称为不朽之作的《亚洲铜》，喜欢查海生诗歌的人都能熟练地背出：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亚洲铜
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亚洲铜
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们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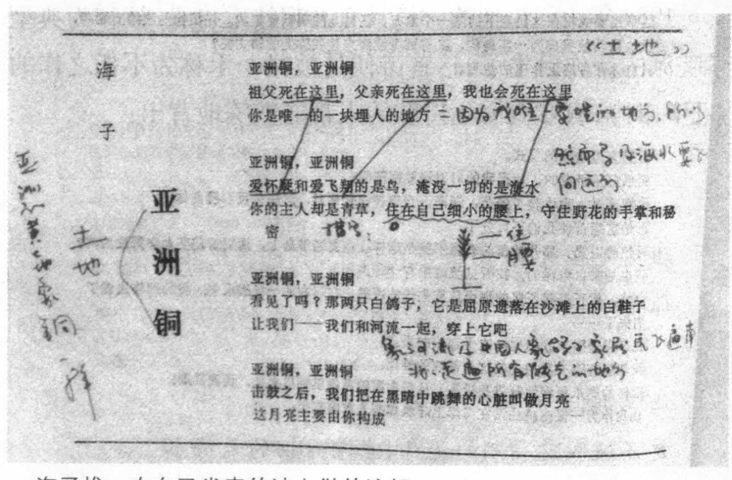
亚洲铜，亚洲铜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作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全诗共分四小节，巧妙熟练的象征性手法表达了作者对土地的眷恋与幻想。

就在这首诗创作不久后，查海生的家乡附近的月山镇被开掘成为铜矿山，如今，这里的采矿权被铜陵有色金属公司



海子

亚洲铜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亚洲铜
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亚洲铜
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

亚洲铜，亚洲铜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海子惟一在自己发表的诗上做的注解

掌管。村里人的户口被单独划归到了铜陵市区。当地的农民变为工人。

这首《亚洲铜》发表在 1985 年第一期的四川民刊《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上，署名为“海子”，这是他发表诗作第一次用“海子”这个笔名，而在校刊做编辑时，他已用“海子”名发表过一些新闻报道。

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后来创作长诗《土地》的引子。我们在发表这首诗的刊物上看到海子用红笔在上面做的一些笺

释。

“亚洲铜”即代表“土地”，因为亚洲的黄土地与铜有同样的色彩、质感，它被赋予这个名字而变得深邃美丽。“爱怀疑”的“祖父死在这里（黄土地）”，“爱飞翔”的“父亲死在这里”，“要飞”的“海水”的“我也会死在这里”。黄土地的“主人”是“青草”，“住在自己（黄土地）细小的腰上”，这是一种意象的描写。穿上屈原的“白鞋子”，“像河流及中国人的鸽子，像屈原那样飞遍南北，走遍所有能去的地方”。

黄土地在这里寓意深刻，全诗结构严谨，互相穿插，让人回味无穷，细细品来，别有一番滋味。

这首《亚洲铜》是他诗歌写作成熟的重要标志。

查海生在校刊做编辑时，暂住大钟寺，离法大老校区不远。此时，外语系的西川和中文系的骆一禾尚在北大读书。

骆一禾和西川一有机会也去海子的住处玩，经常三个人没日没夜地侃。晚餐时，查海生去街上买些现成的食物，或去小饭馆炒几个小菜，再拎上几小瓶二锅头。哥仨个谈天论地，不亦乐乎。

西川不会喝酒，每次海子和骆一禾都喝得酩酊大醉。

1984年，海子写出来的诗歌让骆一禾感到吃惊。他认为海子的诗歌已经上升到一定的层次，在同时代青春写作诗人中，海子的诗歌已经明显具备所谓的“先锋性”。

依照弗洛伊德讲法，文学创作有其终极原动力，这种元素便是“利必多”，此种元素起着很大作用。而处于青春期的人，也是“利必多”这种物质分泌旺盛的时期，所以年青人的

文学创作动力强盛。诗歌创作与青春也被很大地联系起来。

海子青春的语言魅力是显而易见的,他构架的诗歌语言让人捉摸不定。在驾御语言的技巧上,他显然有自己的过人之处,经过长期的语言打磨,他破坏固有的语言体系结构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方法，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结构模式,这是后现代主义写作经常用的方法之一。海子也不例外。但他建立的语言结构体系新颖,让人耳目一新。

对于语言,他好比一个魔术师在给大家表演,眼花缭乱而又美不胜收。

现代年青诗人好像喜欢玩这一套方法,从诗人的心理上看,要想突破以往的写作模式,达到一种新的艺术效果,就要先从解禁语言的套路上做起,这从诗歌发展史来说,也是很自然、正常的事。

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新的事物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取代旧的事物。艺术创作亦是如此。

即使这时海子已经创作出了《亚洲铜》这样高质量的诗作,也没有引起诗坛的足够注意,这篇佳作被海子投了几次到官方刊物,均石沉大海。直到一年后,才发表在一家民刊上,看来,那位民刊的编辑是有眼力的,但同样有眼力的是他的好朋友骆一禾。

海子和骆一禾两人有共同的爱好和志向,两人都对荷兰画家梵高崇拜得五体投地。

海子称梵高为“瘦哥哥”,1984 年写过一首《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这首诗 1985 年发表在山西大学北国诗社主办的《北国》诗刊上。

阿尔的太阳

——给我的瘦哥哥

"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仰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到南方去
到南方去
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
没有月亮
面包甚至都不够
朋友更少
只有一群苦痛的孩子，吞噬一切
瘦哥哥梵高，梵高啊
从地下强劲喷出的
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
是丝杉和麦田
还有你自己
喷出多余的活命的时间
其实，你的一只眼睛就可能照亮世界
但你还要使用第三只眼，阿尔的太阳
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
把土地烧得旋转
举起黄色的痉挛的手，向日葵

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
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
要画就画橄榄收获
画强暴的一团火
代替天上的老爷子
洗净生命
红头发的哥哥，喝完苦艾酒
你就开始点这把火吧
烧吧

（阿尔系法国南部的一小镇，梵高在此创作了七八十幅画，这是他的黄金时期。）

同是北大七九级的学生，骆一禾比海子晚毕业一年，他毕业后被分至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社编辑部。

《十月》是一本很有名的纯文学杂志，主要发表一些较有影响作者的文学作品。能分到《十月》编辑部工作，是当时北大和其他大学中文系很多学生的夙愿。骆一禾正是凭着他本人在大学期间的出色表现以及诸多文学作品见于校报校刊而有幸成为杂志社的一名编辑。

骆一禾主要负责诗歌版块。但他来杂志社时间不长，决定作品发表的终审权还在资格老的编辑身上，他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编辑助理而已。

骆一禾和海子一样，收有大量美术画册，他也将梵高的画册视为珍宝。梵高借鉴东方艺术用线的表现力同时又给了油画色彩的特殊威力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关于创

作精神，他和海子对梵高极为赞赏。他也写过一首关于梵高的诗歌。

向日葵

——纪念梵高

雨后的葵花，静观的
葵花。喷薄的花瓣在雨里
一寸心口藏在四滴水下
静观的葵花看梵高死去
葵花，本是他遗失的耳朵
他的头堵在葵花花园，在太阳正中
在光线垂直的土上，梵高
你也是一片葵花

葵花，新雨如初。梵高
流着他金黄的火苗
金黄的血，也是梵高的血
两手插入葵花的田野
梵高在地上流血
就像烈日在天上白白地燃烧
雨在水面上燃烧

梵高葬入地下，我在地上
感到梵高：水洼子已经干涸

葵花朵朵
心神的怒放，如燃烧的蝴蝶
开放在钴蓝色的瓦盆上

向日葵：语言的复出是为祈祷
向日葵，平民的花朵
覆盖着我的眼帘四闭
如四扇关上的木门
在内燃烧。未开的葵花
你又如何？

葵花，你使我的大地如此不安
像神秘的星辰战乱
上有鲜黄的火球笼盖
丝柏倾斜着，在大地的
乳汁里
默默无闻，烧到了向日葵

正如一位英国评论家说梵高：“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遍的东西，这就是太阳。”

梵高对太阳的热爱之情，不时诱发海子的思考。梵高是真正的画家，他用生命在作画，他的画里灌注了生命的颜色。

在法大校刊工作的期间，海子有机会读到大量的中外期刊杂志像《信使》、《美术》、《大众电影》等。这为他扩大知识面和建立三维空间有一定的帮助。

三　法大的星星

也就在这期间，由于在学校校刊当编辑的特殊身份，一些大学生诗人经常拿着诗稿向他请教。通过多次的面对面交流，海子结交了诸多热衷于诗歌创作的法大校园诗人。

相比较于学科综合性的北大，法大的学科专业性则强得多。各种组织建立的学生社团，也都偏向专业化。当时的法大还没有属于本校园的一个诗社，一份诗歌刊物。许多校园诗人建议创办诗歌刊物。

创办诗歌刊物自然是件好事，它便于诗歌作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开放作者与读者的视线。但创办诗歌刊物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它首先须经得法大党委宣传部、团委等学校相关部门的批准。作为大学校园的刊物，它面对的读者群体主要是大学生们，所引起的政治问题应该足够引起校方的重视。

但最重要的还是资金问题，学校给予的经费微乎其微，出版过程中的排版、打印等费用需要靠海子和其他学生凑一部分。学生每月就那么点生活费，都拿来支持刊物了，日子怎么过？

海子能够体会到学生的难处。

作为一名老师，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多奉献一些。



海子参与创办的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个诗社——星尘　图为该诗社出版的诗刊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

星尘诗社终于推出了创刊号《星尘》——这是法大人创办的第一本诗刊。这本册子油印出来后，在法大校园被传阅着，受到广泛的好评。于是，又有一批诗歌爱好者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形成了较好的诗歌艺术氛围。

后来有大量作品发表在《诗刊》、《星星》上的作者之中就有一批人出自《星尘》诗社，像八二级的王彦、八三级的张国森、八四级的李青松等等。

这时，以法大诗坛为代表的《星尘》诗刊直接或间接地被传到北大、清华、人大的校园。法大的《星尘》诗刊以其发表的作品大气、浑圆、注重探索等特点在首都高校的大学生诗刊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海子是《星尘》的顾问，在他和同事的热情协助下，他们与活跃在北京诗坛上的一大批优秀诗人有了广泛接触。这些诗人包括北岛、顾城等。

海子大量创作，他渴望自己的诗歌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这有点类似高中毕业生在决定报考公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

时的心态。

实际上，当时有些民刊也非常有名，民刊的地位并不一定比官刊低。

刚开始工作，海子的工资也不是很低，如果他能和其他人一样，安心地上班、下班，简单地填充日子，打发业余时间，生活过得一定不会太差。

可是，他的生活还是捉襟见肘，经常充满着生存危机。除了定期向家中寄些钱，他的大部分工资主要用于购买书籍。海子自我安慰那也是一笔存款。

海子对物质的追求低得怕人，只需要填饱肚皮，哪怕是半饱也行，但他一旦看上了一本有价值的书，会不惜血本买下。他不会考虑这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书，余下的日子该怎么过。

海子不会考虑得过多，他是个单纯的大男孩。

诗歌，是他生命血液流动的载体，他要借着诗歌的力量维持血液的循环。没有诗歌，不知道海子的日子将如何持续下去。

而书又恰恰是他血液里的养分。

1984 年的 9 月份，法大校方通知海子调入政治系，在哲学教研室工作，带部分学生的课程。

他从大钟寺搬至僻静的昌平，宿舍租住在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里。法大的新教职工也有很多人住这儿。

四　查老师的秘密后花园

今夜我不会遇见你
今夜我遇见了世上的一切
但不会遇见你

一棵夏季最后
火红的山楂树
像一辆高大女神的自行车
像一个女孩　畏惧群山
呆呆站在门口
她不会向我
跑来！

我走过黄昏
像风吹向远处的平原
我将在暮色中抱住一棵孤独的树干
山楂树！一闪而过　啊！山楂

——引自《山楂树》

海子被聘为政治系助教，聘期三年。三年期满，可以再签。

他成了一名真正的大学教师，教授学生哲学等课程。法大的哲学课程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展开。

海子是非师范类院校毕业，上岗之前被简单培训了一段时间。

他给学生上的第一节课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上好课，他做了认真准备。



海子的女朋友

但第一堂课上得不成功，有点生涩。学生对他讲的序言没有太多兴趣，只有少数同学在认真听讲。这种抽象、难懂的课程少有教师能把它讲得生动有趣。

海子是位诗人，底下的同学中有人读过他的诗歌，他们很想知道眼前这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同学的提议受到了查老师的回应。他红着脸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又有人提议查老师朗诵一段自己的诗歌！但来不及了，下课的铃声响了。

这以后，查老师的哲学课总要留出几分钟时间朗诵诗歌，等他朗诵完，底下学生报以热烈掌声。

学生对这位年青的哲学老师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找到他的住址，和他一起聊天，关系处熟了，学生出去郊游时都会喊上查老师。他们经常去的地点是门头沟，海子则担当了一个老师的责任，为学生们买票、买面包、买汽水，为他们跑前忙后。到了门头沟，大家分享带来的食物，对唱情歌，几位女生争着和可爱的查老师合影。她们对查老师很有感觉，这其中就有一位八三级的学生“蓝波湾”（化名），她来自内蒙古，父母均是高级知识分子，由于从小生活在文风极浓的家庭，所以对诗歌颇有兴趣。

海子心目中的偶像是好莱坞著名女影星嘉宝，他喜欢像嘉宝这样的女性。

《伟大的嘉宝》一书中这样描述嘉宝：

“她匀称调和的面庞会引起众神的嫉妒；细腻得如精心雕琢的细瓷经过熊熊烈火的烧炼，滑润得如山涧小溪中的鹅卵石。这是柏拉图所描述的天仙的美，是诗人们梦幻中的美，她是美的抽象、柏拉图的理想，既迷茫超脱而又实实在在。谁看见她都会为之陶醉。”

作为一个诗人，海子相信嘉宝是完整无缺的美的化身，他要找寻像嘉宝那样的恋人。

蓝波湾被查老师博古通今的才识深深吸引。她频频接近海子，找机会和他聊天。此时，她的身份是一个诗歌爱好者。

提起诗歌话题，海子起初只是把蓝波湾当作自己的一个学生，她与其他学生没有什么两样。

蓝波湾心里早就暗藏了丘比特之箭。她趁着去向海子讨

教的同时，顺便给查老师收拾一下屋子。蓝波湾频繁地出入海子的住所，原先只是简单地帮查老师收拾书本，到后来给他晾洗衣物。

这让海子很感动！

蓝波湾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她跟同学坦言她对查老师有好感！

不久这话便传入海子耳中。

原先在课堂上能自由发挥的查老师，此时上课时显得格外紧张，若是目光与蓝波湾相遇时，天生害羞的他脸上会泛起红晕。

查老师的思维不得不被迫停顿，惹得几位知情的同学暗暗窃笑。

以后，这便成了公开的秘密。

查老师和蓝波湾谈恋爱了。

同学们议论纷纷。

每次去上课，海子都要从他的昌平住地坐学校的班车到城里老校区。在课上，当着众多同学，海子不可能和蓝波湾有更多的亲密接触。

周末，蓝波湾去海子的住处，和海子一起度过。

没有课的日子还是占据了大多数。海子一个人呆在房间里，面对着桌子和墙壁，内心非常苦闷烦躁，连找个人聊天的机会都少得可怜。

海子渴望周末的到来。这样他可以同心上人甜言蜜语，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那种浪漫的感觉是诗歌的催化剂。

五　爱情的春风合奏交响曲

似乎爱情可以激活诗人猛烈的创作欲望。

他的诗歌里留下了蓝波湾的倩影，这是一种天然的对于异性的爱慕之情，这种爱慕之情被海子在诗歌里演绎得轰轰烈烈。

海子这时候开始了长诗写作构思。在这之前，他大量阅读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等等。

海子尝试长诗写作的根基是他想追求所谓的"大诗"，而不是"史诗"。这是受当时北京著名诗人杨炼的影响，其作品《礼魂》的问世引起了诗坛的强烈反响，随后一批四川诗人开始激流勇进，朝着"长诗"的方向迈去，揭开了长诗创作的阵容。

另外，海子是个迷信"大诗"的人。他认为诗歌真正的创作意义就是长诗、大诗，而不是短诗。他写短诗目的只是为了抒情的需要，短诗是简单记录的载体，这跟平常记日记差不多。

如同画家们画画一样，画速写好比写短诗，而体现画家价值的所在是用油画、国画等不同颜料进行大的手法创作。作诗也一样。

海子注重这一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海子大胆写出了《河流》，这部诗有关乎自己命运的印痕。

这部长诗《河流》带有模仿别人的痕迹。这是他的第一次实验。结果对于他本人并不一定很重要。

相对而言于第一部长诗《河流》，1984年底完成的另一长诗《传说》显得大气，具有一定的建筑结构美。北方人的豪情、生活的隐痛，在这篇诗作里都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蓝波湾是海子写作这两部长诗的见证人。海子写这两部诗时，蓝波湾就陪伴在他身边，她能感受到海子创作时的激情、痛楚、怜惜、疯狂。海子是个非同一般的诗人，这是蓝波湾欣赏海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凭借着自己家庭背景的优势，蓝波湾把海子创作出的一些短诗推介给了内蒙古的一些刊物。海子的一些作品在内蒙古的官方刊物上得以变为铅字。

例如他创作于1985年的《哑脊背》在1986年第十期的《草原》杂志上发表，与同一道被发表的还有他的安庆老乡沈天鸿的组诗《天空下的河流》。

哑脊背

一个穿雨衣的陌生人
来到这座干旱已久的城
(阳光下他水国的口音很重)

这里的日头直射

人们的脊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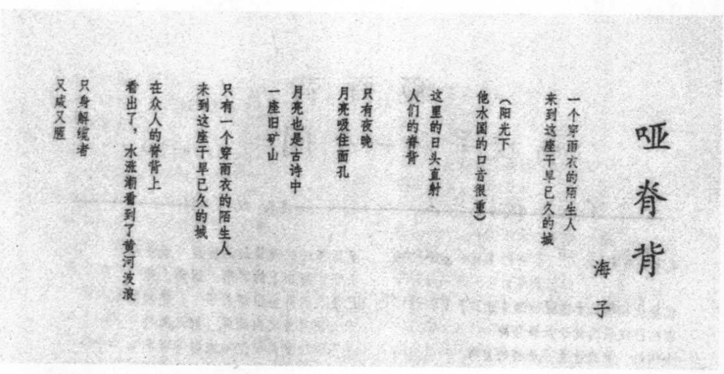
只有夜晚
月亮吸住面孔

月亮也是古诗中
一座旧矿山

只有一个穿雨衣的陌生人
来到这座干旱已久的城

在众人的脊背上
看出了水涨潮，看到了黄河波浪

只有解缆者
又咸又腥



哑脊背

海子

一个穿雨衣的陌生人
来到这座干旱已久的城
（阳光下
他水国的口音很重）
这里的日头直射
人们的脊背
只有夜晚
月亮吸住面孔
月亮也是古诗中
一座旧矿山
只有一个穿雨衣的陌生人
来到这座干旱已久的城
在众人的脊背上
看出了，水涨潮看到了黄河波浪
只身解缆者
又咸又腥

发表于内蒙古刊物《草原》1986年第10期

蓝波湾满足了海子发表的渴望，她对海子是真心实意的。海子感谢她为自己做的一切！他感谢蒙古读者对他诗歌的承认与赞赏。

天真的海子以为他们之间的爱情可以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他们之间的海誓山盟可以让两个人厮守今生今世。

蓝波湾出身书香门第，能文会画，生活中特别细心，很会体贴关心人。海子和她聊尼采、黑格尔、但丁、朱光潜，两人非常投机，蓝波湾的人文修养是一般女子不可比拟的。

对于这样一位多才多艺、温柔善良的红颜知己，海子没有理由不去珍惜。

他十分珍惜！

也就在恋爱的同时，海子迷恋上了气功。他一开始只是出于对气功的好奇。事出有因。

开学初，有位“气功大师”来中国政法大学传授气功，当众表演时，即把法大的几个学生当场震倒。若不是亲眼所见，海子也不会相信中国传统气功的神奇。

这个细节在著名记者、同是八三届北大毕业生分至法大任教的唐师曾的书中有记载。

这个会“发功”的“大师”不是别人，也是北大七九级校友。他当时就读于国政系，名叫王青松。王青松在未考入北大之前是河南信阳县委办公室的一名机要秘书，从小练功习武，考入北大后，任班级团支部书记。

真人不露相，王青松在北大时，没有人知道他会气功，在北大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展示过自

己的绝招。现在突然来法大表演气功,在旁的海子为自己的校友惊奇叫好。

他没有来得及和眼前的这位北大校友讨教,王青松就被一群崇拜他的人团团围住,水泄不通。

海子没法接近他。

这以后,海子曾经打听此人的住址,但终究杳无音讯。

天下练习气功的人当然不止王青松一个人,在昌平,他就遇见好几个。

海子知道练气功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对于提高写作思维、延展想像力有很大帮助。

因着这样的目的,海子找到了在××××××××学院任教的C某。C某以前在西北政法学院和几个同事创办了文理交叉探索刊物《探讨》。1984年,《探讨》收到了胡希平从北京寄来的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届法治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论文。一篇署名"查海生"的论文,运用突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数学模型分析人类社会系统,富于创造性地探讨所有制、国家和法律的起源方式,给C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们曾有几次书信往来,他给海子寄过《探讨》编辑部整理的几本系统科学方面(也包括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等)的文献索引资料,并讨论过突变理论在人类社会系统定性—定量相结合研究中的应用。

1985年4月,他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法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才第一次见到了查海生其人。

1985年7月,C某来到××××××××学院任教后,住在昌平西环里十五号楼五单元六楼六零一号,而海子则住在同一单元的三楼三零二号。因他们都较早地参与了系统科学/系

统工程在法治领域的应用研究，加之住同一单元，以及对宗教（海子对东西方多种宗教都有深刻认识，但非常推崇西藏文化）和气功的兴趣，自然会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经常互借书刊，一起看电影、吃饭、谈天说地。C某练习气功已有几年，他为人热情，和蔼谦虚，对于海子请求收他为徒的要求，C某爽快答应了。

C某教会了海子最基本的练习方法，包括动作要领：吸气、运气、出气。海子学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这使C某非常感动，原先他只是认为海子出于好奇，随便玩玩而已。现在看来，他必须尽一个气功老师的职责了。

C某手把手地教会海子一招一式，耐心地给他讲解，天资聪颖的海子接受得很快。

C某传授气功给海子不计报酬，尽管海子曾和他几次提及此事。最终C某没有收取海子任何学费，还介绍了几位道友给海子认识，便于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C某把海子当作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看待，在昌平，他与海子走得较近。



海子在昌平

自打练习气功后，海子感觉身体状况好多了，以前经常头晕脑涨的现象逐渐消失。可能是心理效应，做什么事都轻松自如，得心应手，最重要的是他的精力旺盛，可以不知疲劳地熬夜写作。

他感受到了气功的神奇，决定坚持练习下去。

1985年春节回家，海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毛笔练习起了毛笔字。他知道，家里今年过年的春联仍由他这样一位大学老师来书写，左邻右舍们也提前向他预约。

海子对女朋友的思念之情经常油然而生。他和蓝波湾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写信，一边是安徽，一边是内蒙古，遥隔几千里，鸿雁飞书互传感情，寄托思念。

除了写信外，海子曾想过用电话和蓝波湾取得联系，听一听爱人的声音。但整个镇里也找不到几部电话，而且一通电话七转八转，要费好长时间；况且昂贵的电话费也使海子望洋兴叹。

在北京，初恋的他们几日不见，如隔三秋，现在两人天各一方，相思之苦也就显而易见了。

浪漫的海子开始用毛笔写信寄给内蒙古的女朋友。蓝波湾收到后，也以最快速度回复，深切地表达了相思之情。

她告诉海子，她非常想见到她的爱人。

海子回信：他想她快要发疯了。

蓝波湾说，没有你，地球还会转动吗？

海子说，你是我的月亮，我要围绕着你来转。

……

他们有数不清的甜言蜜语。

他们共同许下圣洁的誓言，要在大年三十晚上零点对天祈愿，他和她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

海子坚守着自己的诺言，在1985年的大年夜零点，那一刻他深跪长空，虔诚地许下了一切美好的爱情誓言。

蓝波湾在那一刻也做出了同样的行为。

海子相信，他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情书是这个寒假中海子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每隔两三天，便有信件被镇里的邮递员递到他们家门口的小邮箱里。

当大弟弟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便追问哥哥，叫他交待实情。海子如实地把他和蓝波湾谈恋爱的事给大弟弟讲了一通。他告诉大弟弟切勿将此事告诉父母亲。

海子还将他练习气功的事告诉了大弟弟，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气功，他让大弟弟把手摆在自己的两只手掌中间运气发功，问大弟弟有没有感觉，大弟弟以为他在开玩笑，说一点感觉也没有。海子不甘罢休，又试了几次，结果还是让他很失望。

海子想可能是自己练习气功的时间太短了，功力还不够。回到北京后，他一定要加强练习。海子这样想，也是这样做了。

恋爱的激情恰恰给海子带来了无比的创作欲望。他的诗歌离不开爱情，爱情融化在诗歌里。

1985年，海子为蓝波湾写出了许多优美的爱情诗。

这些生动可爱的爱情诗是海子专为蓝波湾定制的祝福。

1985年4月份写的一首《写给脖子上的菩萨》一诗，可以感觉到单纯的海子对至纯至尚的爱情的祝福，对心上人的

颂扬。

呼吸，呼吸
我们是装满热气的
两只小瓶
被菩萨放在一起

菩萨是一位很愿意
帮忙的
东方女人
一生只帮你一次

这也足够了
通过她
也通过我自己
双手碰到了你，你的

呼吸

两片抖动的小红帆
含在我的唇间
菩萨知道
菩萨住在竹林里
她什么都知道
知道今晚
知道一切恩情

知道海水是我
洗着你的眉
知道你就在我身上呼吸
，呼吸

菩萨愿意
菩萨心里非常愿意
就让我出生
让我长成的身体上
挂着潮湿的你

海子把自己和蓝波湾比喻成“两只小瓶”，上天安排这对恋人在一起，“两只小瓶”的热气互融在一起，彼此享受浪漫温馨的时光，可爱之极。借着“菩萨”——这一中国人信仰的上帝，来保佑他跟蓝波湾之间信誓旦旦的爱情，这是处于热恋中的海子感情升华到一定境界后内心真实的表达。

这种表达似乎有点语无伦次，感性大大超越了理性。

这也可能是他和蓝波湾恋爱上升到一个新层次的结果。单从这首诗的结构、内容、形式上分析都有了很大的革新，全诗上下情感交融，气息贯通，颇有一气呵成之感。

六 长歌当哭

我把包袱埋在果树下
我是在马厩里歌唱
是在歌唱

木床上病中的亲属
我只为你歌唱
你坐在拖鞋上
像一只白羊默念拖着尾巴的
另一只白羊
你说你孤独
就像很久以前
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
的那种孤独
你在夜里哭着
像一只木头一样哭着
像花色的土散着香气

——《歌或哭》

如果说1984年海子写出的两部长诗《传说》和《河流》

带有模仿的痕迹，在诗艺上尚待成熟，那么他在1985年8月完成的又一部长诗《但是水，水》则明显具有自己的设计意识行为。

《但是水，水》是海子对“大诗”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合成创作。巨大的空间构成，实验性写作思维，都是同时代众多的青年诗人难以企及的。

正如日后燎原先生在评价这部长诗时所说：“《但是水，水》是一篇结构性的‘大诗’，虽然这个‘大诗’并不能说明


孤独的海子

它在‘大诗’意义上最后完成的效果，但它在结构意义上的‘大诗’属性在中国新诗史上却陆洲分水，一峰独出。在他之前的中国新诗史上，没人想到要把诗写成这么一个样子，在他之后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或者因诗歌观念理解上的巨大差异而不屑为之，或者因文化准备和气质上的巨大差距而无法为之——仍然没有人这样去写。”

“那么，《但是水，水》在生成缘起又是因为什么呢？海

子一再地要把'水/河流'与'土/土地'这两种元素自然形态聚合在一起又是因为什么呢?"

"从意象的象征意义上来分,我已在前边说过,水代表着作为海子生命背景的南方、故乡,代表着母亲、女性、爱、柔情,代表着海子生命与精神的彼在,也代表着以庄子、屈原为标志的水文化;而土地代表着海子现实的置身场景北方,代表着民间老人、男性、苦涩、严峻,代表着此在,也代表着以秦腔为标志的黄土文化。"

以后的事实证明,海子的这部《但是水,水》是极其成功的。它至少改写了从前的观念写作,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化的写作内容,它给中国的乡村带来了"福音书",借着这样的大手笔的写意,"中国的乡村有福了"。这应该算是海子的创新。

《但是水,水》是海子长诗创作成熟的大门槛,凭着自身设计的诗歌意识行为,海子在表达上超越了同时代诗人的写作行为。

1985年的中国诗坛,先锋诗歌如火如荼地进行,海子穿梭在昌平的打印社与宿舍之间,他大量地打印了自己的诗作,包括长诗与短诗,不断寄给外面的诗人、评论家、诗歌爱好者。

没有太多的人去关心和打理海子的这些倾心诗作。人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已经成名的诗人。

海子当然苦恼,单凭他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海子只会写诗、寄诗,但不谙社会交往学,他不知道如何和诗歌编辑们拉好关系,要是这样,凭他的作品含金量,

绝对能够技压群芳,赢得自己该有的诗坛地位。

非但如此,一些恶意的诗人还攻击他的写作行为。海子的心情压抑,如同当年身处囹圄而又不能出名的画家梵高一样。

郁闷的海子仍然倾心于自己的写作,他运用自己的语言,构架自己的诗歌王国,他不管外面对他的漠视,他也管不了。

1985 年,不得志的海子在西方史诗的范畴下,开始萌发了创作《太阳》大诗的计划,并在这年开始了其中的《太阳·诗剧》的创作。

比之于万物,太阳是最普通,也是最伟大的,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他都是人们敬拜的对象,亿万年来,一直如此。

海子是个有着超强诗歌头脑的诗人,站在太阳底下,面对太阳释放的光和热的大地,他激情四溢,凭着智慧的运筹,他有理由能够将“太阳”这样一部诗作进行下去。

创作这样一部“书”式的大诗是困难的,海子当然想过,凭借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得了的计划。歌德的一部《浮士德》,花费了他近六十年的时间!

历史证明了歌德的伟大,他是德国人民的骄傲。

为此,自知“内存”不够的海子又一次疯狂地阅读、购书。

在昌平的寓所里,海子的两间房子里几乎塞满了书,床上、桌子上、墙角均堆放了不少。而家具几乎没有,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小收录机。

海子是个“购书狂”,这如同今天时髦的消费名词“购物狂”一样,同样是用钱去消费,海子追求的是精神文化上

的高层次需要,他把钱换成无穷无尽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他创作的原动力。而“购物狂”的小姐太太们讲究“摩登”,用时尚的装束吸引别人的目光,以显示自己的“高雅”与“尊贵”,赢取一部分人的羡慕与妒忌。海子不同于那些有钱的“购物狂”们,他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人。有时候为了买到一本好书,不得不向别人借钱。

海子又是个倍守信用的人,每次向别人借钱,等工资一发,立即奉还。这样,又略剩无几,重新回到贫穷的状态。

条件稍好的骆一禾经常资助他。但这种资助不是直接的资助,骆一禾知道他的“傻弟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不会食嗟来之食。

骆一禾去昌平看望海子,一般都要去住上两天。而喝酒吃饭的钱骆一禾都抢着垫付。海子执拗不过他的“瘦哥哥”。

昌平县城小饭馆的老板们和他们的关系都很熟。要是口袋里没有钱,老板肯定会赊给他们。

有一次,海子一个人喝酒喝醉了,出言不逊得罪了旁边的几位小青年,互相大打出手,海子哪里是对方的对手,被几个小青年打得鼻青脸肿。

老板偏袒海子一方,说要为他报案,海子说算了。他一个大学教师,不屑与这样的人计较。

海子和蓝波湾的感情在1985年出现了一次危机,起因是蓝波湾的一位诗人表兄将海子和表妹谈恋爱的事告诉了她的父母亲。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蓝波湾的父母亲对于海子的家庭出身表现出了鄙夷之情。他们不容许自己的宝贝千金女儿和一

位出身农民之家的大学老师谈恋爱，他们认为，这个一穷二白的诗人除了写诗，不会有什么前途。

蓝波湾的父母特地写了封信警告他们的女儿。

收到父母的信后，平时是父母的乖女儿的蓝波湾有些害怕起来。她不明白思想开放的父母亲为什么要干涉她的感情生活，况且，一个人的出身卑微与他的前途发展又有何关系。

蓝波湾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从小娇生惯养的蓝波湾不满父母的想法。她回敬了父母一封信，同时，她将父母亲的意思间接传达给了海子。

敏感的海子第一次旋入了感情的挫折涡流。他悲伤欲绝地看着同样痛苦的蓝波湾。

"怎么办？"

"你自己的想法呢？"

蓝波湾支支吾吾，急了，以泪洗面，这是女孩子常用的方法。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深爱着的海子。

海子没有将提问延续下去，也没有像平时一样留下蓝波湾吃饭。他拉着蓝波湾的手，把她送到学校的宿舍，默不作声地走了。

内心冰凉的海子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昌平，晚上，他一个人在冰冷的街上游荡了好久。他不想回到宿舍。因为看到墙壁上贴满蓝波湾的照片就会忍不住想她，一想到她，痛苦就会随之而来 。

他以前的快乐被冲淡了许多，一下子他发疯地练起了气功，也许气功可以超度他的痛苦。然而，超度也只是一时的，它解决不了海子整个的忧伤和痛苦。夜里，寂寞的海子躺在床上，他望着天花板，回想和蓝波湾在一起相处日子里的点

点滴滴，久久不能入睡。

他和他的“嘉宝”真的没有缘分吗？一直以来，蓝波湾在他心目中都是完整无缺的“神”啊。

蓝波湾几天以后找到了海子，她和海子坦言：不管父母的意见如何，她还是要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自始至终。

海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再也不能没有他的“嘉宝”了，他把蓝波湾狠狠地搂入怀中，两个人的泪水，模糊了窗外的风景。

心情稍好的海子，加紧了诗歌《太阳》的创作进程。练习气功只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更多的时间里，海子连饭都顾不得吃上一口，哪有工夫顾及练习气功。

诗歌就是海子的早餐、中餐、晚餐。

七　我的爱对你说

1986年春节回家，海子特别从北京买了一件皮夹克送给大弟弟查曙明，这是他送给大弟弟最昂贵的礼物。7月份弟弟要参加高考，他希望大弟弟高考顺利，能够考取理想的大学。

学理科的大弟弟，遇到不会做的数学题目，总是请教哥哥。

海子不愧是北大的高材生，丢掉中学课本好几年了，拿到题目仍能迎刃而解，似乎毫不费力，这可把查曙明看傻了眼，他确信他的哥哥是个高智商的人，非一般人能比。

在教弟弟如何写作文时，海子特地用数学中的"无穷大"数值符号为例：要充分发挥想像力，想像力到哪儿，空间就会延伸到哪儿，写出来的作文才会有深度、力度。

这种说法颇有点像诗歌味道，但如果能够将此运用到高考实战中去，用丰富的想像力去打动阅卷老师，相信老师也同样有慧眼识珠的。

晚上，查海生还是和大弟弟挤在一张床上，弟弟们睡觉前，他总是表演一段戏剧（有的则是自己构想的戏剧中人物）。披着被单，手持书本，怪模怪样地在床上来回走动，学着不同种人讲话，像京剧中的人物造型一般。弟弟们看不懂

海子在做些什么动作，扮演何种人物，但时不时被他滑稽搞笑的样子逗乐了。几个弟弟也跟着哥哥后面瞎掺和，海子则给弟弟们各分配一个角色，有的扮演农夫，有的扮演老头，有的扮演女人，在床上“搭台唱戏”，海子既当演员又当导演，指挥剧目往下进行。

有时，他临时创作，自己先试演，然后叫弟弟们跟着自己学，轮换角色。

等大家玩累了，几个弟弟便相继睡去，海子一个人点上煤油灯写诗。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可以充分发挥想像力，利用查湾村特有的寂寥来构建诗歌的框架，游刃有余地进行创作。这样的写作一直持续到油尽灯灭。这时海子才会脱衣爬上床，第二天太阳升到半山腰都不起床。



木材堆前的海子

父母非得喊他好几次，实在没辙了他才会慵懒地从被窝里钻出，先躺在床上看昨夜记录的诗稿，拿起笔简单地修改一下，等自己满意后穿起衣服，起床洗漱。

和去年回家时比较，大弟弟查曙明发现哥哥同内蒙古的女朋友之间通信次数少多了，谈及女朋友，海子也不显得有当初的激动。

海子与蓝波湾之间有了一道裂缝，这条裂缝难以修复得完整如初。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随着磕磕碰碰而锐减下来。当两人闹得不愉快时，就互相生对方的闷气，郁闷静坐几个小时，一句话也没有。

等到双方都觉得肚子饿得咕咕叫时，海子也会放下他的大男子汉脾气，扯下脸皮，拉着女朋友去一家小饭馆吃饭。以前都是蓝波湾让着海子，但后来事情发展得并非海子所能预料，他向女友做一次次妥协，按照海子的性格，这种做法不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海子是个固执的人。

蓝波湾知道海子把工资都用于了买书，每次吃饭时，都不会让海子有过多的破费，她经常点一碗牛肉面，奢侈些就点一盘小炒加一个汤，够吃饱就足矣。

一顿饭后，两个人又从表面上和好了。

这种状况时常不断地发生，海子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和蓝波湾之间的爱情充满了危机，危机仿佛随时都会发生，他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对蓝波湾的爱已经不可救药地倾注到对方身上，这种爱使他死去活来。

大家已经很少能看到海子在校园直接拉着蓝波湾散步

聊天的情景了。他们之间总有一段距离，海子在前，蓝波湾在后，像是一对师生在散步，不像一对恋人。海子于1986年三四月前后写下的《天鹅》一诗中则留下了感情错综复杂、起伏不定的痕迹。

夜里，我听见远处天鹅飞越桥梁的声音
我身体里的河水
呼应着她们

当她们飞越生日的泥土、黄昏的泥土
有一只天鹅受伤
其实只有美丽吹动的风才知道
她已受伤。她仍在飞行

而我身体里的河水却很沉重
就像房屋上挂着的门扇一样沉重
当她们飞过一座远方的桥梁
我不能用优美的飞行来呼应她们

当她们像大雪飞过墓地
大雪中却没有路通向我的房门
——身体没有门——只有手指
竖在墓地，如同十根冻伤的蜡烛

在我的泥土上
在生日的泥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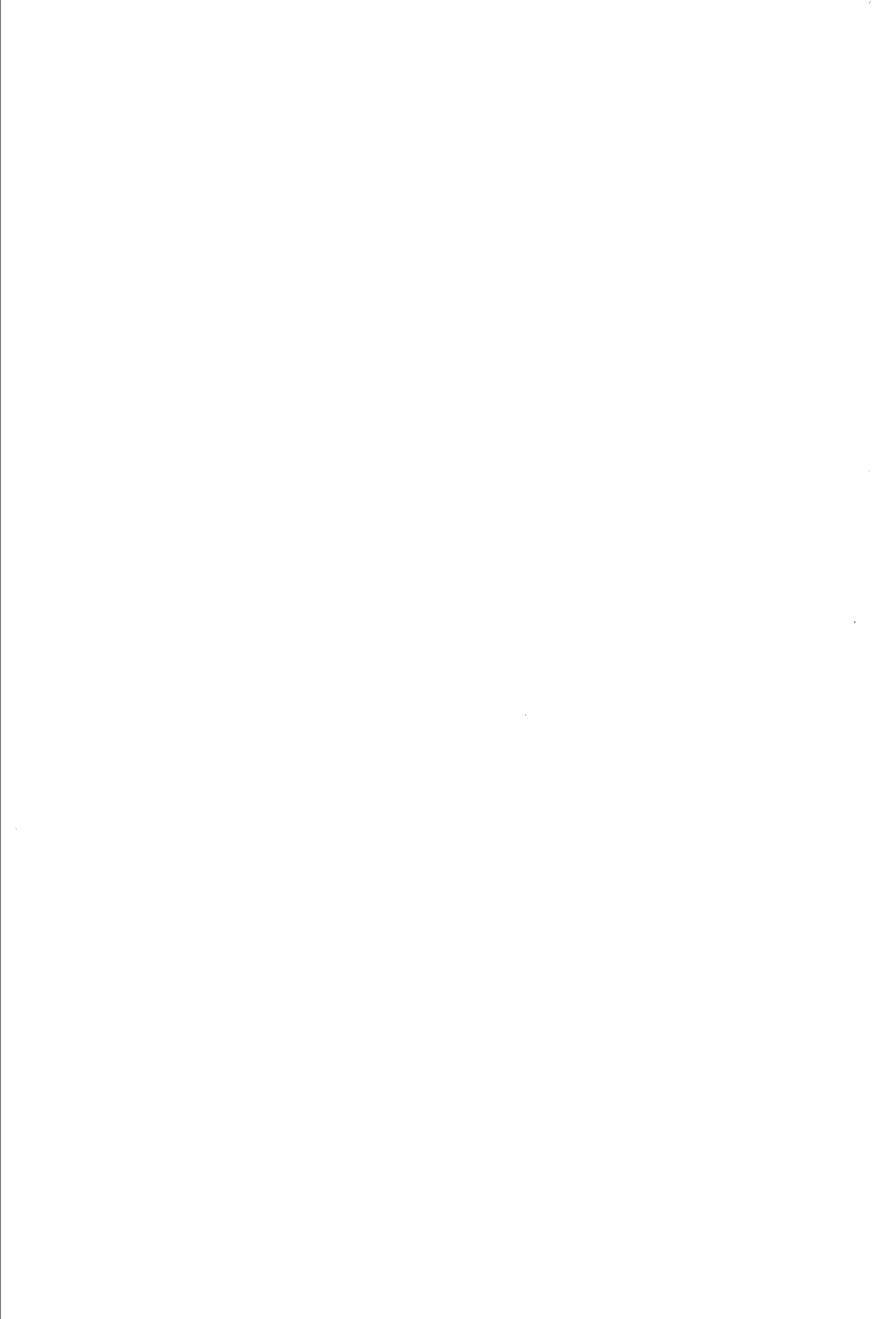
有一只天鹅受伤

正如民歌手所唱

海子一边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写作，另一边他要给远在安徽即将参加高考的弟弟不断“打气”，鼓励弟弟做最后的冲刺。

他的创作是“现在进行时”，没有因为其他的事物而停顿下来，《太阳》诗篇是海子心中最神圣无比的欲望，借着这一光辉的天体，海子便越发的疯狂不可收拾，这是大多数艺术家们的怪癖，他们一旦对某件事物产生兴趣，就会手舞足蹈、眷恋不已，头脑处在神经质状态。

按照弗洛伊德说法，艺术家不过是介乎平常人与精神病患者之间的一种人。海子在这种原始的创造力驱动下，所有的物象在他强烈的震动下战栗不已，在这些充满激情、痛苦与骚动的精神图象里他内心的激动升腾到疯狂状态，保持到“太阳”对万物折射的绚丽色彩的高度敏感状态，他诗句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亢奋中喷射出来的，故而他的那些诗句中描写的土地、河流、高山、树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变形扭曲的美。于是，自然界的物象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第4章

西边的太阳在燃烧

一切都源于爱情。

一见这美好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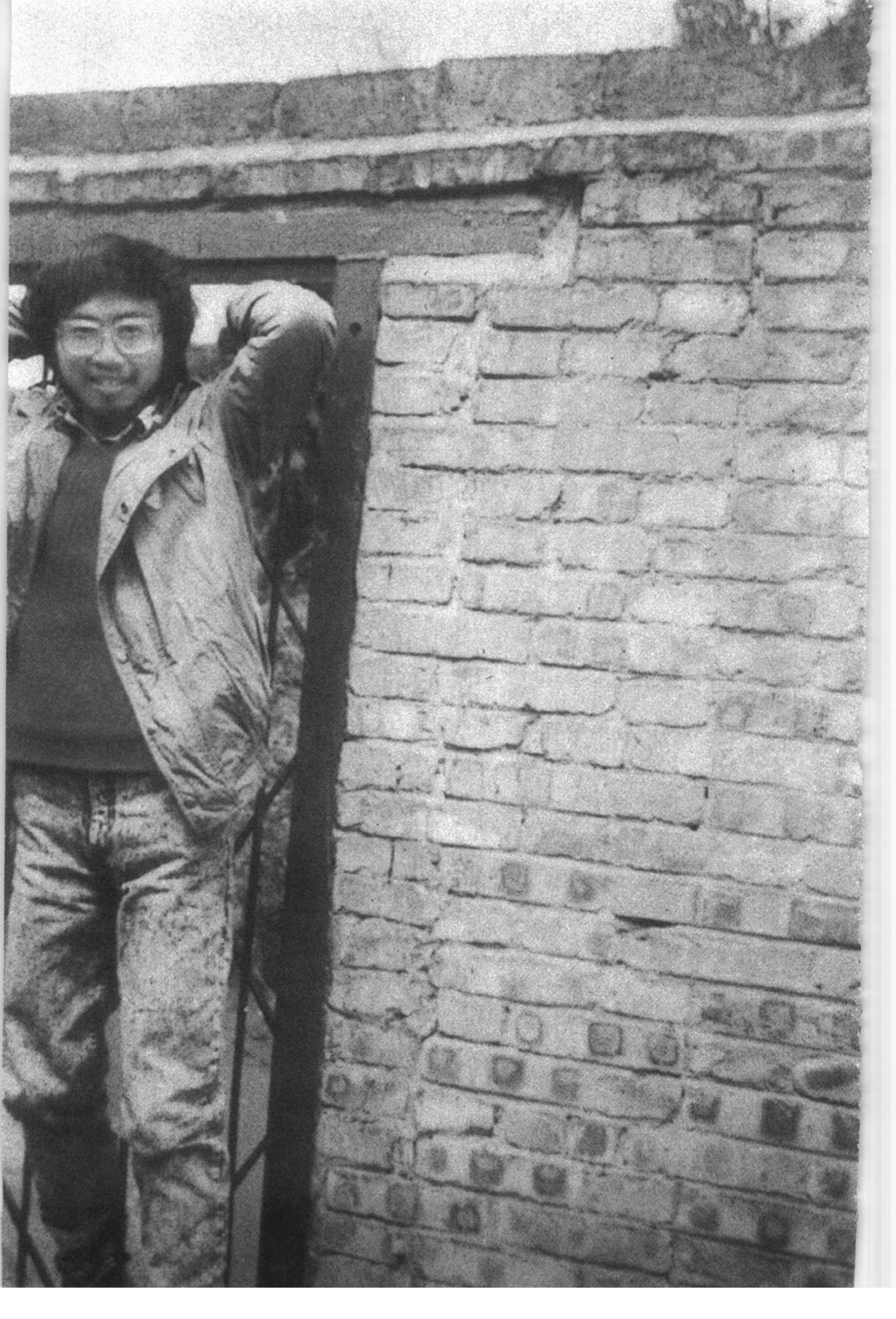
我的潮湿的火焰涌出了我的眼眶

诗歌的金弦踩瞎了我的双眼

我走进比爱情更黑的地方

我必须向你们讲述　在那最黑的地方

——节选《太阳·诗剧》



一　灵魂飞跃圣土

他最大限量地努力寻找《太阳》诗篇创作题材的内容。

这个暑假，海子带着一颗赤诚的心来到他梦中的天堂——西藏。这是号称西天的最后一片净土，他同时希望此行能化解郁结的心情。

海子从北京出发，途经四川，他没有和在信中认识的四川“袍哥”诗友们对酒当歌，只在成都做了短暂停留。经过甘肃，路经敦煌时，他观看了为之惊叹的壁画，虽然以前在各种画册中看过，但现场画工们留下的大手笔还是让他感动。这是对艺术的一种感动，同样是创作，敦煌壁画的线条如同诗



海子在青海湖边

歌中的语言，干净利索、刚劲、有力，给人以视觉上最美的享受。

他赞叹古代艺人鬼斧神工的绝笔之作！

接着，海子来到青海，在青海搭车进入西藏，这是几乎所有进藏旅游的游客们习惯选择的路线，在捉摸不定的气候变化中，选择这条路线进藏要安全得多。

这是海子第一次进藏，对于途中的艰难险阻，他早就听人说过，不过，以防不测，他还是做了一些准备，装了足够的干粮带在身上。



海子和友人

果然不假，汽车到达唐古拉山口时，同车的旅客中有人就难受得要命，不停地呼吸氧气，这把海子和其他人都吓坏了，但对于高原反应认识浅陋的他们对此也束手无策。

但海子一路平安地到达了拉萨，途中和到达目的地后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高原反应”等症状。

他与西藏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契约。

刀耕火种，牧歌、寺庙、佛教、喇嘛……仿佛西藏的一切

都置身于神话王国中。

他暂时把烦恼抛到了一边，也许只有在这块纯净的土地上，人的心灵才能真正得以静谧澄清。

享受着日光城的恩赐，海子的思绪万千，这个靠近太阳的地方给了他太多幻想，那简直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

西藏让人不可思议！

有些离奇怪异的现象是海子以前不曾知晓的。有一天，他在一座寺庙，亲眼看到一个喇嘛当众用快刀利刃切开自己的上腹，露出一道口子，用手把里面的肠子整理了一下，又把切开的部分合上，整个的过程竟没有流一滴血。看那个喇嘛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海子不相信刚才目睹的过程，亲自跑到喇嘛身边，摸一摸他的腹部，完好如初！

最能吸引海子的算是西藏藏传佛教的密宗文化，他曾经读过这方面的书，对它充满了好奇，他想探个究竟。

他找到了活佛，活佛告诉他，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修炼者不但要有高超的藏语水平，而且须以超强人的意志和勇气去修炼感悟。仅经书的学习就要花费很多的心血：《量释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各要学习两年，《戒论本论》则要学习五年……显宗和密宗文化几乎涵盖了藏传佛教关于生死轮回、日月天地等的一切，具体的说，它包纳了天文、地理、历史、自然等众多门类的学科。这种文化深不可测，即使在西藏，也少有人能把它说得很清楚。作为一个短暂的旅行者，要想知道其中更多的内容，是不能企及的事实。海子当初萌发修炼的意愿，遂很快被打消。

转世理论诱发了海子进入长期的思考，它是依据佛教的三身学说——报身、法身、化身而成立的，这样的理论学说促

使他日后的诗歌创作和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悄然的变化。

海子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热情好客的牧民们总是热情地用酥油茶和糌粑招待他。海子知道淳朴的牧民们把他这个京城来的文化人当作了尊贵客人。他和牧民们同住帐篷，虽然语言不通，但借着手势同样能和他们沟通。

以前他曾听人说西藏野蛮、原始、落后，但这一次亲历之行，使他对西藏人有了强烈的好感，海子认为他们善良、大方、热情，人情味十足。

西藏人对神的顶礼膜拜，信奉到了极点，无论是在拉萨河畔还是在狮泉河岸边，虔诚的教徒们三步一跪，五步一叩，沿着河边祈祷，祈求神灵的保佑，他们至纯的心灵同样打动了海子，这是一种原始的、发自心底的最真心实意的表达。

西藏人是最可爱的神的儿女。在这个车马喧嚣的时代，只有他们仍能操守着东方那一片最纯净的家园，用心灵感应着上苍和土地。他们珍爱自己的灵魂和肉身。

《格萨尔王传》在西藏几乎家喻户晓。这部长诗长达一百五十万行，字数几千万，全书结构宏伟，情节跌宕。主人公是一个充满了惊险色彩的传奇式英雄人物，他的降生与信仰佛教的藏族人民的心灵相一致。海子对它的艺术成就十分欣赏。海子从她的精华里吸收了一些养分用于自己对《太阳》诗篇的构思与创作。这就是西藏，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令诗人时刻感动的地方，一个给了他无限可能的地方。通过这次西藏之行，海子的心灵被重新洗礼了一番。他能来到西藏也是上天对他的一种恩赐！

西藏给海子带来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理解，在这里，他找

到了一些精气和灵气，并附加于身心，有了这样的一种大自然的恩赐，他日后创作的空间就更加广阔无垠了。

回来后，海子不忘用短诗记录他的内心感受，抒发他对西藏的无限热爱和眷恋之情。

云　朵

西藏村庄
神秘的村庄
忧伤的村庄
你躺倒在路上
你不姓李也不姓王
你嫁给的男人
脾气怎么样
神秘的村庄
忧伤的村庄
你生了几个儿子
有哪些闺女已嫁到远方
神秘的村庄
忧伤的村庄

当经幡吹响
你多像无人居住的村庄
当经幡五颜六色如我受伤的头发迎风飘扬
你多像无人居住的村庄

当藏族老乡亲在屋顶下酣睡
你多像无人居住的村庄
像周围的土墙画满慈祥的佛像
你多像无人居住的村庄

回到北京后，他接到了大弟弟的来信，大弟弟以四百出头的高考成绩而名落孙山。海子替大弟弟难过，他写信鼓励弟弟重新复读！

这一个学期，他给学生上的仍然是哲学课。他知道自己的学生不爱听那些繁杂的内容，所以每次把所要完成的课程上完，海子先念一段讲义，让学生们记一段笔记。剩下的时间，他讲去西藏的见闻，还聊些气功方面的事。

有一次，他聊得正浓时，向学生们道出了一个秘密，他练通了"小周天"。所谓的"小周天"，就是从脑顶到尾骨，再从尾骨到后脑的一个逆时针的管道，修炼气功的人到了一定程度可以在这个管道里自由运气。

学生们似信非信，但后来，确实有人看见了查老师在冬天里穿着单衣散步，也不觉得冷。于是有同学认为查老师"功不可测"。

而此时，传言越来越多地流入蓝波湾父母的耳朵里。蓝波湾的父母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怒火，直接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女儿，他们自认为是不屑与那个穷诗人对话的，在他们的眼里，海子只不过是一个用几行煽情的文字诱骗纯情少女的江湖骗子而已。

父母向她作了最后通牒：如果再和那家伙保持恋爱关系，后路只有一条，离开中国政法大学！

蓝波湾显然是被父母的严辞吓晕了，她久久不能回过神来，麻木地站在一边哭泣。

校方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

海子的心灵再一次受重挫，他能怨恨谁呢？他深爱着的蓝波湾没有错，自己也没有错。农村的父母亲抚育自己长大成人，他们同样没有错。

那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用世俗的偏见，彻底摧垮了爱巢中的小鸟，受伤的是两个人的心灵。

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悲剧重演的结局。

这个结局是海子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原先只是想用时间感动蓝波湾的父母亲，成全他们恩爱的一对。

但他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没有。

1986年11月18日，伤痛的海子差一点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对待自己感情的失败，他于当日写下了一生中仅存的三篇日记中的一篇：

"我一直就预感到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一生中最艰难、最凶险的关头。我差一点被毁了。

两年来的情感和烦闷的枷锁，在这两个星期（尤其是前一个星期）以充分显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现。我差一点自杀了……"

海子很少写日记，他经常把抒情的短诗当作记录情感的表达方式。

魂销魄损的海子沉受不了生命的压力，他向上苍发出了

最大的吼喉:《我请求:雨》。

我请求熄灭
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
我请求下雨
我请求
在夜里死去

我请求在早上
你碰见
埋我的人

岁月的尘埃无边
秋天
我请求:
下一场雨
洗清我的骨头

我的眼睛合上
我请求:
雨
雨是一生过错
雨是悲欢离合

背负爱情的重挫,海子不堪一击,请求上天让他死去!这是海子第一次想到了"自杀"这个词。在他以后的诗



海子在西藏拉萨（1988年6月）

歌里，多次出现了“死”，而诸如“头盖骨”、“死亡”、“人头”一类悲观绝望的词时常出现。

身陷窘境中的海子怀念着他前不久的西藏之行，这样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丝解脱。他随后花了一百五十元钱购买了一本《西藏唐卡》，一百五十元买本书，这在当时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奢侈。

一百五十元，这就需要海子省吃俭用好几个月，经济上才能得到缓冲。

海子购买《西藏唐卡》一书，完全出于对西藏文化的眷恋。

海子十分珍爱这本书，他经常随身携带，其实这本书是一本印刷精美的画册，里面收集了从清朝到以后的唐卡图片，后面有简略的文字介绍，例如在《西藏的起源》一幅画后的文字介绍：“据《时轮经》记载，地球是由风、火、水、土、空


海子和藏民们

气五种物质和七金山、须弥山等构成的，佛教认为，世界最下为风轮，其上为水轮，再其上为金轮，即地轮，这件唐卡即是根据这些记载而绘制的，外层是风火，内层为水土，水中画有各种生物，以代表生命。”

海子为什么十分挚爱这本画册，难道他从中悟出了某种人生的哲理？或是找到生命的归属意象？在另一幅怪诞的唐卡画里有这样的文字——“《斯巴霍》，‘斯巴’含有‘生死轮回’的意思，‘霍’是汉语‘画’的假借词，故又称生死轮回图。”

除在此前完成的《太阳·断头篇》外，《太阳·土地篇》也于 1986 年 8 月开始创作。海子为此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他已经和诗歌结婚，他把生命的一半交给了诗歌，他要依靠着这个巨大的情人生存下去。

海子是钢铁做成的，他永远是一个少年的心态，直板地面对一切事物。在生活面前，他是个失败者。

二　阳光打在地上

1986年，对于中国诗坛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由安徽的《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轰轰烈烈，这次大展的意义时至今日仍被人议论不止。

它完全是诗歌界的一次大革命。形形色色的诗歌流派、团体、个人纷纷推出自己的作品、专集亮相于诗坛。

这是一场中国诗人的集体大合唱，各种派别的诗人都在打着自己的旗号摇旗呐喊地声张造势。但海子不在此列，他拒绝了这次大展。作为一个青春写作的诗人，这是令人费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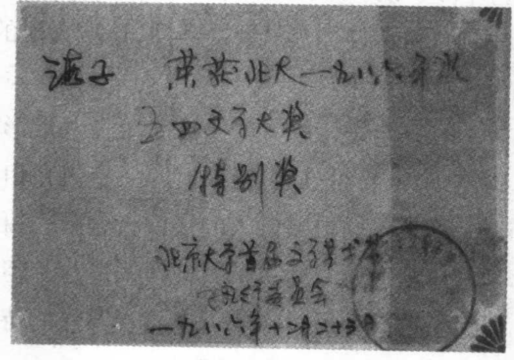
实际上，海子渴望在诗坛得到承认。海子从大学毕业后就开始油印了《河流》、《传说》、《但是水，水》等大批诗集，不间断向外邮寄。

他期望他的诗作能被某位编辑看中，这是他自认为寻求发表的最好方法。对于像海子这样一位无名小辈，编辑们哪有时间审阅他的诗歌，恐怕一些编辑一瞧见“海子”这个陌生的名字时，会随手把他的集子扔进纸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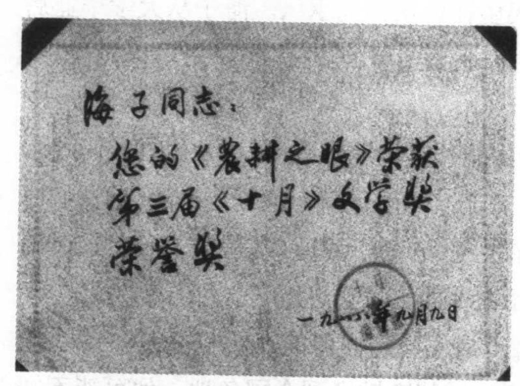
不谙世事的海子是不会这样想的，他一如既往，固执地油印着他的诗集，固执地邮寄散发到全国各地。他可能不知


中国政法大学 海子同志
荣获昌平县一九八六年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
昌平县文化文物局

海子荣获昌平县 1986 年文艺创作一等奖


海子 荣获北大一九八六年度
五四文学大奖
特别奖
北京大学首届五四文学节
艺术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海子荣获北大“五四”文学大奖


海子同志：
您的《农耕之眼》荣获
第三届《十月》文学奖
荣誉奖
一九八[illegible]年九月九日

海子荣获第三届《十月》文学荣誉奖

道昌平的哪家餐馆饭菜的价钱最便宜，但他一定知道哪家打印社打印书稿的价格最低。

他只知道疯狂地投稿，寄稿。以至于有一天，有个青年诗人把他诗集里的诗歌重新摘抄一遍，署上自己的名字要找正规出版社出版，海子仍然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与拒绝参加“诗歌大展”相对应的一件事是海子在1986年参加了“中国当代新诗潮诗歌十一人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是由北大中文系发起的。它的目的“旨在精通中国当代诗歌的本质主流，把握其最有发展前途的流向。限定其内涵丰富的艺术特征，强调并赞赏对诗歌的语言而非语言的诗歌的探索，因为这种探索的最终意味着已经复活的中国当代诗歌具有一种真正的生命”。

在第十三期发行的《启明星》杂志，我们可以看到与海子一起列入研究会中其他十个人的名单，分别是：李书磊、骆一禾、于慈江、老木、西川、张旭东、海翁、落兵、张伟、郁文。

名誉顾问是著名诗评家、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

离开北大三年后，北大仍把他摆在了重要的位置。能进入“研究者”的行列，该会的领导者无论如何都要很好地衡量一下其诗歌资质的深浅程度。海子能进入其列，应该是与其实力有关的。

该杂志的第四十一页同时配发了海子的一首诗——《歌：阳光打在地上》

阳光打在地上
并不见得
我的胸口在疼

疼又怎样
阳光打在地上

这地上
有人埋过羊骨
有人运过箱子、陶瓶和宝石
有人见过牧猪人。那是长久的漂流之后
阳光打在地上。阳光依然打在地上

这地上
少女们多得好像
我真有这么多女儿
真的生下过这么多女儿
真的曾经这样幸福
用一根水勺子
用小豆、菠菜、油菜
把它们养大
阳光打在地上

北大，这个造梦工厂，海子与她再一次缔结了不解之缘。北大再一次承载了他的梦想，他于该年荣获了人生中第一个诗歌大奖——“北大一九八六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同时得到文学大奖的还有芒克、北岛、西川等人。

由黄亦兵专为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艺术节编辑的《风眼》专集中，还专门编发了海子的《城里》和《抱着白虎走过海洋》两首诗歌。

城　里

面对棵棵绿树
坐着
一动不动

汽车声音响起在
脊背上
我这就想把我这
盖满落叶的旧外套
寄给这城里
任何一个人

这城里
有我的一份工资
有我的一份水

这城里
我爱着一个人
我爱着两只手
我爱着十只小鱼
跳进我的头发
我最爱煮熟的麦子

谁在这城里快活地走着

我就爱谁

1987年的春节,海子在家里过得并不顺畅。复读的大弟弟面临着再一次高考的巨大压力,他只有向哥哥成天倾诉内心的不安,弟弟的急躁情绪海子非常理解,可他内心也很烦躁,他难以割舍与蓝波湾之间的一段恋情,每每想起,心里都会产生一种刻骨铭心的痛。

一天,奋笔疾书中的海子突然停顿下来,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弟弟他的气功已经达到了一定境界,破了"小周天",上半身的气息可以自由流动。查曙明不知道什么叫"小周天",海子给他解释之后,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他练习气功所达到的境界,海子仍叫弟弟把手放在他的两只掌心中间,轻轻发功,由弱到强,大弟弟明显感觉到了气力的存在。

查曙明确信哥哥有了"真功夫",只是他受过哥哥的警告——不可泄露"天机",才没有胆敢将此消息透露给父母亲和其他人。

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地和几个弟弟谈起了西藏。他是不能忘记西藏的。西藏美好的风景和善良牧马人将永远驻足在他的记忆里。

他和大弟弟聊得最多的还是他的诗歌写作。诗歌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首位!

其他一切物质不能代替诗歌。他的感情一次又一次旋入《太阳》的涡流中,不能自拔。

在二弟和三弟的嬉闹中,海子于1986年年前在家完成

了《怅望祁连一》和《怅望祁连二》。

说到两个弟弟的顽皮，海子深有感受，他们每天做完该做的作业，就一个劲地互相打闹、追逐，吵得不可开交，嘈杂声妨碍了海子的写作，为了求得安静，他就和两个小弟弟商量：

“我写个好东西给你们看，你们别吵闹，一会儿写好后，我就读给你们听。”

两个小弟弟对哥哥的“好东西”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以为哥哥会给编写个故事，诸如《伊索寓言》、《孙悟空大闹天宫》之类的故事呢。于是，他们乖乖地偎依在哥哥的旁边。

等到海子大声朗诵他完成的“好东西”时——那些是在过去死去的马匹 / 在明天死去的马匹 / 因为我的存在 / 它们在今天不死 / 它们在今天的湖泊里饮水食盐 // 天空上的大鸟 / 从一颗樱桃 / 或马骷髅中 / 射下雪来。/ 于是马匹无比安静 / 这是我的马匹 / 它们只在今天的湖泊里饮水食盐。

海子读得抑扬顿挫，神采飞扬。两个弟弟自讨没趣，向哥哥海子挤了挤眼睛，一溜烟跑出去，找同村的小朋友们玩。

这个冬天格外寒冷。

海子隔三岔五地去亲戚朋友家喝酒，醉了好几次，也出了几次洋相。

三　以梦为马，春天花又开

1987年开春，海子重新回到了昌平小城，百无聊赖的海子在与同是写诗的青年作家苇岸聊天时，总是显出孤独寂寞之感。

苇岸极其欣赏海子，他认为海子操纵语言好比樵夫操纵斧头。

苇岸了解海子，他本人亦身陷于昌平这种压抑的环境中，海子孤独，那是因为海子与外界接触得少，没有机会和别人经常交流的缘故。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苇岸把海子介绍到了昌平文化馆，利用业余时间给馆里的学员们做些简短的培训。

很快海子的才华学识吸引了文化馆的一位女性工作者。这个女孩子年龄和海子一般大，从学校毕业已有两年，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海子是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身份给学员们开课的，他的地位被人尊重。同样，这个女孩子也尊重他。

1987年2月份，海子为她写了首诗：《献诗——给S》

谁在美丽的早晨

谁在这一首诗中

谁在美丽的火中　飞行
并对我有无限的赠予

谁在炊烟散尽的村庄
谁在晴朗的高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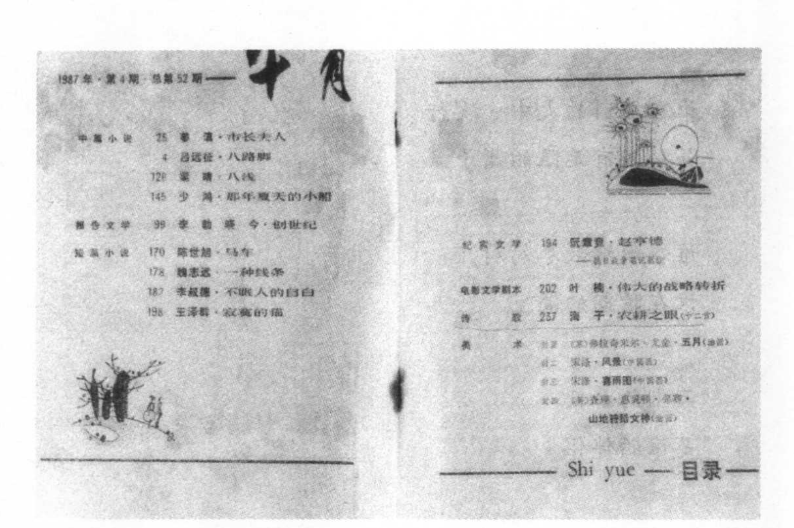
天上的白云
是谁的伴侣

谁身体黑如夜晚　两翼雪白
在思念　在鸣叫

谁在美丽的早晨
谁在这一首诗中

S对于海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心情沉郁中的他感受到了很大的温暖。这种温暖上升到一定温度，产生无比的爱的热量，聚集的热量暂时满足了海子对于感情


海子的书橱



1987年·第4期·总第52期——十月

Shi yue —— 目录

海子在《十月》上发表诗歌（1987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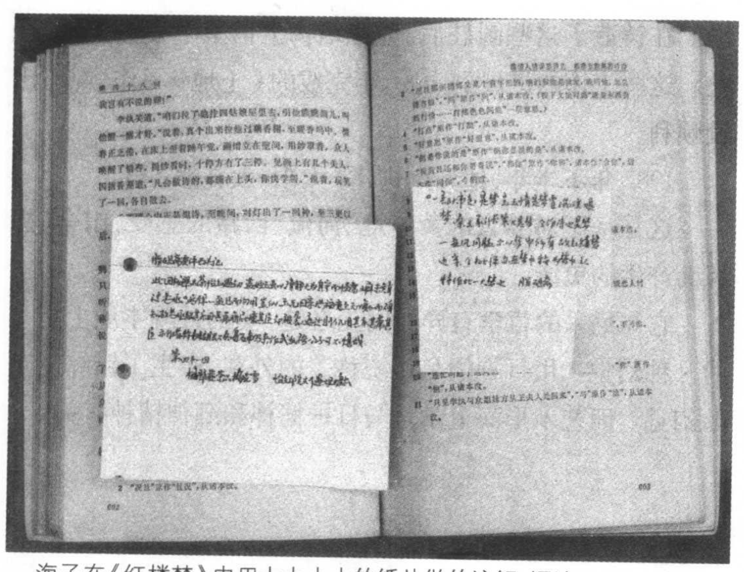
的需要。

生活中，S是海子的大姐姐。S比海子懂得生活，懂得人际交往，懂得为人处世。欲想飞翔的海子能从S身上找到梦幻。

海子从S那里得到的幸福，足可以把他创作长诗的激情点燃。他的激情被S一次次升华。

他于早先开始构建长诗《太阳·断头篇》完成后，中间停歇了一段时间。接下来宏大的场面构筑因内心的矛盾和心情的低落一度中止。

接下来便是完成了《太阳·土地篇》和《太阳·大札撒》的一部分，《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完成于1988年，其中，《太阳·诗剧》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前后共耗费海子三年时间，时间是从1985年至1988年。而《太阳·弑》从1988年6月13日始创作至同年9月22日结稿，时间最短，也只有三个来月。



海子在《红楼梦》中用大大小小的纸片做的注解、评论

最后一部《太阳·弥赛亚》从1988年11月21日开始创作，到他死时仍未能完结。

《太阳》系列诗作，海子共写了七部，称《太阳·七部书》。骆一禾先生在谈到这样一部对海子影响十分重要的诗作时，这样形容它：

“《七部书》的想像空间十分浩大，可以概括为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其中是以神话线索‘鲲（南）鹏（北）之变’贯穿的，这个史诗图景的提炼程度相当有魅力，令人感到数字之美的简赅。

海子在这个图景上建立了支撑想像力和素材范围的原型谱，或者说象征体系的主轮廓（但不等于‘象征主义’），这典型地反映在《太阳·土地篇》（以《土地》为名散发过）

里。在铸造了这些圆柱后，他在结构上借鉴了《圣经》的经验。这些工作的进展到 1987 年完成的《土地》写作，都还比较顺利。”

1987 年下半年，他开始构建《太阳·大札撒》篇。

这是基于对养育的黄土地、河流、西藏的感受，组合、提炼而产生的史诗。

它与尼采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处。美的外观本质上是人的一种幻觉。用日神的名字统称美的外观，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幻觉。而艺术形而上学是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有关。

四 追 逐

我想我已经够小心翼翼的
我的脚趾正好十个
我的手指正好十个
我生下来时哭几声
我死去时别人又哭
我不声不响地
带来自己这个包袱
尽管我不喜爱自己
但我还是悄悄打开

我在黄昏时坐在地球上
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晚上
我就不在地球上　早上同样
地球在你屁股下
结结实实
老不死的地球你好

——引自《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

海子追求太阳，追求光明的意象自 1987 年下半年逐渐


海子在四川汶川(1988年4月)

明显。

这是一种危险的迹象，无数古今中外艺术家的事例可以证明，沉迷于"太阳"的人的结局要么精神错乱，要么自杀。

尼采如此，梵高如此，二战期间追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亦是如此。

诗是从神话中折出，神话是诗歌理想的故土，但诗歌真正的起源来自于原始巫术、巫歌、符咒等。只有幻觉、幻想，才能产生优美的神话。

海子在构建长诗、大诗时，不免出现所谓艺术上的形而上学，产生幻觉。他的生物钟完全被他的创作打乱，从这时起，海子通常整晚不睡觉，并且产生了幻觉。

他不睡觉时在房间里抽烟，来回踱步，很多语言在幻觉中产生。夜深人静时，他一个人的脚步声产生的声响颇大。有一次，他又重复自己的习惯动作，住在他楼下的一位食堂工人终于忍受不了脚踏地板"轰隆，轰隆"的声响，半夜里，披起衣服跑到楼上，使劲地敲打着海子的房门大声骂喊，惊醒了整个楼层的人。海子真是秀才遇到兵，不敢吱声一句，在房间里躲着不敢出来。他知道，这件事本身自己就有错，自己理

亏。但这种事海子自己说不清楚，他嘴笨，只能由着外面人发泄。

终于，那位食堂工人发泄完了之后，悻悻而归。

海子给学生上课是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进行的，他与世无争，不像别的老师喜欢和别人调课，好集中时间去做自己的事。

若是第二天没课，海子会写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睡觉，下午看书，要是有课，海子在床上多躺会儿，等七点钟时，梳理装扮整齐干净地赶往中国政法大学，给学生上两节《美学》课。

海子的美学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他讲黑格尔、讲赫本斯、讲西藏。学生们听得非常认真。学生们认为这位留着小胡子的老师十分可爱，坦白。他从不强迫自己和学生们对不感兴趣的话题加以讨论。按照海子的



海子在四川沐川（1988 年 4 月）

个性，他不喜欢生搬硬套一些东西给学生。

海子的课堂是开放、自由、轻松的。学生们可以就任何一个问题向查老师提问。

在谈到“想像”一词时，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们可以想像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

学生们都被查老师的妙喻逗乐了。课堂气氛异常活跃。

然而更让学生们感兴趣的是他们经常要求查老师在他下课之前朗诵自己的诗歌，海子用夹杂着怀宁方言的普通话高声朗诵。完毕，学生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查老师的精彩表演，海子凭着诗人的特有气质赢取了学生们的喜爱。

经历了第一次失恋，海子似乎把感情也看得很平常了。他相信爱情这东西谁也不能过早地给它下定论，姻缘线按照爱情随意变化，该怎么走，就怎么走，顺其自然。

一般情况下，S 一个星期去探望海子一两次，海子亦是如此，他们之间的爱情火花碰得并不那么热烈。

此时的海子受西川等人的影响，开始大量阅读南欧诗人的作品。另外，他对印度史诗大诗《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作了一番仔细的研究。除此之外，各种报刊杂志也成了他写作之余的调味品。《诗刊》、《美术》等杂志经常摆在他的床头。

海子的阅读不仅限于人文方面，而且涉及众多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数学、化学、生物学等诸多门类的科学。

他的诗歌写作精神达到了一个可怕的境界，生命和诗歌互相渗透，他可以为他所信奉的精神牺牲一切。

甚至是生命。

五　金黄的光芒

这一年，海子的大弟弟以高考四百七十分的成绩再一次名落孙山，距离本科分数线只差十分，但可以报考专科。家里把这一情况发了份电报告之海子，让他帮着弟弟填报志愿，只可惜海子并不在学校，他在外面四处流浪。等海子拿到过期的电报单子时，安徽的高招工作已经结束，查曙明和家人没有妄自做主，他因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海子为此事十分内疚，时常责怪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哥哥的责任。

随着《太阳》创作的深入，海子的精神幻想也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面对外界的人和事，总是显得冷漠。他“以梦为马”，沉醉于创作的激情与浪漫中，流浪于祖国的山川城寨、村庄、溪流中。

祖　　国
（或以梦为马）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此火为大　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
以梦为上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
如雪白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　横放在众神之山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投入此火　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　吐出光辉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速度
只有粮食是我珍爱　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
　　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归天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
　　踢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他从古至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海子相信天才短命论。无论是叶赛宁、莫扎特、马雅可夫斯基还是梵高，这些人在短暂的生命历程里铸就了辉煌与不朽。

1987 年，海子的作品发表相对顺畅了些。1987 年第二期

的《巴山文艺》、第八期的《山西文学》及第四期的《十月》等杂志上，均有其作品发表。


海子在四川沐川

海子寂寞的时候练气功，借以排除骤然而至的心灵空虚。海子同时相信气功非凡的魔力。1988年寒假在家中，海子向大弟弟展示了自己的特招，发功时耳垂可以随意摆动。这一招着实让大弟弟吓了一大跳，这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他可以在《太阳》的王国里逍遥地驰骋万里，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海子把他发表的作品展示给大弟弟看，大弟弟硬着头皮听他海阔天空的侃下去。

让父亲不满的事是这一年他回家时蓄了胡子，一副“乌七八糟”的样子，父亲看了不习惯，他说村里人看了笑话。海子只好将胡须刮去。

除了写诗，海子在家还喜欢和几个老表们喝酒，几个人对吹，海子一餐喝半斤八两老白干儿不在话下。海子和他们濁酒时很豪爽，直接将瓶中的白酒倒入大瓷碗里，大口大口地干，颇有一种电影《红高粱》中西部汉子的样子。

在老表家醉酒是常有的事，但海子绝对不是个酒鬼。老表们都不想让海子多喝，大过年的，免得惹出什么事来。大家在一起喝酒图个欢喜吉利。

可是海子每次酒喝到兴头上来，总是觉得不过瘾，一旦

酒喝光，老表们把空酒瓶在他面前晃荡时，他硬纠缠着老表再去买。无奈，老表们只好尊重这个“大学老师”的意愿，奉陪到底，直至一醉方休。

醉后的海子，像个小顽童，歪歪倒倒，硬想要回家，几个老表僵持不过，只好扶他回去，海子甩开他们的手，逞能地说自己行。他就这一路上跌跌撞撞，在经过水稻田边的小田埂边上时，终于栽进泥巴田，全身沾满淤泥，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回来后，父亲也没有太多责怪儿子。只要求他以后少喝点，以免伤及身体。

1988 年的寒假，海子在家中全身心地投入到《太阳》的创作中去，每天只睡一小会儿，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地写、改、思考。也许是急于求成的缘故，这时的海子对于写作已经到了不要命的地步，把写作等同于生命的人，一定是疯子！但如果这样做了，那么这样的人不失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都可以为艺术而去献身。



海子在四川沐川

母亲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写作，都工作好几年了，莫不是学校交待给他的任务，还是工作分内的事情？她以为儿子写作就是为了工作，或者是为了工作而写作。

农村信息闭塞，加上生活的孤寂，海子和父母亲商量，用自己的工资和家里凑的钱买了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海子喜欢看些新闻类节目，他想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儿。

1988年初，海子提前结束了寒假，带着自己的《太阳》诗稿去了一趟四川，他想会一会之前通过书信联系的"袍哥们"，听听他们的意见。

他面见了众多在中国诗坛上有影响的四川诗人欧阳江河、万夏、廖亦武等人，并和他们愉快地谈论诗歌、谈论生活、谈论一切美与丑的事情。

4月份，海子到了四川沐川，宋渠、宋玮两个兄弟诗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在宋家的房山书院住了近一个月。房山书院门口是一条小溪，背靠郁郁葱葱的青山。它共分四部分，进门是一座小巧的花园，接着便是几间大瓦房，其中两间用作藏书和居住。静极了的房山书院，清澈的小溪从门前经过，月光洒满整个书院，不时飘来兰草的香气。穿过几间大瓦房，就是一座很大的花园和一排厢房，花园里有几棵樱桃树和一些花草。海子在樱桃树下一边吃着沐川上好的早茶，一边谈着一些房山的旧事。沐浴着温熙的春风，海子在这里继续他的《太阳》创作。

此时的S，由于不满他的爱人海子长期飘浮不定，近乎

流浪艺人的生活,毅然决定退出这场爱情游戏之中。

务实的S知道,和一个诗人生活在一起,只能享受到一种精神上短暂的罗曼蒂克。而作为一个女人,则更需要一种稳定的,有足够物质来保证生活质量的平常人家生活。

海子平淡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不想拖累任何一个人。

1988年6月,海子着手创作《太阳·弑》诗篇,也开始了他第二次进藏的旅行。这一次,他仍是作为一个私人旅行者的身份来西藏的。海子和一平、王恩衷三人结伴而行,在青藏线上晃荡了好些日子,进入拉萨。在拉萨作了简单的休整之后,准备进入西藏腹地,对其他地方做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海子此行是想对西藏玄秘的文化作更深入的了解。来拉萨的第二天,他便找到了任职于《西藏文学》杂志社的女诗人,编辑H。

他对H一见钟情。

在此之前,海子跟H通过几封信。

H对西藏文化的熟悉程度是海子没有预料到的,作为一个汉人,可真不简单。海子被她丰富的学识才华深深折服。

海子有一万个理由相信H就是他心目中的女神——"拉萨河的女神"。

他希望H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赐给他人间"烟火",H是个理智的女性,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海子。

海子无比尴尬,他自知失礼了。是自己一时的冲动还是感情的升华?拉萨河可以作证。

但海子自认为再也没脸去见梦中情人——H。H成了他

心头中的一座女神雕像,神圣不可侵犯。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感,海子一行三人去了日喀则,之后,又去了萨迦寺,他看到了亘世罕见的经书。海子热血沸腾,只可惜他看不懂西藏文字,但堆放的经书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足可以让他相信这就是珍宝,世界的珍宝。

再向里深入,海子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他看到了神秘的“天葬”,天葬是藏地古老而独特的风俗习惯,也是大部分西藏人采用的丧葬方法。

藏族的丧葬形式是经历了历史变化的,据藏文史籍记载,在远古的“七天墀”之时,诸王死时是“握天绳升天”,“如虹散失,无有尸骸”。这种情况同藏族人当时的认识有关,当时藏族人认为其祖先来自天上,死后归天。

藏语称天葬为“杜垂杰哇”,意为“关(尸)到葬场”;又称“恰多”,意为“喂鹫鹰”。文中“恰”是一种专门食尸肉秃鹰,谓之“哈桂”。据此可知这种“天葬”亦可谓之“鸟葬”。

仪式让他心惊肉跳,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他对生死轮回的认识。

在返回的路上,车子中途抛了锚,海子下了车,他走到一个玛尼堆前,里面有许多精美绝伦的石佛雕像,海子顺手拾拣了两块,这两块浮雕石佛后来被海子带回北京,放置在昌平的宿舍里,海子对它们敬畏无比,经常烧香跪拜它们。海子死后,这两尊佛像也随他的遗物被托运至怀宁老家,现在镶嵌在他的坟墓边上。

六 和

由诗人唐晓渡、杨炼、芒克等人成立的“幸存者俱乐部”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在北京已有些名气，海子作为俱乐部的一员，定期大老远跑去，参加作品讨论会。

有一次，大伙对他的几部长诗作了严厉批评，他辩驳不了众舌，只好抱着他的诗稿痛苦地回到昌平。

海子是个小字辈，没有多少人会接受他。那些所谓的诗人甚至可以随便嘲笑他，也是在这次会上，他自己写的一个叠声（接连不断地重复诗句，可以唱出来——形同唱诗班那样歌唱）诗歌被那些人狠狠奚落了几番，里面有句诗“蒙古人骑着高头大马飞过天空”，一个圈内诗评家借着此句讽刺道：“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搞什么，只晓得你一直在说‘蒙古人骑着高头大马飞过天空’。”引起哄堂大笑。海子被弄得狼狈不堪，他抱着他的命根子失魂落魄了好几天。

9 月底，海子的《太阳·弑》进入了收尾期。燎原先生在《扑向太阳之豹》一书中介绍了此诗篇的基本情节。

“以暴君统治保持自己王位的巴比仑国王因为惟一的王子自小失踪，所以在其垂暮之年决定以在全国举行一次诗歌大赛的方式，选拔自己王位的继承者。这是巴比仑国历史上历任国王中少有的慷慨，也是少有的残忍之举。因为王位

只有一个，而所有的竞争失败者都无一例外地被处死，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唯一的王位必然以无数参赛诗人的人头为代价。”

“大赛开始若干时日以来，一批批竞选失败的诗人：钺形无名人、小瞎子、稻草人、流浪汉、纵火犯、酒鬼……在国会元老充当裁判官端坐其上，两侧盔甲兵士布列，类似宗教大法会气氛的主席台上，一个个先后被五花大绑地押送而过，前往刑场处死。继而就剩下了来自西边沙漠草原之国，怀有秘密使命的猛兽、青草、吉卜赛，以及前来寻找妻子的剑（宝剑）这样四位青年诗人。”

“剑与这三位青年是患难兄弟。他的妻子红实际上是巴比仑国王的公主，当年在沙漠草原之国时，吉卜赛爱上了红，而红却爱上了剑，并且结婚。此后红鬼使神差地离开剑，来到巴比仑国，并且神经错乱。”

“而现今这个在位的巴比仑国王，当年又是由魔王、天王（他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名叫洪秀全）、血王、乞丐王、霸王（在另一个地点名叫项羽）、闯王（他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叫李自成）和无名国王等十三位行帮霸主结拜的‘十三反王’中的老八。当年的十三反王天不怕，地不怕，以十数年间‘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推翻了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老王朝，从此夺得天下，并推荐老八为其新的王朝——巴比仑国国王。”

“登上国王王座的这位老八，又是一个怀有宇宙大国之梦的充满野心的诗人政治家。为了扬名万世，他不顾十二兄弟和天下百姓的劝告而横征暴敛，决意要修造一座巨大无比的太阳神神庙。神庙终于修成，而百姓们也死了将近一半。于

是，曾是其把兄弟的十二反王重新起来造反，但不幸全部被获处死，只有最小的第十三反王在众兄弟的掩护中皮肉不伤地安全逃脱，在西边建立了一个新的沙漠草原王国，在逃离之前，他偷走了巴比伦王的婴儿——剑。”

“第十三反王不但是众反王中最年青最勇敢的一个，还是世纪交替之际最伟大的诗人。青草、剑等四位青年乃至包括公主红都是受他的影响熏陶而成为诗人的。青草等三位青年此番来巴比仑的一个秘密使命，就是受他的指派杀死巴比仑王以复宿仇的。”

“……只剩下了来自外邦的这四位青年诗人开始残酷的诗歌/王位角逐。猛兽因不忍兄弟间的互相残杀首先用火枪自杀。接着是青草失败毙命。当作为最后的胜利者吉卜赛上场时，他的精神已几近被摧毁。现在，他离实现自己的使命只有一步之遥。当裁判官大祭司宣布了他继承王位的资格，他从国王手中接过象征王位的剑后，立时毫不犹豫地将它刺入巴比仑国王。”

“然而，吉卜赛刺死的却是他当年深爱过的红！精神错乱的红由于意识被操纵而装扮成巴比仑王，而老谋深算的巴比仑王则装扮成了大祭司。中了狡计的吉卜赛愧愤难当执剑自裁。”

“红在临死前神志恢复，认出了装扮大祭司的国王，并让其找来剑作最后的告别。而本是前来寻妻的宝剑此时无可回避地跻身于这场血腥残杀之末最终的复仇。”

“两个最关键的人物终于直面相对。此时已没有诗歌而只有复仇。嘈杂模糊的舞台使两人的对话如在山腹中只能听见片言只语。剑向老迈狡诈的国王怒而兴师问罪：你杀了我

两个儿童般纯洁的兄弟，又杀了我的妻子，我现在就要拧断你的脖子去喂狗……”

“但年青、锐利、血气方刚的剑根本不会想到，整个事态都是完全按着国王的设计进行的。此时已喝下毒药，只有一个时辰可活的国王临终道出了事情的真相：红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儿子。你自小失踪，红长大后就出门寻找哥哥，没想到遇见了你，爱上了你，与你结了婚。后来有人告诉了她，她就离开你回到家乡，从此就发了疯……我只想把王位传给你，如果我不杀死他们……我干了一切为你可干的事，给你留下这铁打的江山和黄金的土地……这最终的真相同时将剑置于罪恶的境地，也使剑意识到他与国王两人生命的肮脏：黑暗的今夜是你我的日子，明天的巴比仑河上又将涌起朝霞的大浪。我的兄弟和爱人又会复活在他们之间。在曙光中，只有肮脏的你我不会复活。”

“接着，已经成为王子的剑斥退廷臣走出王宫，在开满野花的道路上一阵狂奔之后拔剑自刎。……”

这便是《太阳·弑》情节的概括。这部诗篇也是海子《太阳·七部书》中最被西川先生看好的一部，它的写作体系完整、严密，渗透了海子的自我感情，这种感情犹如一座活火山，它潜藏着爆发的危机，一旦爆发，首先被烧伤的将是海子，其实海子已经清楚地知晓他在什么一种危险的边缘。只是他的写作意识已经陷入了复杂的“天境”中，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自拔得了的事，除非他失去思想，失去记忆和精神的存在。

在中国人传统的思想里，这种血缘上的“乱伦”是要遭到报应的，这种题材即便有人想起，也很少发生在文字作品

里。要胆识！也需要像海子这样的天才的语言建筑师去搭建舞台，设计场景。

这部悲剧是他走向生命终结的一个序曲。骆一禾在评价这部诗篇时说："《弑》是一部仪式剧或命运悲剧文体的作品，舞台是全部血红的空间，间或楔入漆黑的空间，宛如生命四周宿命的秘穴。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物恍如幻象置身于血海内部，对话中不时响起鼓、钹、法号和震荡器的雷鸣。这个空间的精神压力具有恐怖效果。本世纪另一个极端例子是阿尔贝·加缪，使用过全黑色剧场设计，从色调上说，血红比黑更暗，因为它处于压力中写下的人物道白却有着猛烈奔驰的速度。这种危险的速度，也是太阳神之子的诗歌中的特征。"

七　我是太阳孝顺的儿子

在完成《弑》后，海子把他的母亲接到了昌平，这是家里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海子邀到京城与他共享亲情的温馨。

母亲来京城时的路线由海子精心安排。

海子在北京站接到了风尘仆仆的母亲。

母亲第一次出远门，又是来京城看儿子，她刚一下火车，就看见了许久未见的儿子，疲倦的脸上露出了笑意。母亲看到海子旁边多了位漂亮的女孩子。她悄声问儿子，那位女孩子是不是他的女朋友，海子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这使母亲喜出望外。因为海子从来没有在父母亲前提及过自己的婚姻大事，随着海子年龄的增大，做父母的不免为儿子的婚姻大事担心。在农村，像儿子这般年龄，基本上都已成家立业。

父母亲甚至在私底下为海子物色了本村一位姑娘，看海子是否同意，只要同意就可以马上结婚。

现在，老人一颗久悬的心终于落地。

女孩子叫"恩特儿"（化名），是海子的一位诗友，因诗歌发展到谈情说爱，颇为浪漫。

恩特儿在一家电视台工作，工作成绩较为突出，很受领

导的赏识,前途一片光明。

海子和他母亲还有恩特儿乘公共汽车来到昌平的住处。母亲惊呼他哪儿来的这么多书，但儿子的房间里除了书,几乎一无所有。

恩特儿快速打来了开水,为海子母亲洗脸,抹去身上灰尘,一个劲地问寒问暖。海子的母亲听不懂这个北方女孩的卷舌发音,她问儿子,恩特儿说的是些什么,海子用怀宁话给妈妈解释了一遍。妈妈又用怀宁话答谢了女孩的问候。恩特儿自然也难以听懂怀宁腔,海子又将母亲的讲话转化为普通话,说给她听……

海子成了母亲和女朋友之间的“翻译”。



海子在四川沐川

母亲对恩特儿的印象很好，她认为恩特儿勤快、懂事、贤慧，是个理想的儿媳妇，儿子海子能够把她娶进门，也算得上是查家上辈子积的德。

海子陪同母亲好好玩了一回京城，品尝到了很多北京风味小吃。母亲第一次吃到烤鸭、羊肉串，她对北京充满了好奇。但海子在陪妈妈逛街时还不忘去书店，而每到一个书店，他总是要买上一两本书，一天下来，海子要背一捆书回家。

母亲不解地问儿子，买那么多书干吗？又不能当饭吃。

海子的社会经验让母亲担心，在陪母亲游完长城后，在一个卖哈密瓜的地摊处，老板用木板标着“四角五个”的广告语吸引顾客，海子和母亲均是第一次见到这新鲜玩意，就不假思索地拎上五个，结果，蛮横的老板非要他以四角五一斤的价格买下五个瓜。卖瓜的人多势众，海子终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下。

通过这件事，妈妈让儿子以后多跟着别人学点社会经验，做人要多长个心眼，免得吃亏。

恩特儿每隔几天便来海子的住处一次，每回来时总带着些水果之类的送给海子妈妈吃。经过几次交流后，母亲与她之间的关系也近乎多了，他们之间仿佛是一对婆婆与儿媳。

母亲偷着乐！

海子去上班后，母亲就偷着给儿子洗衣服。她知道在平时，海子是决不会让她为自己洗衣服的。

孝顺的海子想尽一切办法让母亲吃好、睡好、生活好。为此，他特地从朋友处借了些钱打理母亲在北京的几十天生活，使母亲开心快乐地过每一天。

但是，终使母亲担心的还是他的人际交往，她认为自己

的儿子社会经验欠缺,又有一点儿自命清高,这样的性格一定不能处理好同领导、同事们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海子带母亲去法大的操场上散步,遇到一位政治系的领导,这位领导看到海子领着一位中年妇女散步,估计她是海子的妈妈,就主动向海子先打招呼,海子只是轻声"嗯"了一声,并没有过多地搭理领导的问候。等那位领导走远后,妈妈责怪他要虚心地和领导处理好关系,不要目中无人!

海子的回答是:那个人虽然是领导,实际上肚子里的"墨水"并不多,没有必要去和他多讲话。

母亲发了个小火,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工作怎么能够顺心舒畅!

海子知道惹妈妈生气了,马上转开话题谈论别的事,但妈妈还是咬着这个问题不放,她想再不好好开导教化儿子,将来吃亏的还是自己的儿子。

……

在法大,海子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固执。他一般不参加学校和系里组织的会议和活动,这就意味着他只能拿到每个月的基本工资,而奖金等统统扣除,这在法大有着严格的考勤考核工作制度。这些工作制度直接与工资奖金挂钩。

海子不在乎这些,他自认为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用开会、搞活动的时间来写一些诗的收益比那一点儿钱强百倍。

海子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正因为如此,在评定海子职称的问题上,领导们一再考虑,还是让他停留在"助教"资格线上。



坟场？刑场？（海子自题）

他同样没有怨言！

海子已经习惯了别人对他的一切和他对别人的一切！他知道，两种事物之间的作用力是互相的。如果付出，他渴望得到回报，相反，他也不会过多地去奢求。

母亲临走时，海子瞒着母亲借了三百元钱塞给她，让她回怀宁后买些自己喜欢吃的、穿的、用的东西。

母亲坚决不收儿子的钱，她知道儿子的生活也很艰苦，他更需要钱！况且儿子又在谈恋爱，花销一定不小。

她又把三百元钱还给了海子，这回海子怪妈妈了，强拉着母亲收下三百元钱，算是表一表做儿子的孝心。

望着懂事的儿子，母亲为之感动不已。她收下了儿子的一片心意。

末了，她叮嘱儿子要好好工作，珍惜自己和恩特儿之间的爱情。

母亲走过后，海子收到了大弟弟查曙明给他的一封信。已在家休学一年多的弟弟带着人生的一大遗憾——高考失败在家终日闷闷不乐，他不屈于命运对他的安排，决定再次复读，备战高考，查曙明向哥哥提出了复读的想法。

海子是个读书人，他理解弟弟内心的不甘与郁闷。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再一次支持了弟弟的想法，除写了一封感情深挚的信鼓励飘浮不定的弟弟外，还寄去了三百元钱，用于1989年上半年的复读和生活费用。

因为年近寒假，他又写了封信给他高中时的老师，让老师帮助联系落实复读事宜。

11月21日，《太阳·弥赛亚》的创作被海子铺开。

这时的海子，正用他的天梯（诗歌）搭载着年轻的生命向太阳方向走去。他离太阳越来越近。

青春迎面走来
成为我和大地
开天辟地
世界必然破碎

青春迎面走来
世界必然破碎
天堂欢聚一堂又骤然分开
齐声欢呼　青春　青春
青春迎面走来
成为我和世界

天地突然获得青春
这秘密传遍世界，获得世界
也将世界猛地劈开
天堂的烈火，长出了人形
这是青春　依然坐在大火中

一轮巨斧劈开
世界碎成千万
手中突然获得
曙光是谁的天才

先是幻象万千
后是真理唯一
青春就是真理
青春就是刀锋
石头围住天空
青春降临大地
　　如此单纯

——引自《太阳·弥赛亚·大合唱：献给曙光女神　献给青春的诗》



海子如此疯狂的写作，也有自己的愿望，那就是他渴望自己的长诗被别人认可。这不仅仅是名誉问题。

海子最喜欢的一部诗集是《浮士

德》(Faust),这部作品气势宏大,空间复杂,它给海子的长诗写作提供了一种经验的借鉴。

《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他为此构建了六十年之久,毕生倾注了全身心血。

黄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曾高度评价歌德。他认为别的国家固然有伟大的文学家,但歌德对于德国文化好比太阳对于大地!

海子的捷径似乎走得有点过急!

骆一禾在《海子生涯》一文中再次诠释了海子的史诗构筑的倾向性。"海子史诗构图的范围内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史诗。如果说这是一个泛亚细亚范围,那么事实是他必须经受众多原始史诗的较量。从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看,产生了结构最严整的体系性神话和史诗,其特点是光明、日神传统的原始力量战胜了更为野蛮、莽撞的黑暗、酒神传统的原始力量。这就是海子择定'太阳'和'太阳王'主神殉的原因:他不是沿袭古代太阳神崇拜,更主要的是,他要以'太阳王'这个火辣辣的形象来笼罩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使它们同等地呈现,他要建设的史诗结构因此有神魔合一的实质。这不同于体系型主神神话和史诗,涉及到一神教和多神教曾指向的根本问题,这是他移向对印度大诗《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经验的内在根源。那里,不断繁富的百科全书型史诗形态,提供了不同于体系性史诗、神话型态的可能。然而这和他另一种诗歌理想——把完形的、格式塔式造型赋予潜在精神、深渊本能和内心分裂主题——形成了根本冲突,他因而处于梵高、尼采、荷尔德林式的精神境地:原始力量核心和垂直蒸晒。印度古书里存在着一个可怕的(也可能是美好的)

形象:吠陀神。他杂而一,以一个身子为一切又有一切身,互相混同又混乱。这可能是一种解决之道又可能是一种瓦解。——海子的诗歌道路在完成史诗构想——'我考虑真正的史诗'的情况下,决然走上了一条'赤道':从浪漫主义诗人自传和激情的因素直取梵高、尼采、荷尔德林的境地而突入背景诗歌——史诗。冲力的急流不是可以带动动态的规整么?用数学的话说: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在这种情况下,海子用生命的痛苦、浑浊的境界取缔了玄学的、形而上的境界作独自挺进,西川说这是'冲击极限'。"

他在循着天梯踏歌,以期到达他的神话王国——天堂。这个天堂有美妙的音乐、有美丽的画面、有善良的人民、有伟大的生存。这些都是人间不能有的理想境界。海子在构建这样的神话。

天梯上的夜歌
天堂的夜歌
夜歌歌唱了我
弓箭放下
我画出山坡
太阳放下弓箭
夜晚画出山坡

一群群哑巴
头戴牢房
身穿铁条和火
坐在黑夜山坡

一群群哑巴
高唱黑夜之歌
这是我的夜歌

这是我的夜歌
歌唱那些人
那些黑夜
那些秘密火柴
投入天堂之火

黑夜　年轻而秘密
像苦难之火
像苦难的黑色之火
看不见自己的火焰
这是我的夜歌

黑夜抱着谁
坐在底部
烧得漆黑

黑夜抱着谁
坐在热情中
坐在灰烬和深渊
他茫然地望着我
这是我的夜歌

——引自《太阳·弥赛亚·夜歌》

1989 年初，海子故地重游四川，他仿佛要找寻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美丽风景。

他的梦留在了四川。

八　生命最后的礼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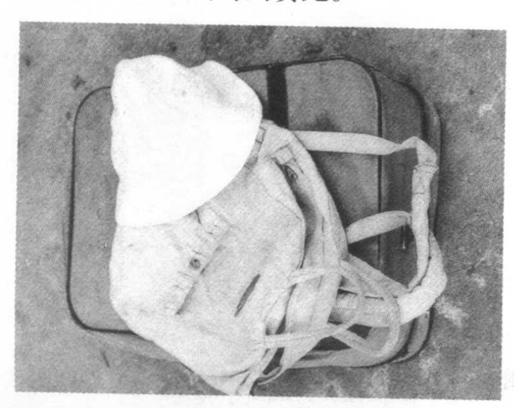
村庄，在五谷丰盛的村庄，我安顿下来
我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
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
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村庄》

等到回到查湾村，他已经身无分文。

这一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带些礼物回家。刚一进门就喊着妈妈要饭吃，他饿极了。

这一次在家，海子发起冲刺，不要命地写诗，仿佛是一个危重的病人在同时间赛跑。



要不是写作《太阳》，海子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和父母说自己的一部作品集要出版了，可能会赚取一笔稿费，

海子讲得很诚恳,好像帮助改变家庭境况的机会已经来了。

海子确实被物质——这个无情的情人折磨透了。他曾幻想如何能使自己和家里变得富绰起来。单凭他写的诗歌,岂能养家糊口?

就在前不久,他和几个北大同学聚会,有人建议海子和他们一道“下海”,去海南办报纸。

海南是经济特区,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全国众多的热血青年,他们在此大显身手,绝大部分知识青年都找到了用武之地,并且混得不错。

凭文字功底和写作水平,海子完全有能力去报社做一名编辑,当编辑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工作游刃有余。

另外,昌平孤独的生活已使他不堪忍受,早在两年多前他写的那首有名的《在昌平的孤独》可以佐证他的处境。

孤独是一只鱼筐
是鱼筐中的泉水
放在泉水中

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
梦见的猎鹿人
就是那用鱼筐提水的人

以及其他的孤独
是柏木之舟中的两个儿子
和所有女儿,围着诗经桑麻沅湘木叶

在爱情中失败

他们是鱼筐中的火苗

沉到水底

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

孤独不可言说

因为孤独，海子内心的苦无处可诉。他的大脑需要调节，但是囿于环境的局限，海子不进不出，生活处于一种流离状态。

他曾经和骆一禾提起，能不能叫一禾帮忙把他调到北京城，在《十月》编辑部找到一份编辑工作。



海子与友人在一起

一禾对此事无能为力，作为海子的好朋友，他不想说出事因来，怕伤及海子脆弱的心。一禾只对他说再等等看，一有机会就马上首先为海子争取。

西川大学毕业后分至新华社工作，也留在城内。

包括海子的一些大学同学，他们平时见面聊天的机会少得可怜。

海子需要交流，即使不写诗歌。人的感情是不能被长时间禁锢的，一旦封闭的时间长了，就像深藏在水底的深水炸弹，不小心就会发生猛烈爆炸。

当海子欲把法大教师的职务辞掉，和几个朋友去海南办报纸一事认真地和父亲查振全提起时，父亲勃然大怒，拍桌子狠骂他的儿子。

海子害怕极了，父亲很少这样。

“好好的一个铁饭碗不要，去海南做什么？流浪？”

“好不容易把你给培养出来，你却要自己毁掉自己……”

……

海子没有想到父亲会发这么大的火。他吓得双腿直哆嗦，哭了起来，像个受伤的孩子。

坐在一旁的母亲也跟着哭了起来。

她第一次看到儿子如此悲伤。

晚饭时，海子只吃了几口，又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笔又写了起来。

母亲推开门，端来一碗面条放在桌边。她试着问儿子到底辞不辞去法大的工作，海子直截了当地回应母亲：“我还当老师就是啦。”

母亲拿着怀疑的目光瞅了瞅海子。她看儿子并没有在意，就默不作声地走出了房间。

几天后，母亲问及儿子和那位在电视台工作的女孩关系发展得如何，海子保持了沉默。

大年初六，海子写的诗稿已经集满一摞子，但他似乎不满足自己的这些稿子。

他把大弟弟送到了他的母校——高河中学，安置妥了一切事情之后，海子告诉弟弟："等高考成绩出来后，我就联系北京的一些高校帮着录取。"

"一定要为父母争口气！"海子语重心长地道出了这句话。

大弟弟把哥哥送到汽车站，海子也将再赴北京。

海子在车站停顿了一会儿。他突然问弟弟眼睛是否近视，弟弟说有一点儿。

海子随即从口袋里拿出三十元钱递给大弟弟。

他告诉大弟弟，用十元钱去配副眼镜，剩下的二十元钱买些营养补品。学习固然很重要，但身体更是本钱，没有好的体魄，学习再好也不顶用。

车子来了，海子上了车，大弟弟依依不舍地向哥哥挥手致别。

他不会想到，这竟是同哥哥的最后一面！

九 遁

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最后恩特儿还是离开了海子的怀抱,海子再一次陷入失恋的巨痛之中。

二十五岁的海子,感情的道路走得好艰难!

回想感情之路,第一个女朋友蓝波湾令他难忘。

此时的蓝波湾已经去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闭上眼睛,蓝波湾便会凸现在海子的记忆里,他把自己比喻成《红楼梦》中凋零落魄的宝玉哥。

贾宝玉　太平洋上的贾宝玉
太平洋上:粮食用绳子捆好
贾宝玉坐在粮食上

美好而破碎的世界
坐在食物和酒上
美好而破碎的世界,你口含宝石
只有这些美好的少女,美好而破碎的世界,旧世界
只有茫茫太平洋上这些美好的少女
太平洋上粮食用绳子捆好
从山顶洞到贾宝玉用尽了多少火和雨

贾宝玉的结局是看破人间红尘，最后遁入空门，海子是否要遁入他理想的精神境地——太阳呢？

“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这是绝望的海子用生命做最铿锵有力的呐喊。

海子万分无奈。

随着《弑》创作的深入，海子的幻觉大大出现了问题，他头脑的容量超越了巨大的空间想像力，按照能量守恒定律，这部大诗的构制范围远不能被一些简单的汉字、词组以及平常的想像空间所容纳，而且海子的制作中心是“太阳”——本身的能量可以产生巨大的爆炸、迅速燃烧、形成耀眼的火球。时间和速度的比重与“太阳”的能量发生严重失差，这就导致他只能以一种敬畏者的身份出现在“太阳神”的面前。


海子在山海关

他无地自容，深深陷入不平衡的非守恒定律中，这是可怕的事实。这完全是由他的《太阳》诗篇创作而引起的可怕的事实。

噩梦经常将他惊起，仅有的一点睡眠时间也被剥夺了。

他的听觉开始出现了问题，耳边经常有莫名其妙的声响出现，那种声音强烈、可怕地刺激着他的感官，以至于他想捂住自己的耳朵都无法消除声响的出现。

更要命的是他头脑中出现了可怕的幻觉。一进房间，幻觉就变本加厉地折磨他，仿佛有恶魔在指使他做什么，海子控制不住自

己的意识。

海子的大脑被“麻绳”捆绑得结结实实，一躺下床，硕大无比的“怪物”就把他压住，他不能呼吸，经常从梦中惊起。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着。

海子快要崩溃了。

他甚而怀疑有“异教徒”在控制他的意识。

这一切，都与他疯狂的诗歌创作有关，“太阳”的主导意念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他的神经中枢。

1989年3月24日夜里，可怕的状况又一次出现。但被意念折磨透了的海子认为有人在控制他的思维。他认为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上帝要召他回天，他的大脑处于暂时性的“紊乱”状态，但并没有达到“疯狂”的临界值状态，他安排了自己的“死”。他写了封遗书：

一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和××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海子　89.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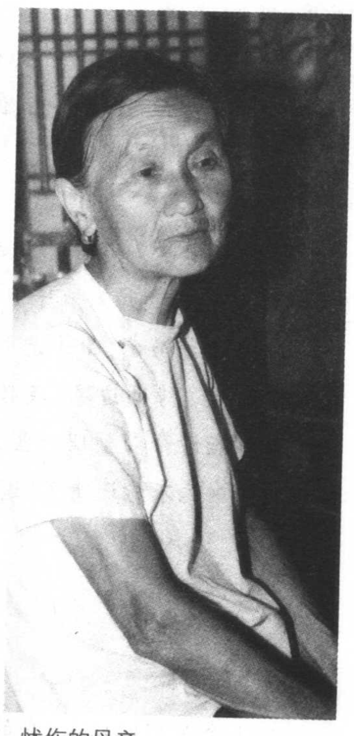
二

另外，我还提醒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的幻听到心声中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

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海子　89.3.24　夜5点

二十五日夜里，同事被他的大叫声“我活着没意义了”吵醒。



忧伤的母亲

同事以为海子出了什么事，迅快地从床上爬起来敲海子的门，问他出了什么事。海子面色苍白地说：“不好意思，惊扰您了，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海子感觉自己像是做错了什么，就郑重地向同事道了个歉。

同事听他这么一说，安慰他几句就走了。

海子再也睡不着了，他穿好衣裳。

近来“恶魔”的摧残，他的意志已经完全坍塌，他不

能,也不想再这样被痛苦地折磨下去了。

海子实在太痛苦了。

如果这样痛苦地活下去,还不如到自己构建的另一个天堂——太阳中去。

只有结束人世间的生存了。

海子决定乘着天梯(铁道)去上帝(太阳)那儿去报到。

他接着昨天再次写起了遗书,他的死要让一部分人知晓。首先是他的家人。

三

爸爸、妈妈、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学院××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海 子 89.3.25

四

一禾兄:(骆一禾:诗人、《十月》杂志编辑)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海 子 89.3

五

校领导:

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残暴地

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或××负责。××：××××××××学院；××：现在武汉。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或死亡都必须也由××和××负责 。

海子　89.3.25

从这几封信可以看出，此时的诗人已经神经错乱，走火入魔了。这种精神崩溃，最终导致了诗人的死亡。

1989年3月26日，这天是海子的公历生日。一大早，海子穿着一件白衬衣、蓝裤子，肩挎一个军用书包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老校区，在校园里来回溜了几圈，改乘汽车来到了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这是个寓意天地结合的地方。

他沿着"天梯"（铁道）向前走。

傍晚时分，他在铁轨的一处躺下，他要将他的已通"小周天"与下半身分离。

一列货车呼啸而来。

海子遁入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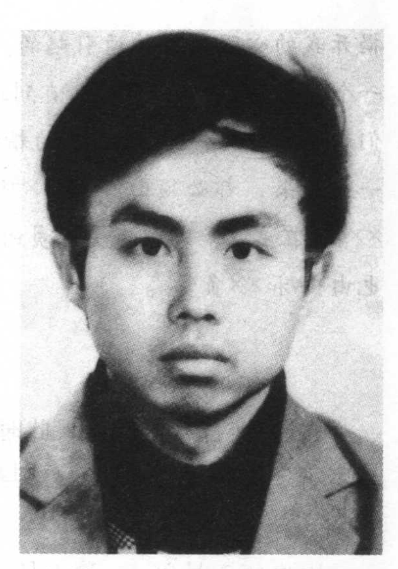
校方用电报通知了他远在安徽农村的父母亲。

几天后，痛不欲生的父母亲将他的骨灰盒从北京带回查湾村。

海子的灵魂永远留在了查湾村，这方生他养他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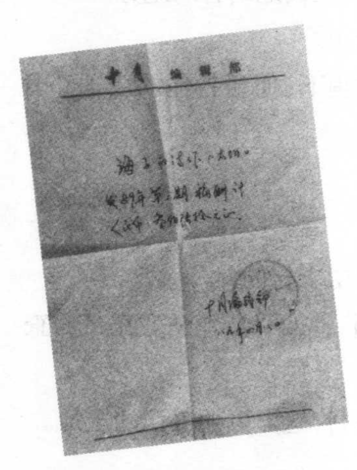
土地无声。

土地——无声。



海子遗像

海子的墓碑



中青 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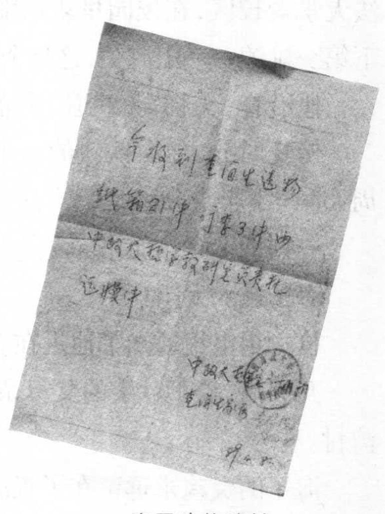
海子 [illegible]

[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稿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海子稿费



今收到查海生遗物

纸箱21件 行李3件 由

中国人[illegible]研究室负责托

运[illegible]

[illegible]

海子遗物清单

附录一
评论、回忆以及怀念

这颗彗星的陨落给人以震撼；他的陨落时间以及他的陨落方式。他的一生似乎只是为了发光。他把非常有限的生命浓缩了，让他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显示生命的全部辉煌。

——引自《不死的海子·序言》 作者：谢冕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
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
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海子《土地王》(1987)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生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像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

在海子自杀的次日晚，我得到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怎么可能这样暴力？他应该活着！

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前，海子、骆一禾、老木和我，还曾在我的家中谈到歌德不应该让浮士德把“泰初有道”译为“泰初有为”，而应该译为“泰初有生”，还曾谈到大地丰收后的荒凉和亚历山大英雄双行体。海子卧轨自杀的地点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自杀时他身边带有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一禾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们到我家来看我是出于海子的提议。

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其中大部分将证明是荒唐的。海子身后留有近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他一生仅记的3篇日记。早在1986年11月18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得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梵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海子死后，一禾称他为“赤子”——一禾说得对，因为在海子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诗篇中，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海子：单纯、敏锐，富有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这种关心和坚信，促成了海子一生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他未及最终完成。他选择我们去接替他。

当我最后一次进入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我所熟悉的主人不在了，但那两间房子里到处保留着主人的性格。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梵高油画《阿尔疗养院的庭院》的印制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块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十六七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大书架——另一个书架靠在东墙——书架上放满了书。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

这就是海子从1983年秋天到1989年春天的住所，在距北京城60多里地的小城昌平（海子起初住在西环里，后迁至城东头政法大学新校址）。昌平小城西傍太行山余脉，北倚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这些山岭不会知道，一个诗人每天面对着它们，写下了《土地》、《大札撒》、《诗剧》、《弑》、《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在这里，海子梦想着麦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遥远的事物。海子生活在遥远的事物之中，现在尤其如此。

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你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与梦想着天国，而却在大地上找到一席之地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不同，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那是1986年夏天，我去昌平看他，我拉他去看了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藏之行和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

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读书,间或吃点东西,晚上7点以后继续开始工作。然而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他会兴高采烈地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天里光着屁股偷吃地里的茭白,他会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比如“从好到好”,他会告诉你老子是个瞎子,雷锋是个大好人。

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海子曾自称为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脑海里挤满了幻像,不过又和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不同。我们可以以《圣经》的两卷书作比喻:海子的创作道路是从《新约》到《旧约》。《新约》是思想而《旧约》是行动;《新约》是脑袋而《旧约》是无头英雄;《新约》是爱,是水,属母性,而《旧约》是暴力,是火,属父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于“一个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于是海子早期诗作中的人间少女后来变成了天堂中歌唱的持国和荷马。我不清楚是什么使他在1987年写作长诗《土地》时产生这种转变,但他的这种转变一下子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天空和大地。海子期望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殷切渴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大陆。

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要深入谈论海子其人其诗,以及他作为一个象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海子一定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是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之一。

在一首有关兰波的诗中海子称这位法兰西通灵者为“诗歌烈士”,现在,孤独、痛苦、革命和流血的他也加入了这诗歌烈士的行列。出自他生命的预言成了他对自我的召唤,我们将受益于他生命和艺术的明朗和坚决,面对新世纪的曙光。

我和海子相识于1983年的春天,还记得那是在北大校团委的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他只有19岁,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开始诗歌创作的。

说起海子的天赋,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叹。海子15岁从安徽安庆农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初在校刊,后转至哲学教研室,先后给学生们开过控制论、系统论和美学的课程。海子的美学课很受欢迎,在谈及“想像”这个问题时,他举例说明想像的随意性:“你们可以想像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学生们知道他是一位诗人,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10分钟的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哦,那些聆听过他朗诵的人有福了!

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子,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然而海子却为她们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诗篇。“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四姐妹》)这与莎士比亚《麦克白斯》中三女巫的开场白异曲同工:“雷电轰轰雨蒙蒙,何日姐妹再相逢?”海子曾怀着巨大的悲伤爱恋着她们,而“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哦,这四位女性有福了!

海子在乡村一共生活了15年，于是他曾自认为，关于乡村，他至少可以写作15年。但是他未及写满15年便过早地离去了。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泥土的光明与黑暗、温情与严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质，化作他出类拔萃、简约、流畅又铿锵的诗歌语言，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哦，中国广大贫瘠的乡村有福了！

海子最后极富命运感的诗篇是他全部成就中重要的一部分。他独特地体验到了"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现在，当我接触到这些诗句时，我深为这些抵达元素的诗句所震撼，深知这就是真正的诗歌，那么现在，他已经不必再讲他的诗歌"不变铅字变羊皮了"的话，因为他的诗歌将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哦，中国簇新的诗歌有福了！

1990年2月17日

——《怀念》 作者：西川

海子去世以后，我写过一篇名为《怀念》的文章，那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现在5年过去了，海子的确成了一个神话：他的诗被模仿；他的自杀被谈论；有人张罗着要把海子的剧本《弑》谱成歌舞剧；有人盘算着想把海子的短诗拍成电视片；学生们在广场或朗诵会上集体朗诵海子的诗；诗歌爱好者们跑到海子的家乡去祭奠；有人倡议设立中国诗人节，时间便定在海子自杀的3月26日；有人为了写海子传而东奔西跑；甚至有人从海子

家中拿走了(如果不说是“掠走了”)海子的遗嘱、海子用过的书籍以及医生对海子自杀的诊断书（这些东西如今大部分都已被追回)。海子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了一生,死后为众人如此珍视、敬仰,甚至崇拜,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诗歌的力量所在。当然,很难说在对海子的种种缅怀与谈说中没有臆想和误会，很难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围观的味道。忽然有那么多人自称是海子的生前好友，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他们是想从海子自杀这件事上有所收益,他们是想参与到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事件”当中来。

或许臆想和误会悉属正常。一个人选择死亡也便选择了别人对其死亡文本的误读。个人命运在一个人死后依然作用于他,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海子自杀这件事上,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两种反应:一种是赞佩,一种是愤怒。有时我们会听到这样一种高声断喝:“海子是个法西斯！”“海子是自我膨胀的典型!”有一种观点把海子变成了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海子是那类练黑道武功的杀手,虽然武艺高强,但到底不是正宗,因此自身积郁了太多的毒素。海子最终是为自身的毒素所害。大体说来,海子自杀激怒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怀有高尚然而脆弱的道德理想的读者；另一类便是自身尚在谋取功名的诗人。我在美国出版的《一行》诗刊上读到过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叹语:“怎么让这小子玩了头一把?”似乎在自杀上也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似乎海子从对诗歌语言的霸占最终走到了对死亡的霸占,似乎海子的死废掉了别人的死。这几年诗歌界内部对海子诗歌的评价较之1989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些人认为海子的诗歌写作其实尚处于依

赖青春激情的业余写作阶段，并未真正进入专业写作，又比如认为海子只有他的梦想却没有他的方法论。这些观点或许都有道理，但是否也有人依然把海子视作一个挡道的人呢？

不过，尽管人们对海子的评价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海子的死带给了人们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但是，理论界似乎对此准备不足，因此反应得有些措手不及，这一点从有人将海子与屈原、王国维、朱湘，甚至希尔维亚·普拉斯扯在一起就能看出。这种草率的归类表明，人们似乎找不到现成的、恰当的语言来谈论海子，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给海子定位。于是便有了一些想当然的见解。四川诗人钟鸣在其文章《中间地带》里，把海子说成是一个奔走于小城昌平和首都北京之间的人，认为海子在两个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因此便只好让自己在精神上处于一种中间地带。上海评论家朱大可在其《宗教诗人：海子与骆一禾》一文中，赋予海子的死以崇高的仪典意义；于是海子便成了一个英雄，成了20世纪末中国诗坛为精神而献身的象征。朱文认为海子选择在山海关自杀也有其特殊的用意，因为山海关是长城的起点，是“巨大的种族之门”，与历史上最大的皇权专制有关。我想，海子若真做此想，那么他定然脱不了演戏的干系，他的自杀也便成了自我献祭。而事实上，海子并没有选择山海关，而是选择了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那是一个适于自杀的地点，海子之前，曾有三个人在那里自杀。

本来在写了《怀念》那篇文章之后，我就不打算再拿海子做任何文章。我想我的责任是把海子的诗歌整理发表出来，使

之不致湮没、失散。至于如何评价海子的诗歌及他的自杀，应该由一些更加客观的人去探讨。特别是关于他的自杀，我一直不愿意说得太多。在我看来，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谈论他们的死亡的（我们顶多只能谈谈我们对自己的死亡的猜测），而一个握有死亡这枚大印的人，甚至可以蔑视恺撒这样的强权。当然，我也知道约翰·顿说过这样的话："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我想约翰·顿虽然指出每一个人的死都与我们有关，但他绝无意使每一个人的死都成为一种话语。换言之，我们从那死去的人身上所看到的，不是那人的死而是我们自己的死。这种醒悟使我们向生命睁开眼睛，知道我们还活着，而且还不得不忍受太具体的生活内容。

海子去世以后，理论界大多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来对海子加以判断。我不否认海子自杀有其形而上的原因，更不否认海子之死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意义，但若我们仅把海子框定在一种形而上的光环之内，则我们便也不能洞见海子其人其诗，长此以往，海子便也真会成为一个幻象。在诗人自杀这个问题上，还是加缪有着一种更加实在，也是更加站得住脚的看法。

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一书中指出："人们极少（但不能排除）因为反思而自杀。"的确，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海子也不例外。5年来，我对导致海子自杀的一些具体原因不愿多谈，是怕使海子受到伤害。但当我看到人们在思考海子自杀这个问题上越走越远，而且在诗歌写作和诗人行为上带来某些不良影响时，我又颇感不安。为此我写下这篇文章，

以期澄清某些基本事实。但愿它们不会为某些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

以下是我所知和我所猜测的海子自杀的原因:

①自杀情结　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我在《怀念》中已经引述过海子于1986年写下的一篇日记,那篇日记记于他一次未遂自杀之后。此外,我们从海子的大量诗作中(如发表于1989年第一、二期《十月》上的《太阳·诗剧》和他至今未发表过的长诗《太阳·断头篇》等),也可以找到海子自杀的精神线索。他在诗中反复、具体地谈到死亡——死亡与农业、死亡与泥土、死亡与天堂,以及鲜血、头盖骨、尸体等等。海子对于死亡的谈论甚至不仅限于诗歌写作中。他死后,朋友们回忆起他生前说过的一些话,深悔从前没有太留意。有一位海子在昌平的友人告诉我,海子甚至同他谈到过自杀的方式。海子选择卧轨,或许是因为他不可能选择从飞机上往下跳;在诸种可能的自杀方式中,卧轨似乎是最便当、最干净、最尊严的一种方式。我想海子是在死亡意象、死亡幻象、死亡话题中沉浸太深了,这一切对海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暗示。人说话应该避谶,而海子是一个不避谶的人。这使得他最终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海子的另一个自我暗示是"天才短命"。在分析了以往作家、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与其寿限的神秘关系后,海子得出这一结论;他尊称那些"短命天才"为光洁的"王子"。或许海子与那些"王子"有着某种心理和写作风格上的认同,于是"短命"对他的生命和写作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探究海子的写作方式与其写作理想的矛盾时还会谈到。

海子对自己自杀的看法或许与那些批评家的看法有较大

不同。谁知道呢？也许那些批评家是正确的，而海子自己反倒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而死。但我想我们至少应该了解海子的形而上学，那就是："道家暴力"。我一直不太明白"道家暴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道者，天道，太初有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之道，可这与暴力有什么关系呢？海子把道形象化为一柄悬挂于头顶的利斧，可道为什么只能是利斧而不能是别的呢？1987年以后，海子放弃了其诗歌中母性、水质的爱，而转向一种父性、烈火般的复仇。他特别赞赏鲁迅对待社会、世人"一个也不原谅"的态度。他的复仇之斧、道之斧挥舞起来，真像天上那严厉的"老爷子"。但海子毕竟是海子，他没有把这利斧挥向别人，而是挥向了自己，也就是说他首先向自己复仇。他蔑视那"自我原谅"的抒情诗。他死于道。

②性格因素　要探究海子自杀的原因，不能不谈到他的性格。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爱干净，喜欢嘉宝那样的女人，有时有点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多数情况下，海子像一只绵羊一样对待他人。有一回海子的一个同事给他送信，因为信有好多封，那人便一边读着信封上海子的名字——"海子海子海子"——一边把信递给他。可是忽然，送信人不再读"海子海子海子"，而改口为"孙子孙子孙子"，海子觉得送信人是在说着玩，便只是笑，倒是站在一旁的骆一禾火了起来，把送信人大骂一顿。一般说来，海子是温和的，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而且愤怒起来像一只豹子。有一回他在饭馆里一个人和几个人打起架来，结果打碎了眼镜，脸上也留下了血痕。事后他对我说，因为当时他真把命豁出去了，所以他一个人和那几个人打了个平手。

海子性格的形成，应该既有其先天因素，也有其后天因

素。所谓后天因素，自然指的是其农业背景。海子是农业的儿子，他迷恋泥土，对于伴随着时代发展而消亡的某些东西，他自然伤感于心。1989年初，海子回了趟安徽。这趟故乡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凉之感。"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他说，"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至于先天因素，我指的是他的星座。海子生于1964年4月2日，属白羊星座。如果我们不仅仅是出于迷信的兴趣来看待他的星座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发现某些有趣的东西。海子一生热爱梵高，称梵高为"瘦哥哥"，而梵高恰恰也是白羊星座生人，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吗？

是否生于这个星座的人都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倾向？早在1984年，海子就写过一首献给梵高的诗，名为《阿尔的太阳》。诗中写道：瘦哥哥梵高，梵高啊/从地下强劲喷出的/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是丝杉和麦田/还有你自己/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

这首诗写的是梵高，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是海子的某种自况吗？"不计后果"这个词，用在海子身上多么贴切！

③生活方式　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我在《怀念》一文中对此已有所描述。我要补充的一点是，海子似乎拒绝改变他生活的封闭性。他宁可生活在威廉·布莱克所说的"天真"状态，而拒绝进入一种更完满、丰富，当然也是更危险的"经验"状态。

1988年底，一禾和我先后结了婚，但海子坚持不结婚，而且劝我们也别结婚。他在昌平曾经有一位女友，就因为他拒绝与人家结婚，人家才离开了他。我们可以想像海子在昌平的生活是相当寂寞的；有时他大概是太寂寞了，希望与别人交流。

有一次他走进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可没有那种尼采式的浪漫,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我想是简单、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他的生活缺少交流,即使在家里也是如此。他同家人的关系很好,同大弟弟查曙明保持着通信联系。但他的家人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和写作。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老师。海子死前给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一段时间,海子自己大概也觉得在昌平的生活难以忍受。他想在市里找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住得离朋友们近一些。但是要想在北京找一份正式的、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海子的死使我对人的生活方式颇多感想,或许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被一张网罩住,而这张网就是社会关系之网。

一般说来,这张网会剥夺我们生活的纯洁性,使我们疲于奔跑,心绪难定,使我们觉得生命徒耗在聊天、办事上,真如行尸走肉。但另一方面,这张网恐怕也是我们生存的保障,我们不能否认它也有可靠的一面。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像一只只手紧紧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离开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些手会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杀时显然没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

④荣誉问题 弥尔顿说过:追求荣誉是所有伟大人的通病。我想海子也不是一个对被社会承认毫无兴趣的人。但和所有中国当代诗人一样,海子也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诗人的不信任,以及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守旧文学对于先锋文学的抵抗。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受到压制的先锋文学界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

理解、互相排斥。海子生前(甚至死后)可谓深受其害。尽管我们几个朋友早就认识到了海子的才华和作品的价值，但事实上1989年以前大部分青年诗人对海子的诗歌持保留态度。诗人AB在给海子的信中就曾批评海子的诗歌“水分太大”。1988年左右，北京有一个诗歌组织，名为“幸存者”。有一次“幸存者”的成员们在诗人CD家里聚会，会上有诗人EFG和HI对海子的长诗大加指责，认为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海子恰恰最看重自己的长诗，这是他欲建立其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的最大的努力。他认为写长诗是工作而短诗仅供抒情之用)。1987年，海子到南方去旅行了一趟。回京后他对骆一禾说，诗人JK人不错，我们在北京应该帮帮他。可是时隔不久，海子在一份民间诗刊上读到了此人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概说到：从北方来了一个痛苦的诗人，从挎包里掏出上万行诗稿。这篇文章的作者评论道：“人类只有一个但丁就够了。”“此人(指海子)现在是我的朋友，将来会是我的敌人。”海子读到这些文字很伤心，竟然孩子气地跑到一禾处哭了一通。这类超出正常批评的刺激文字出自我们自己的朋友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因为几乎在同时，北京作协在北京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会上居然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罪名”：“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海子不是作协会员，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会议，于是只有坐在家里生闷气，而对于那浅见蠡说毫无还击之力。在所有这些令人不解和气愤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最为恶劣。

海子生前发表作品并不顺畅，与此同时他又喜欢将写好的诗打印出来寄给各地的朋友们，于是便有当时颇为著名的诗人LMN整页整页地抄袭海子的诗，并且发表在杂志上，而

海子自己都无法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后来，此人欲编一本诗集，一禾、海子和我便拒不参加。

⑤气功问题　有一件事人们或许已有所耳闻，但我却一直不愿谈论，因为我怕某些人会对此加以利用。现在为了客观起见，我想我应该在此谈一谈。这件事情便是海子对气功的着迷。练气功的诗人和画家我认识几个，据说气功有助于写作，可以给人以超凡的感觉。海子似乎也从练气功中悟到了什么。他跟他的一位同事，也是朋友，学气功。有一回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开了小周天。他可能是在开大周天的时候出了问题。他开始出现幻听，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搞得他无法写作。而对海子来说，无法写作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生活。也是在那时，海子对自己的身体也有某种幻觉，他觉得自己的肺已经全部烂掉了。海子前后留有三封遗书。他留给父母的那封遗书写得最为混乱，其中说到有人要谋害他，要父母为他报仇。但他的第三封遗书(也就是他死时带在身上的那封遗书)却显得相当清醒。他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海子自杀后医生对海子的死亡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海子所在的学校基本上是据此处理海子自杀的事的。但我想，无论是医生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校方都不可能真正、全面地了解海子其人。倘若有人要充当冷酷的旁观者来指责或嘲弄海子，那么实际上他也是在指责和嘲弄他自己。他至少忘记了他自己，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生存。

⑥自杀导火索　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在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这个女孩子 1987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做学生时喜

欢海子的诗。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中等身材,有一张圆圆的脸庞。她大概和去年去世的内蒙古诗人薛景泽(雁北)有点亲戚关系。海子最初一些诗大多发表在内蒙的刊物上恐怕与这个女孩子有关。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至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的,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见到她,她对海子很冷淡。当天晚上,海子与同事喝了好多酒。他大概是喝得太多了,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他不该说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他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现在推算起来,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应到了山海关,我想任何人,心里难处再大,一经火车颠荡,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闷也应化解了。看来海子是抱定了自杀的决心。他大概在山海关呆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

⑦写作方式与写作理想　以上我谈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正如加缪所说:“最清楚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我想海子的自杀应该也有其更加内在的原因,那就是他的写作。记得有一次海子、白马和我在骆一禾家里聚谈,

大家谈到写作就像一个黑洞,海子完全赞同这种看法。海子献身于写作,在写作与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距离。所以确切地说海子是被这个黑洞吸了进去。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海子迷信"短命天才",这势必影响到海子的写作方式。他可以一晚上写出几百行诗,而坐下来的头两个小时所写的可以几乎是废品。这与叶芝那一天只写六行诗或菲利普·拉金那一两年才写一首诗的工作方式多么不同。海子的写作就是对于青春激情的燃烧,他让我们想到一个来自德国文学的词:狂飚突进。然而,海子梦想中最终要成就的却不是"狂飚突进"的诗歌,他所真正景仰的大诗人是歌德。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个矛盾。歌德的《浮士德》从从容容地写了60年,并非一蹴而就,而海子却想以激情写作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大诗《太阳》。他从浪漫主义的立场上向古典主义的歌德踊身而跃,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他落到了介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的荷尔德林身上。海子所写的最后一篇诗学章就是《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最终发了疯,而海子则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命运的暗合?这不能不说是海子写作本身的一个悲剧:在他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几乎不可跨越的鸿沟。当我们读到他那么多匆匆忙忙写下的未完成的长诗章节时,我们由衷地感到惋惜。以他的才分,而不是以他的工作方式,海子本可以写出更多、更好、更完整的作品来。

海子的一生,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他肯定受到崇拜太阳的古埃及人、波斯人、阿兹特克人的鼓舞,并且也受到了"死于太阳并进入太阳"的美国诗人哈里·克罗斯比的震撼。海子终其一生而没有完成的大诗《太阳》,已

经足以将其自身照亮。由此说来,海子的一生不是昏暗的而是灿烂的。然而,对我而言,海子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朋友。他有优点,也有弱点,甚至有致命的弱点。我想我们应该对死者有一个切合实际的了解,就像我们对自己所做的那样,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我在这里说的是一些导致海子自杀的具体原因,是他的切肤之痛,至于海子那导致海子自杀的形而上的原因,肯定有人比我有更多的话要说。

此外,我之所以具体地写下海子的死因,是由于自海子自杀以来,死亡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至今已有不少于14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

或许病故和被害是我们力所不能止,但对于自杀,我们不应该再在其中掺入太多的臆想和误会。听说浙江有一位青年诗人在自杀前就曾在海子的家乡祭奠过海子,这让我难过。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肯定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一种阴郁的气氛只能培养狭隘的头脑,这对于写作是相当不利的。

——《死亡后记》 作者:西川

5月31日下午,像往常一样,我在房间里看书,总听见门轻轻地响着,像是有人来,出去看过几次,没有,那声音太像一禾静静地走过来了,他总是这样,轻轻地推门,轻轻地坐下,轻轻地说话,做着一些简单的手势,他的目光慢慢地渗透你,带

你去他的《大海》。

整个下午，总是觉得他在走进来，盼着他走进来。

得知他病倒是在5月15日的晚上，走进那座熟悉的院门。敲过门后，出来开门的不是常见的那位保姆，是一禾的姐姐："一禾住院了，情况很不好。"随后，她讲着一禾在13日晚上的情况。我听着，只是不断重复着一句话："前几天晚上他还在我家。"这是强加给我们的一个事实，听完后，我感觉到我的血似乎慢慢流尽，情绪坏极了。

青年诗人海子去世后，一禾更经常地来我这儿，他的悲伤无法掩饰，他不断地谈着海子的往事，亲人般地为海子的丧事奔忙着。得到海子死讯的那天，我恰恰收到了《草原》杂志，那上面发表了我代约的海子最后完成的几首短抒情诗。人去诗在，更添一番悲愁，晚上到一禾那里，相对无言时，深觉他的周围已被哀愁布满。

"我的那本诗集暂时不出了，要千方百计把海子的诗集出出来。"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相信每一个诗人，都知道这话的分量，那些日子，他无法睡着，他说："总觉得海子没有死。"

从山海关办完海子的丧事回来，他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家，身上头上落满尘土，他细细地讲着经过，他的倦意与悲伤是那样的重，他神圣的情意光辉，使我感动。

在处理了海子的大部分遗稿后，我和一禾参加了几位诗人的集会，他不断地喝酒，几乎不吃饭菜，怕他醉时，已经劝不住了，夜里送他回甘家口的新家时，他说："我要这样，海子死后我太沉重了，我要把这些吐出去。"

海子死了，一禾用友情和艺术家的良知，完成着他的人格，海子的死及丧事，遗稿的处理，使一禾加快地走向5月31

日。

——引自《正午的黑暗》 作者:邹静之

海子自杀后,第三代诗歌内部议论纷纷。死亡及其方式使海子的面孔变得深奥。不论他的本意如何,这次死亡在具体的时空内无可避免地成了一个象征。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还没有自杀的呢!海子是第一人。言下之意,海子死得其所、恰到好处、正是时候。他们为此欣喜若狂,第三代诗歌运动也似乎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里,除了头脑简单的认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第三代诗人对行动的渴望。

自杀是行动最极端的形式,它理应受到行动主义者们的推崇。

我曾讲过第三代诗歌的共性特征:实验。实验就其反证本质而言就是对传统诗歌概念的背叛。到了极致,甚至否定诗必须由语言材料构成。纸笔也纯属多此一举或者可有可无。诗至此可以是身体的艺术、行动的艺术。为了和日常生活区别开来,行动主义者一直在寻求超凡脱俗的行动。他们酗酒、打架、玩女人、四处流浪、培养怪癖,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诗人。最终他们发现自己非但不能免俗,而且境况越发糟糕。现在,只有死亡没有一试了。海子之死对于他们自我的确立的意义不言自明。但这些和海子本人毕竟无关。

海子之死只能是诗人悲惨处境和内心冲突的一个证明。外面不能从他的死亡去追溯他的诗歌,而只能从他的诗歌中去发现使他赴死的秘密。如果说海子是为了诗歌而死的,那一定说明他的创造力已面临绝境。死是一个解脱,而非任何意义

上的升华。

写不出诗来就应该一死吗？如果有人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诗歌的事业就是值得我们付出全部生命的。关于海子之死的猜测永远得不到证实，无论是行动意义上的还是诗歌意义上的。

但就我读到他的那些极为优秀的作品而言，我坚持认为海子是一个写不出诗来就宁愿一死的人。虽然这很可能不是这次死亡的具体原因。

——《海子·行动》 作者：韩东

我了解他们，但并不跟他们熟识。我曾经见过一禾一面。那是去年（1988年）夏末，在一个黄昏，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当我走进屋子，一禾正凭窗而坐。他在倾听——鸟啼、虫鸣、黑夜落幕的声音。他是那种南方气质的诗人，宁静、矜持、语言坚定。他谈的是海子，说话的时候，眼光闪现出对诗歌中音乐的领悟。一禾给我的来信，谈的也是海子，以及海子之死。

由于他那凭窗的姿势，我把一禾看成了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而存在的耳朵。而海子则是嗓子，海子的声音是北方的声音，原质的、急促的，火焰和钻石，黄金和泥土。他的歌唱不属于时间，而属于元素，他的嗓子不打算为某一个时代歌唱。他歌唱永恒，或者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歌唱生命。海子的悲哀可能是，他必须在某一个时代，在时间里歌唱他的元素。带着嗓子来到这个世界，他一定为这个世界上的迅速死亡——尤其是声音的迅速消失而震惊。

这个世界迫令他在短暂的几年里疯狂地歌唱，并使他不

满足于只用一副嗓子歌唱，海子动用了多重嗓音，鸣响了所有的音乐，形成了他那交响的诗剧。美丽、辉煌、炽热，趋向于太阳。

如此广泛和深入，如此的歌唱加速度使他很快达到了声音的最高处，到达了使声音全部返回的洪钟的沉默、永久的沉默。这样的沉默过于彻底了——海子自己扼断了自己的歌喉！

海子属于我们这些诗人中最优秀的歌唱。与海子的歌唱相对应的，是永恒优秀的倾听之耳。

一禾有同样优异的嗓子，可是他从来不谈论，也尽量不让人注意他的歌唱。他谈论的始终是他的倾听，他愿意让其他的耳朵与他共享诗之精髓和神的音乐。一禾的这种优异，集中于他对海子歌唱的倾听。当一些耳朵出自不同的原因纷纷向海子关闭的时候，一禾几乎是独自沉醉于海子的音乐里，并且因为领悟而感叹。今年春天，一禾成功地演讲了“我考虑真正的史诗”这一题目，他的演讲不仅透彻地分析了海子的诗篇，并且对那些诗篇更是有创见的丰富。

对于诗歌来说，歌唱和倾听是同样重要的，有时候，倾听对于诗歌甚至是更加根本的。在海子和一禾之间，事情就是这样——由于一禾特别恳切的倾听、要求、鼓励、磨炼和提高海子的歌唱；由于一禾特别挑剔的倾听，海子的嗓音才变化得越来越悦耳——

黄金在天上舞蹈
命令我歌唱
倾听者正是歌者的黄金

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如此年轻，又如此杰出，在这个世界上短暂地停留。死的时候，海子25岁，一禾28岁，他们最重要的作品都还没有完工。他们是一对密友，互相敬佩和热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一个尽情歌唱，一个就倾听和沉思。他们对大真理怀有同样的热情和信心，竟然在同一个春季相继离去。

当一个扼断了自己的歌喉，另一个也已经不能倾听，当优异的嗓子沉默以后，聒噪和尖叫又毁坏了耳朵。由于这两个诗人的死，我们丧失了最为真诚的歌唱和倾听。

1989.6.15

——引自《丧失了歌唱和倾听》 作者：陈东东

海子的自杀与他生活、往返的两个地区有关，一面是单调乏味的小镇，这种单调，是由于公共生活的乐趣已完全退缩为家庭私密和不同类型的交头接耳形成的，没有真正值得谈论的东西，生活重复、空虚、具体、晦涩、沉重，人只感到在无休止地下坠。

相反，首都，这座他上过大学，有许多亲密朋友的城市却是不乏机会，精神可以得到拓展和丰富的文化中心。这座城市建设冲突、摹仿成性，胆大妄为，充照了政治幻觉、复杂的身世、客气但城府很深的名流、在风沙和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里逐步退化的女性的美貌、又忙又累的脸、成功的逃税者、暧昧的中产阶级、冠冕堂皇的保守主义，涉猎上流社会的拙劣动机和举止、频繁的社交、宴会、典礼、光荣和梦想、轻浮与焦躁、滞重。

海子要以不同的身分和态度来应付这两种生活，他一边得到了休息的鼻子嗅这座什么都接受、又什么都排斥的城市，它是巴黎、纽约、伦敦片刻之间的局部错位，又是耶路撒冷、婆罗浮屠和日本神社一种奇妙的杂交。这座含混的城市把古代燕京的门坊和现代西尔斯式的大厦不可能地熔为一体。激进而保守，骄傲而又不十分自信，分布指示却两耳闭塞，声张平等、正义却官道森严。同时，海子又用这只膨胀的鼻子，转过来，惶惑地嗅着小镇可怜而又无可奈何的孤立状态。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许多这样的卫星小镇。他们是地理意义上的仆人。

对北京来说，小镇是一种合理的牺牲，而北京对这些星罗棋布的附属物来说，却是一种不合理的轻佻和高大。

海子在两个地区都不作长时间的停留。因为这两个地区都赋予了他一种居住权，一种责任和看法——它们彼此是出发地，又互为终点。因此，当海子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代言人，在判断的法庭上互相审查、挑剔、对质，寻找机会，抓住对方的每一个弱点和纰漏时是可以想像的。

在两地他都是陌生人，一个乡村邮差，不断用身历其境的地貌、风土人情和人们以不同方式打发日子，听凭堕落、涣散的细节使双方受到刺激。他用两种方言进行周期性的拜访和嘲讽。

他这样做，很容易使双方都陷入尴尬和难言之苦而随时存心抛弃他，出卖他，以保地区和平。他的陌生对于面对面的虚伪手段和人们引以为豪的本地特色有一种威慑。除非他有充分的理由使这两个表面对峙、而私下却串通的地区，相信他是可以被利用的，而且，在传递各种坏消息的时候最好有一种

含蓄的、大家都能够心领神会的形式，否则，他会被双方拒之门外。

这种形式自然指的是写作，当然是一般人眼里的那种写作，它与城市里带纹饰的柱子、拱门和长廊没有什么不同。但当写作真正到了海子手中，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道义上的冲突，一种肉体的、同时又是文字的耗散性的双向运动和历险，写作帮助他挣脱了物质的外壳而考究精美的内核，成全了他超凡脱俗，靠敏锐嗅觉行事的怪僻行为。在急速的写作中，他像一只带着青铜坠饰的大鸟凭虚凌空，俯瞰着大地所有互施强暴、敌对两半的市镇。他越公允，便越孤立。他的判断和担心就像他实际看到的那样丝毫不能取得妥协。情绪对立的两半，一半哭泣，一半耻笑；一半古怪，一半恭敬；一半扶摇直上，另一半却沉入地狱。

他很想摆脱这种身首异处的状况，想升得再高一点，尽量把两个地区的全景和细部统一起来。这种占据某个制高点的愿望，促成了他精神上的中间地带，他在那里看到了从来没有展示过的景观：他生活的两个地区，或者说两种生活方式和可能吧，犹如暮色中的原野，在血腥中慢慢合拢。这种现象令人震惊，他突然感到再也没有获得双重信任的必要了。万事万物都在卑鄙地同流合污，而他需要的只是一种精神和谐，把人们引向愉悦的市政设施，需要的是灵魂经过一番微不足道地处理后的高度和中立，一种新的视点和肉体可悲的遗弃、落实。当然，这种肉体的栖息之地，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它必须是一个中间地带，与他生活过的两个地区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保持着丝毫不差的距离。是一片消除了全部差别的真空，一个具有臆想之美的风景区，为月亮、大海、柠檬、树木、古风、缅怀生

离死别的男女、多情的中世纪混合气氛所笼罩。

他卸去肉体重荷的所在地是一个听得见海水的地方，一段铁路——仔细想来非常可笑，简洁、冷漠的铁路穿过这里，绵亘在他曾经生活过的两个地区之间。这段铁路过去把他送往冲突的领域，而现在成了他摆脱这种冲突，摧毁自己的工具，是他身体获得平衡的、必不可少的地点，也是他最后徒步达到的天国车站。在这块地上，火车开进的速度很慢，海子选择了火车的中间部位，两副轮子的绝对中间，这种等距离留下了片刻的时间，既宽容，又不允许太多的恐惧和痛苦。在他卧轨自杀后，人们只忙着验明身分、收尸、报讯、哀悼、为出版他的身后著作(The Works Postumous)募捐。但没有人去注意海子一分为二的躯体所达到的精确程度以及它的含义，更没有留心他最后带在身边的那个橘子，是不是也按照等距离规则玩了一场死亡游戏，干净的两半，没有流血和狼藉。

1989.6.15

——《中间地带》 作者：钟鸣

我所见到的两次海子纪念诗会，全都门庭若市、座无虚席，可见喜欢诗歌、喜欢海子的普通同学相当之多。诗会是不要门票的，有节目主持人，首先朗诵的是海子的诗篇，然后诗人们纷纷上台宣读自己的近作，这些诗作中不乏优秀之作，不过整个的风格和氛围已经和海子那个时代相去甚远。80年代是诗人、思想家和爱国青年的时代，是海子的时代，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不用多说，你们就会知道，那个时代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

今年3月，除了开诗会纪念海子，北大戏剧社和北大五四

文学社还联手推出了根据海子长诗《太阳·七部书》之《太阳·弑》改编的诗剧《太阳》。老实说,这出戏对于一般观众来说显得比较晦涩,对于我们时代轻松的气氛来说显得有些凝重和做作,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演出。

《弑》的背景选在古巴比伦王国,一个充满了杀戮和血腥的王国。巴比伦国王是在一次革命或曰起义中登上王位的,他日益专横独断,不惜耗费半数巴比伦人的生命去修建太阳神庙,他原先的弟兄们(十二法王)重新揭竿而起,可是全部被巴比伦王擒获,处以极刑。从沙漠上来了三个青年,有两个来刺杀国王并篡夺王位,有一个回故乡来寻找心爱的妻子。巴比伦王用诡计使两兄弟自相残杀,幸存的兄弟在皇宫中误杀了假扮成国王的公主,而这个公主正是两兄弟的心上人,因此杀人者自杀了。另一个青年闯入宫殿,为死去的朋友和故乡的人民复仇,老巴比伦王告诉他,他其实是王子,而他的妻子,也就是公主,其实是他的亲妹妹。

老国王已经服了毒药,他把权杖传给了这个青年,立他为国王。青年(名叫宝剑)像古希腊悲剧人物俄狄浦斯一样挖瞎了自己的双眼,然后永远离开了巴比伦城。这时,农民们登场,他们歌颂粮食和丰收,他们问宝剑是为谁而牺牲的,一个农民回答说,宝剑是为我们而牺牲的,他接着说,可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杀戮和鲜血,我们需要的是粮食与生活。在农民歌队的问答中,悲剧骤然结束。

就情节而论,《太阳》与传统的古希腊悲剧没多大区别,但是其表现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也就是说,戏剧并不按照自然时间组织情节,而是由一系列暧昧而神秘的片段暗示情节,在这些片段中,海子的诗句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整个戏剧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简单地说,它的风格是原始主义的。原始主义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追求和崇拜近乎迷狂的原始的力量。在哲学上与之对应的,是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说以及一些流行的神话学理论,在音乐上,以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为典型,斯氏的《春之祭》表现了一个少女被选中做牺牲的祭品、最后狂舞至死的过程。有人认为,在政治上,与之对应的是法西斯主义,是法西斯张扬的"血和土地"。不幸的是,《太阳·弑》的核心理念就是"血和土地";不过令我们快慰的是,海子在政治理念上与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海子在中后期创作中迷恋神话、迷恋原始主义,这一倾向也是80年代流行的倾向之一。《太阳》一剧动用了三个神话原型,其一是:大地生养儿女却又吃掉他(她)们,生(春)与死(冬)是土地的两种原始力量;其二是:要用少男少女的鲜血来祭神(如太阳神)才能换来种族生存的权利;其三是:杀父娶母或兄弟姊妹乱伦。在《太阳》剧中,这三种神话结构像不祥的命运一样笼罩着整个巴比伦。海子似乎是想通过这种宿命来影射中国以及诗人们的命运。中国是农耕社会,土地是中国人的根,土地给人们粮食,也给人们造成灾难;中国的历史总是由一个暴君推翻另一个暴君,杀戮与流血充斥着整个古代史(在《太阳》中,造反的十二反王之一叫"闯王",这无疑影射着中国的历史)。杀戮和流血在海子诗歌中的对位意象是太阳、红、花朵等等,海子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值得谴责和否定的东西,相反,他用酒神般的迷狂热切地歌颂太阳、红、花朵、鲜血和杀戮,可能在他看来,这正是生命力之所在,是大地上劳作的人的宿命。太阳,作为热与力以及生命的中心,承载着海子对原

始生命力的崇拜。

"诗人",在海子眼中,无疑是"英雄"、"精英"的同义词,所谓英雄,通俗地说,就是那些能领导大众改变历史的人。英雄与大众这对二元概念无疑是整个80年代启蒙话语中最张扬的东西。诗人们在80年代的任务不是消遣,而是启蒙与革命。当然,这是80年代的诗人们一厢情愿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在《太阳》一剧的节目单上印着海子的这么一段话:"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 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个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 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观啊?!像所有冲动的浪漫主义者那样, 放眼民族和人类的海子也把过多的任务加在诗歌和自己的头上。18世纪的启蒙本来是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随后的革命却和非理性越走越近。从五四运动到80年代的启蒙运动,其实既不"科学"也不"理性",像黄河那样泛滥在学术界、文艺界的不过是"非理性"而已。

革命固然是群众的节日, 是满腹怨气的人舒心畅气的日子, 可是革命运用的手段和革命允诺的千年王国却是值得怀疑的。诗人们在革命的狂想曲中显得格外冲动,他们最容易把自己幻想成全民族的救主。诗人和所有文人一样,又是极端虚弱无力的,于是在他们革命的头脑中产生了近乎疯狂的呼声:我注定要牺牲自己,成为时代的祭品。这一呼声与其给他们带来了狂喜与希望,不如说给他们带来了无边的痛苦与绝望。在"我注定要牺牲自己" 的呼声下隐藏着他们对自身命运的预感:原来,一切行动全是无意义的,是没有结果的。但是浪漫主义诗人们固执地像春天里的花朵那样开放。他们绽放的方式

是把诗歌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宏大、越来越气势磅礴。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作为虔诚的诗人，他们的革命行动只能是诗歌创作，他们想创造出具有魔法力量的“原诗”。他们认为诗歌在本质上属于原始力量，于是他们走向原始社会、走向神话，企图从神话那里借来圣水与圣杯。T.S.艾略特无疑是他们的榜样之一，然而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留下来的神话屈指可数，而且缺乏鸿篇巨制。不过，没关系，他们从异乡借来了神话原型，他们把故事的背景放在幽暗的巴比伦王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就能创造出神话来。诗歌本来就适合创造任何可能世界，诗歌就像上帝，能够从无创造出有。于是有了海子像阿房宫一样的《太阳》。

其实，海子早在抒情年代就有了预谋。村庄、土地、庄稼、太阳等意象反复出现，逐渐构造出一套完整的象征体系，或者说诗歌帝国。海子是端坐在帝国中央孤独的国王，他像老巴比伦国王一样寂寞、孤独、“不被人理解”。“不被人理解”是英雄的浪漫主义者生而有之的想法，连反对感伤浪漫主义的尼采也是因此而加重了病症。虚无主义其实不是世纪的、人类的疾病，而是尼采之类浪漫主义诗人的疾病。他们在想像的牺牲中发出了像基督耶稣一样的呼喊：“上帝啊，你为什么抛弃我?!”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耶稣对待暴力、对待革命的态度，他们对“力量”高唱起赞歌来。雄性激素在诗歌里大量泌出是在80年代，诗人成了最繁忙的情书阅读者，他们走到哪里，哪里都有少女们充满爱情的眼睛。不过，诗人在歌颂永恒女性的同时，似乎也被女人们的善良天性感动了，于是在《太阳》中，王子“宝剑”(也即诗人自己) 首先不是以战士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而是以一个寻找亲人、寻找生命的抒情诗人的形象出现在

我们面前。“无知的”、总是关注鸡毛蒜皮的女性总是在拯救浪漫诗人。浪漫诗人总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女性身上找到“永恒女性的美”，然后又总是假装失望，弃她而去，另觅新欢。最后，在一次仪式性的自杀中（原始主义最为关注的是神秘的仪式），诗人逃避了所有可能的道德谴责，在永恒女性的引领下升入天国。在《太阳》一剧中，宝剑寻找的亲人、妻子，由一位身穿洁白衣服、跳着优雅舞蹈的美丽女性扮演，是她使全剧阴沉的、血腥的气味稍微减轻。

在此，我无意于影射海子。关于海子的生活和海子的自杀，我了解得很少。我只是在描绘一幅浪漫主义诗人的画像，这幅画像有可能像很多人，但又不像任何人。不管怎样，这幅画像中的那个“人”，随着海子的自杀，也就病入膏肓，在一次不动声色的消费热潮中悄然死去。

留下的，是没有帝王的“诗歌帝国”（这个词在《太阳》一剧中多次出现）；就像秦始皇死后留下万里长城——甚而，并没有一块秦砖留在今天的长城上。作品完成，作者退隐，这就像海螺死去留下贝壳一样自然而然。人的精神永远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人的肉体却永远是渺小的，如同在《太阳》一剧中歌唱的那样，他注定像谷子的壳被大石头碾去。

——引自《海子的诗歌帝国》 作者：陈嘉映

海子的短诗从神秘到真理，从美丽到朴素，从复杂到单一，从激情到元素，而在他的《土地》、《太阳》、《弥赛亚》等长篇巨制里，除了这些特性以外还有血腥、粗暴和大力的行动。海子的诗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已经涨破了诗歌的外壳。他不只是巨人，而且是恐龙。他的作为诗歌的行动的年轻的死亡，其性

质也已经不同于他所敬佩的太阳王子们的悲剧。因为海子的死不是因为命运，而是因为反命运。他用他自己独创的诗歌走向代替了宿命，去完成他所相信的美的庆典。他的诗人生涯就像是夸父与太阳竞走。他的死亡是因为这样一个灿烂的事实，他进入了太阳，并且，他给我们一大片浓荫的桃林。

我们可以说海子是死于不可能的伟大梦想。但是他的死提醒我们抬眼去看见曙光，令我们在这个世纪末重新思考新诗歌的远景。从这一意义上说，海子就更是一个"诗歌烈士"。

——引自《诗歌烈士》 作者：陈东东

海子在七年中尤其是1984—1989的五年中，写下了200余首高水平的抒情诗，和七部长诗，他将这些长诗归入《太阳》，全书没有写完，而七部成品有主干性，可称为《太阳·七部书》。

他的生和死都与《太阳·七部书》有关。在这一点上，他的生涯等于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年轻人专为获取圣杯而骤现，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成。

海子的长诗大部分以诗剧方式写成，这里就有着多种声音，多重化身的因素，体现了前述悲剧矛盾的存在。从悲剧知识上说，史诗指向睿智、指向启辟鸿蒙、指向大宇宙循环，而悲剧指向宿命、指向毁灭、指向天启宗教，故在悲剧和史诗间，海子以诗剧写史诗是他壮烈矛盾的必然产物。正如激情方式和宏大构思有必然冲突一样。在他扬弃了玄学的境界的深处，他说了"元素"：一种普洛提诺式的变幻无常的物质与莱布尼茨

式的没有窗户的、短暂的单子合成的实体，然而它又是“使生长”的基因，含有使天体爆发出来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海子的生命充满了激情，自我和生命之间不存在认识关系。

这就是1989年3月26日的轰然爆炸的根源。相对论中有一句多么诗意的，关于巨大世界原理的描述：“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

海子写下了《太阳·七部书》，推动他的“元素”让他在超密态负载中挺进了这么远，贡献了七部书中含有的金子般的真如之想，诗歌的可能与可行，也有限度的现身——长久以来，它是与世界匿而不见的。海子的诗之于他的生和死，在时间峻笑着荡涤了那些次要的成分和猜度、臆造之后，定然凸露出来，他也就生了。最后，我想引述诗人陈东东的一句话：“他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是的，根由之一是，海子有他特定的成就，而不是从一般知识上带来了诗歌史上各种作品的共时存在，正如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一样。

1989.5.13

——引自《海子生涯(1964-1989)》 作者：骆一禾

1989年3月26日，当外面的世界还很热闹时，一个相貌平凡的青年捧着厚厚的《圣经》躺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得粉碎，溅起的鲜血，是书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这位叫海子的天才诗人，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高河镇查湾，一个

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农家孩子。

1979 年,15 岁的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宁静的湖光塔影之间,他开始写诗,开始用诗歌来解答哈姆莱特那个古老而艰巨的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有了纯粹的诗歌。天才往往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诞生的。

海子在粗糙的稿子上涂满潦草的诗句，在鸡毛满地飞的 90 年代,当我们像拾起稻子一样拾起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将泪流满面地体验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唯一不变的只是海子和海子的诗。像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断言:海子是 20 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诗人。

如同梵高在画布上发现向日葵与生命的深沉联系一样,海子在诗歌中找到了麦子与生命的神秘联系。这位自称“乡村知识分子”的诗人,把南方那片黝黑的土地置换成一个魅力无穷的乌托邦。当代中国少有这样美丽的诗句,美丽得让人伤心的诗句:“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冈上。”他的每一行抒情诗都有金刚石的质地,光芒闪烁却又无比坚硬,世界上没有比海子的诗歌更坚硬的东西了。至刚本来就蕴含了些许悲剧性在其中。海子便试图寻找点温柔的气息。我羡慕他有一个纯洁的妹妹:“芦花丛中/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我的妹妹叫芦花/我的妹妹很美丽。”我更羡慕他有一个成熟的姐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实际上,海子比我们还一无所得。没有“妹妹”也没有“姐姐”的海子为我们创造出凉入骨髓的温馨,这正是流星般的 80 年代令我尊重和向往的原因之一。

我无法想像像海子这样的人活到90年代将是怎样的结局。至少,80年代,梦还是梦,美丽的还是美丽着。海子在8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到来之前死去,他断然拒绝了90年代,他很明智。

海子很喜欢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这句被米兰·昆德拉引用无数次的名言,早已成为人们日常谈话中故弄玄虚的口头禅。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海子那样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想起古龙在《楚留香》中描述绝世英雄的心境:"你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山路为生命的一部分。你超过一个又一个行人,到达绝顶时你却失去拥有过的一切。俯瞰山下,后来的人还没能爬上山腰。孤独是山峰给征服者唯一的礼物,这时你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生活在山脚下的人们来说,海子生活在别处;对于生活在山顶的海子来说,人们生活在别处。"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就是在这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茫茫大荒的心境中,海子创作着他最辉煌的"史诗"。海子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疯狂的赌徒,孤注一掷,把宝全部押给了"崇高"。难道"崇高"也能逃避么?海子在旗帜降下前的那一刻,挺身而出,拔出了他的剑,明晃晃的剑。"你说你孤独/就像很久以前/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的那种孤独/你在夜里哭着/像一只木头一样哭着/像花色的土散发着香气。"他痛斥日益猖獗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背叛神的人",然而,信神又能怎样呢?神对待海子就像他以前对待约伯那么残酷。海子走过的每一座桥都成为断桥,峰回路不转,"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当海子写下这样的诗句时,他已然选择了死亡。

于是,刚刚用"大诗"为自己加冕的海子,却被"绝对"的诗歌逼着退位,海子忙忙碌碌设置好祭坛,他早就知道祭品只能

是自己。在京郊昌平的一间宿舍里,他不分白天黑夜写诗,诗句就像黑暗里的烟头,闪烁,闪烁,然后熄灭。“我请求熄灭/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我请求下雨/我请求/在夜里死去。”灵魂是如此沉重,脆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它。

此刻,幸与不幸都毫无意义。耶稣在在受难中忍受着别人所加给他的痛苦,海子在同样深重的忧伤中忍受着自己所加给自己的痛苦。耶稣在底墒是孤独的,不仅没有人体会并分享他的痛苦,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天和他自己才有这样的感受。就连耶稣也有忧伤得仿佛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极痛的悲苦的时候:“我的灵魂悲苦得就要死了。”然而此时此刻,他的弟子们都睡着了。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的海子,漂浮在一座1000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却找到了与当年旷野中的耶稣一模一样的感觉。他一遍一遍地翻《圣经》,《圣经》的字迹在泪水中模糊。

因此便有了山海关的那一幕。庸碌如我辈,无法知道海子为什么选择山海关,为什么选择铁轨。海子的朋友、诗人西川这样地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回声。”我却觉得西川过于乐观了。有多少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眼睛呢?对于受难者来说,慈母般温暖的土地已不复存在;对于肉食者来说,没有诗的生存似乎更为轻松和幸福。即使在海子的母校,未名湖畔已换上了一批捧着《托福大全》的学子。海子理应死去,他不可能行走在这样的队伍里;海子永远是痛苦的,即使他用死亡来消解痛苦。

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

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

——引自《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 作者：余杰

上个世纪的79年，查海生与我同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同学四年，小查在我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个学期上大课的时候，他喜欢抢别人的军帽戴。那年他才十五岁，个子不高，不胖不瘦，满脸稚气，戴上军帽，做一个鬼脸，俨然《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煞是可爱，所以，同学中的兵兄兵哥们也就很乐意让他抢帽子。正因为如此，年龄大的同学（包括我）都喜欢叫他冬子或小冬子。

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冬子喜欢上了哲学。一次闲聊的时候，他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尼采、萨特，到后尼采、后萨特，褒贬了一个遍，俨然一个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的气派，硬是让我这个平时也喜欢读点黑格尔并号称"刘克思"的人目瞪口呆。我当时想，冬子说不定会像马克思、列宁那样放弃法律专业而成为哲学家。

毕业后，冬子被分到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当编辑，我则到了江苏省委党校任教，彼此从未联系过。1988年北大九十校庆的时候，许多同学都回校了，而冬子没有。北京的同学说，查海生已经是著名的大诗人了，在文学界和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是吗？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他用的是笔名。""是不是冬子？""不，是海子。"从此，我知道了查海生就是著名诗人海子，著名诗人海子就是喜欢抢军帽戴的小冬子。

当我再次去北京的时候，同学说，冬子自杀了，自杀的原

因说不清楚。那悲剧发生在1989年3月,他刚满25周岁。他的死,让我多少年叹息不已。或许是为了纪念,或许是为了忘却,我决心好好读一读海子的诗。图书馆里找不到,只好去逛书店,店架上找不到,就问售货员。售货员不屑地说:“买孩子的诗到儿童柜台呀,问我干啥?”这使我更加惆怅,原来卖诗的人却不知道那么著名的大诗人海子。是海子不著名呢?还是卖诗的人太无知、太不称职呢? 我很扫兴,扫兴得丢下了海子而忙别的事去了。

上个千年的最后一年,1999年,我终于从书店的文学柜台上而不是儿童柜台上买到了一本《海子的诗》。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新版本,印数已达三万,在诗歌不景气的今天,这是一个高印数了。我不得不承认:小冬子确实是一个著名的大诗人。

然而,读完了诗集中的一百四十多首诗之后,我的情绪更坏了。除了字里行间还能显露一点当年小冬子的灵气外,从头到尾逻辑混乱,语言拉杂,病句连篇,哪里像冬子的文笔?哪里像一个有深厚法学功底和哲学功底并担任新闻理论编辑的大学教师的文笔?

试以《天鹅》为例,分析如下:

夜里,我听见远处天鹅飞越桥梁的声音
我身体里的河水
呼应着她们

这三行除了“桥梁”令人费解外,总体上还算不错。

当她们飞越生日的泥土、黄昏的泥土
有一只天鹅受伤
其实只有美丽吹动的风才知道
她已受伤。她仍在飞行

这四行中的问题就比较多了。第一，什么叫“生日的泥土”？什么又叫“黄昏的泥土”？这只能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第二，“当她们飞越”在时态上是过去时呢还是过去完成时呢？中国人可以不管，但若要翻译成外文时，则不能不管。可惜，最优秀的翻译家恐怕也无能为力。

第三，“美丽吹动的风”中的“吹动”一词完全是多余的。任何风都是动的，不动还叫风吗？所以，“美丽的风”就足够了，不需要画蛇添足，搞成“美丽吹动的风”。如果要想进一步赞美风，可以在美丽后面加上温柔、善良、潇洒、细心、体贴、敏感、酷等等词汇中的任何词，都比“吹动”好得多。

而我身体里的河水却很沉重
就像房屋上挂着的门扇一样沉重
当她们飞过一座远方的桥梁
我不能用优美的飞行来呼应她们

这四行也有很多毛病。第一，“而……却”的转折毫无道理。如果天鹅飞得很轻松，“而我却很沉重”当然是对的。可是，上文已经交代，天鹅飞得很沉重，既然如此，有什么必要在“我很沉重”的句子里加上转折词呢？用“也很沉重”或者“越来越沉重”都比“而却沉重”好。

第二，用“门扇”比喻沉重也很不妥。如果真的想表达沉重，用什么比喻都比用“门扇”好。俗气一点的如泰山、铁板、大理石、秤砣等，时髦一点的如质子、泥石流、冰川、流星雨、白矮星、黑洞等，抽象一些的如铁流、星流、五行山、千级浮屠，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比门扇沉重？“门扇”算老几？它能让房屋感到沉重吗？房屋是吃干饭的吗？房屋是吃素的吗？如果是为了调侃，并非真的沉重，用鹅毛、鸿毛、挂历、三角裤等不也比“门扇”好得多吗？

第三，“当她们飞过一座远方的桥梁”用词不当。如果这里的“桥梁”和第一段里的“桥梁”是同一座“桥梁”，那么这里的“一座桥梁”就应当改为“这座桥梁”或者“那座桥梁”。也就是说，应当用定冠词“the”，而不能用不定冠词“a”。如果这里的“桥梁”和第一段中的“桥梁”不是同一座“桥梁”，就应该说成“另一座桥梁”，而不能光说“一座桥梁”。加一“另”字，举手之劳，不为也，非不能为也。

当她们像大雪飞过墓地
大雪中却没有路通向我的房门
——身体没有门——只有手指
竖在墓地，如同十根冻伤的蜡烛

这四行中明显的毛病也不少。第一，第一行中的“当”没有必要，第二行中的“却”应当省略。第二，“身体只有手指”这句话没有价值，也不合情理，如果将“只有手指”改为“只剩手指”可能有点意思。第三，“冻伤的蜡烛”纯粹是胡编乱造。手是可以冻伤的，蜡烛是不可能冻伤的，冻伤的手又红又肿，不会像

蜡烛，像蜡烛的手必定是死亡的手，苍白、冰凉、僵硬。手指像蜡烛已经足够悲惨、足够恐怖了，还要让它像“冻伤的蜡烛”，怎么个像法呢？

请教方家：蜡烛如何才能冻伤呢？冻伤之后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如果作者并不想让读者得到一个较为具体的想像，干脆就将这“冻伤的蜡烛”改为“甲乙丙丁戊”或“ABCDE”就是了，又何必用“冻伤”和“蜡烛”这些具有具体意象的词汇呢？既然使用了具有具体意象的词汇，说明作者并不希望读者瞎想像。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稍微推敲推敲、锤炼锤炼呢？

在我的泥土上
在生日的日子里
有一只天鹅受伤
正如民歌手所唱

最后这四行似乎是想做一个总结，好像写得不错。但是，如果将“在我的泥土上”改为“在我生活的土地上”，将“在生日的日子里”改为“在生日的那一天”，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泥土可以捧在手上，装在兜里，日子一般不止一天，让天鹅在泥土上飞翔，岂不受罪！让生日拖上好几天，产妇是何等悲惨！作者为何如此故意搞乱语义，污染语言呢？

……

一转眼，新世纪、新千年到来了。2000 年 7 月中旬，我到上海大学参加一个叫做“法律语言学”的“国际研讨会”，会上遇到了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文学教学工作的扬阳女士。我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你知道查海生吗？”“不知道。”“小个子，

长得像冬子，开始是校报编辑，后来好像也兼点课，爱谈哲学，还写诗。""法大人太多，不熟悉这个人。""你教文学的，居然连你身边的著名的大诗人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海子？""对呀。""你早说海子嘛！谁知道查海生查江生的？"

扬女士告诉我：每年春天，在海子的忌辰，学生们都要举行一些仪式，祭奠祭奠他们的小前辈、大诗人。

扬女士还说，她也比较喜欢海子的诗，最喜欢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到"春暖花开"时，扬阳女士显然带着几分激动。

扬女士是中年人，是大学教师，还是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不属于容易激动的少男少女，她的激动和赞美肯定很有道理，于是我被深深地感染了。我要拜读，我要研究，我要寻找，我要好好欣赏欣赏小冬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巧得很，上海会议结束没几天，我订阅的《书屋》第七期到了。上面有一篇摩罗先生的文章，题目叫做《体验爱体验幸福》，它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三段十四行全诗恭列于文前，然后进行赞美，赞美的篇幅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字吧。

摩罗先生虔诚地说："打动我的不是激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感之类。打动我的是这首诗的平静和朴素，以及在平静和朴素之后像天空一样广阔无垠的爱和幸福。"

摩罗先生的赞美和扬阳女士的赞美显然是一致的。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首诗吧。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一个人既能“喂马，劈柴”，又能“周游世界”，既“田园”又“洋派”，既“古典”又“现代”，当然很潇洒、很幸福。但是，这一切为什么要“从明天起”呢？如果明天就能做到这一切，说明今天已经是一个幸福无比的人了，不必等到明天，等到明天再去做幸福的人，说明主人翁并不会体验幸福、享受幸福。如果明天做不到这一切，恐怕明天也仍然幸福不起来，那么，所谓明天的幸福就不过是幻想和梦呓。这里哪有“广阔无垠的幸福”？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当然也算是一种境界，但是如何关心呢？却没有了下文。这在形式上与一、二两行不对仗，在内容上有严重残缺。第四行“我有一所房子”，并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与“关心粮食和蔬菜”无关。

一个官僚或者神父，天天说要关心、重视老百姓的菜篮子和米袋子，计划了多少多少工程，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却跑到海边建了一座供自己享用的花园别墅。这就是“广阔无垠的爱”吗？既然不想将“关心粮食和蔬菜”的心情变成行动，干脆不去关心不好吗？如果改为“从明天起，多吃米饭和蔬菜，并拥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是更真诚一些、更可爱一些吗？

如果那一所房子暗指作者日后的墓地，如果他当时就已经想到日后要在海边自杀，却要关心粮食和蔬菜，岂不是更加虚伪吗？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这四行看起来境界很好，其实也经不起解构。前一段说主人翁将有好多好多幸福，这一段里幸福却变成了闪电。闪电一闪而过，不能持久，又何谈幸福！所以，说“幸福的闪电”不如说“幸福的河流”。将自己的幸福告诉每一个亲人足矣，又何必“告诉每一个人”！这是否有点自我炫耀？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承接“我将告诉每一个人”，当然很好，可是中间却硬插了一行关怀山水的句子，显得很做作。是不是为了凑足“十四行”硬加上去的呢？连最基本的语法修辞都不尊重的作者，又何必拘泥于“十四行”的俗套呢？

如果作者的爱真的广阔无垠，惠及大自然，光给山山水水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远远不够吧？还有那戈壁和沙漠，还有那沼泽和臭氧洞，等等等等，难道不更需要一个温馨的名字吗？不仅仅是名字，它们还需要营养，需要“粮食和蔬菜”。作者在此如果稍微推敲一下的话，就应该多写几行。

对陌生人的祝福看起来很丰富、很真诚，其实就是“工作

顺利，家庭幸福”这八个俗字，没有什么特殊关怀，更谈不上所谓“广阔无垠的爱”。更重要的是，假如陌生人“有情人已成眷属”，你还要祝人家“终成眷属”，这不是骂人吗？不相信，您祝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年逾古稀”试一试，看是一个什么效果？所以，这几句文乎乎的祝福，还不如那八个俗字好呢！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当然是和陌生人对比的。从口气上看，好像是说：幸福你们尽管拿走吧，我只要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却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内涵远远比陌生人的幸福丰富。既然如此，又何必假惺惺地说“我只愿”呢？干脆说“我却要”、“我更要”岂不真诚？如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暗示作者将来要在海边自杀，那也可以和对陌生人的祝福形成一种不矛盾的对比，也无可无不可，只是亵渎了幸福和爱等等词汇。作者不是死刑犯，不是非死不可，为什么不好好活着以继续为自己也为他人创造爱和幸福呢？自杀的人们，不是为了逃避就是为了反抗，不是为了反抗就是表示轻蔑，他们的祝福能让人感到幸福吗？

……

根据上面的分析，“海子的诗逻辑混乱、语言拉杂、病句百出”的观点可以成立了吧？然而，病句百出又怎么样呢？不是照样很流行吗？不是依然有很多崇拜者吗？这就叫病句走大运，不服不行。看看这些年走红的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著作吧，究竟有几本不是靠病句支撑的呢？病句走大运，不服不行！

病句走大运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一个世界潮流，是一个历史时代。

——引自《从海子的自杀说起》 作者：刘大生

约一九八五年末或一九八六年初

写小说的朋友星竹,带来一个人。他给我介绍说:这是海子,写诗的。一个衣着随便,戴旧色眼镜,瘦小的,外省少年形象的诗人。我尚未读过他的诗,也未听说过海子这个名字。海子刚刚二十一岁,已经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两年,由于法大筹迁昌平,他们的宿舍搬到了这里。海子本名查海生,一九六四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乡村, 一九七九年十五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他的身上显示着早慧和天才的变象。

结识一个温和的朋友,仿佛走进一座阳光普照的果园。海子涉世简单,阅读渊博,像海水一样,单纯而深厚。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喜欢,他也会很快和任何一个人交上朋友。海子给我的印象, 让我想起惠特曼的一句话:“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海子送来一本油印诗集《麦地之瓮》,里面收集了他和西川的抒情短诗。目前打印诗集仍是青年诗人清理创作、保存诗歌、传播作品的惟一方法。

海子已经是成熟的诗人,在语言上,我看不出他的破绽。语言在他手里,像斧头在樵夫手里。海子的诗不指向任何具体事物,而指向实体。幻想和实体是它的两翼,尽管它像精灵一样漫天飞翔,但依然活生生,可感,有质量。海子把他唤来的一切幻象,都化作他所熟悉的家乡事物的意象,使他的诗在根源上与民间和大地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读海子的诗,你也许感觉不到它实在的意义和目的,但它至少打开了你关闭已久的精神之窗,使你的心头忽然一亮。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海子来找关于大地的书。他说至今还没有看到一部这样的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沾点边。我提到汉姆生的《大地的成长》和俄罗斯的作品。俄罗斯作家,除极少数外,都可看作是“大地”的作家(俄罗斯的心灵,是永远怀恋着广阔土地的心灵),大地和季节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如安详的麻雀与村庄的关系。

海子找的是关于大地本身的书,不是小说,也不是土壤或地貌的教科书。

我的书橱内摆了一只画盘,图案是一头毛驴,像西班牙乡村道上跟在希梅内斯身后的普拉特罗(小银)。海子看了取笑我。驴子是诗人天然的朋友,从驴子那里,诗人得到温和、朴素、谦卑、机警。我所热爱的两位诗人,弗朗西斯·雅姆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都是热爱驴子的诗人。

想起一些遥远的、渐渐陌生的事物:农夫、渔夫、船夫、樵夫、猎户、牧人、采药人、养蜂人。它们属于已经逝去的世纪,这是一些词和职业,也蕴含着另外的意义:它们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桥梁。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

海子来告诉我,书店在卖惠特曼的《草叶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他买了一套。他说,优秀的诗人看看选诗就行了,伟大的诗人要读全集。

关于维柯和汤因比,海子认为有了维柯的《新科学》,可以不必再读《历史研究》。作为历史学家,维柯与汤因比的区别,

实际上是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区别。维柯这样写《新科学》："当英雄们把谷穗称为金橘时，谷物一定还是世上唯一的黄金。"

汤因比这样写《历史研究》:"我们现在也许建立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安逸对于文明是有害的。"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八日

读海涯达尔《孤筏重洋》。书是海子送的,他对我说,一九八六年读的最好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一九八七年读的最好的书是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这是两部闪耀着人类自古不熄的英雄主义之光的书。两书的作者通过自己的行动,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可能,他们是做出了人间壮举的英雄。

亨利·戴维·梭罗,美国作家,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爱默生的朋友和门生,超验主义精神的践行者,一个把思想与人生完美地结为一体的人。为了试验人除必须的物品,其他一无所有也能在大自然环境中愉快生活,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二十八岁的梭罗提着一把斧子，只身来到康科德郊外林中瓦尔登湖边。他用林木造了一间小屋,小屋宽十英尺,长十五英尺,四壁开窗,大门朝向湖面。他在这里种植、阅读、思考、写作,整整居住了两年。他的木屋从不上锁,两年间木屋接待过从逃亡的奴隶到哲学家各式各样的客人,从未丢失过什么。只有一次,来客带走了他的一本希腊文诗集。此事使他得出了这个结论:人类中惟一不能信任的人,就是那些喜欢书籍的人。两年自给自足的湖畔生活，他写出了被称作超验主义圣经的重要著作《瓦尔登湖》。

托尔·海涯达尔,挪威人,动物学家,年轻的勇士。一九四

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海涯达尔驾驶一只木筏离开秘鲁海岸，驶入茫茫太平洋。木筏飘流四千海里，历时九十七天，终于到达马克萨斯群岛，从而证实了他的一个伟大设想：太平洋诸群岛上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是公元五世纪从南美大陆乘木筏漂洋而来。他把这次传奇经历，写成一本书取名《康铁吉》(我国译者将其易名为《孤筏重洋》)，铁吉是传说中波利尼西亚人的领袖，他率领波利尼西亚人来到这些岛上，波利尼西亚人称他为太阳之子。海涯达尔的木筏以之命名。

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

晚上去政法大学新校海子宿舍。

开门的海子长发抵肩，脸带伤痕。我已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他的样子使人吃惊。他指给我看屋角扔着一堆空酒瓶，酒瓶无色，都是纯酒。他每日大量饮酒，须发绕脸一周。他告诉我，前几天在城里餐馆喝酒，与同桌发生争执，对方的拳头打碎了他的眼镜，他的脸上留下血痕。伤反而使他感觉舒畅一些，他仿佛从某种极端状态中得到了解脱。他正在写一部诗剧，在一位政治领袖的诗剧中的诗赛上获得了第九名。最近经过申请和介绍，他加入了"幸存者协会"，一个对中国诗歌有所贡献的诗人组织。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

临近深夜，海子敲门。他称刚从北戴河回来，他告诉我，明天要和一平去西藏，这次是藏南。他吃了一个番茄，然后幽灵似的消失在黑夜中。海子似乎永不会疲倦，一个劳逸不显于色的人，我从未见过他的脸色憔悴或丰润。

海子正跋涉在挺进史诗(他称作“伟大的诗歌”)的路上，荷马、蚁垤、维吉尔、但丁、歌德、莎士比亚，远远地照耀着他，命他倾尽全力到达。“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材料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他本是一个出色的抒情诗人，他本应该留在抒情领土上做王，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驱使他出来流浪。他似乎知道世界期待于他的是什么，他也决心不辜负这种期待。他对诗歌的过去了如指掌，他看到歌德之后，在人类诗歌史上创造伟大诗歌的两次失败。他为自己立了誓言：这一世纪和一下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他仿佛是由神指定到世上来做伟大事情的人。

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

去看海子。他正在写作，桌上摊着纸稿，桌下放一只塑料水桶，他坐在椅子上，双脚浸入水里。他谐谑地说，作家写作都有一些个人癖习。(海明威站着写作。卡波特构思要躺下来。穆尔写诗时常常脱光衣服。易卜生要把对手斯特林堡像在面前摆好方能动笔。)他病了，不断咳嗽。寒假过后他从家里回来，母亲给他带了家乡的草药，老人认为儿子的病是累的。去年秋天，他去西藏，回来背了两块佛石，这是两块厚实的并不规整的石板，光洁的一面镂着佛像，上注彩漆。两块佛石的重量近二十公斤，我惊异千里迢迢他是如何背负这两个重物的。

他在西藏看到藏民都睡地铺，他的床也铺在了地上。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

清明。风和祖先的节日。我们祭奠逝去的亲人、朋友和英雄。

十天前，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未来将会铭记这个日子，在万里长城的东端山海关，中国杰出的诗人海子，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坡路缓速行驶的火车，将他的躯体整齐地切为两部分，眼镜完好地垂落一旁。他的胃里干干净净，只有几瓣桔核，像他纯洁与占有很少的一生。

他在这个黑白相间的世界上，仅仅生活了不足二十五年。

在世界所有的诗人当中，海子与叶赛宁有着同一的命运。他们的早逝生涯最为相近。海子热爱叶赛宁，他给叶赛宁写过一首诗《旅程》：

我是浪子
我戴着水浪的帽子
我戴着漂泊的屋顶

灯火吹灭我
家乡赶走我
来到酒馆和城市
我本是聪明能干的农民子弟
我本应该成为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和纯朴的农家少女一起陷入情网
但为什么我来到了酒馆和城市

我要还家

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
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我头上插满故乡的鲜花
如贝亚德引导的
头上插满天堂火焰的但丁

我是善良的母亲的儿子
风吹雨打妈妈的门
儿子的帽子是浪子
在此刻和水浪不分轻重

叶赛宁死后，他的朋友在把他的遗体运到瓦甘科夫斯克墓地之前，抬着他的灵柩沿普希金纪念碑绕了一周。阿·托尔斯泰写道："我认为我们整个民族应该为叶赛宁服丧。"在蒲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里，我知道了另一个早逝的诗人，谢苗·雅可夫列维奇·纳德松，他的终年与海子相同。他的金属棺材沉没在鲜花丛中，俄罗斯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出版了他的诗歌全集。

海子与我们永别了，他的骨灰由母亲含泪抱回家乡，他遗下的大量作品等待着我们整理。将海子送给我们的神，正注视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海子周年祭

海子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们身旁空旷，坐在暗淡的怀念

里，抚摸海子留给我们的诗歌。许多瑰丽的、优美的，甚至伟大的诗歌，被海子带走了。环顾四处，没有一个人能够走来，代替海子，把他的黄金、火焰和纯粹还给我们。

海子含着泥土，来自大地的深处。他是民间的儿子，具有和谐的自然启示的诗人。“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双手劳动/慰藉心灵”、“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自己”。这些箴言圣歌式高贵的诗句，是大自然在心脏中所讲，它通过这个诗人之口传授给我们，使我们听了战栗。

天才是自然所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为了得到这样一件礼物，也许我们要等待几个世纪。

如果它在我们手中受到损失，责任全在我们自己。卡莱尔讲：“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光芒射自天堂，它映照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核心。世界上缺少了诗人，我们的精神暗淡，大地垂首默默无言。

一九九〇年六月整理

——引自《诗人是世界之光》 作者：苇岸

附录二
海子年表

1964年3月26日生于安徽安庆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

1968年上台背诵"毛主席语录"得取全村第一名，为所有参赛者中年龄中最小一个。

1969年在查湾村上小学一年级。

1974年考取高河中学初中部。

1977年考取高河中学高中部。

1979年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

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

1983年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部工作。

1984年调至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研究所，开始长诗《河流》、《传说》的创作。

1985年完成长诗《但是水，水》的创作，并开始《太阳》的初步构思。

1986年第一次进藏，加入"中国当代新诗潮诗歌十一人研究会"，完成《太阳·断头篇》及《太阳·土地篇》的一部分。1987年开始《太阳·大札撒》的创作。1988年第二次进藏，6月13日—9月22日完成《太阳·弑》，《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也完成。

1989年3月26日自杀于山海关。

后　记

诗人海子曾经说过，对于乡村，他可以再写十五年。

十五年过去了，假如海子仍然健在，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繁富的乡村食粮。

这是不容置疑的假想。

海子死后，他的生前好友西川先生不辞辛劳地整理出版了《海子诗全编》，前后共历十年之久。

同是北大的另外一位校友，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清平编辑为海子选编了一部《海子的诗》，截至 2003 年，该书已被第七次印刷，数量之多，这在同时代的诗人当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成千上万的人在朗诵海子的诗歌。

他获得了人民文学奖，他的诗歌被收入高中语文教材……

他被奉为诗歌英雄！

海子的诗歌复活精神给沉寂的九十年代诗坛带来了巨大浪花。围绕着他的诗歌、他的写作，人们在争论不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争论势必持续下去。

十五年来，海子的老母亲，这位伟大的乡村老母亲背负了太多的伤悲，老母亲为他的查海生泪流干了，她不能不这样，除非若干年后她见到大儿子那一刻，她的悲伤才会停止。

已近七十高龄的老母亲几年前放牛时不慎被牛绊倒，落下了由骨折引起的多种后遗症，老母亲说她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在梦里见到她的海生。

海子的父亲现在在家经营一家小店，实际上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小店的生意并不太好，店前经常门可罗雀，他把海子的书放在店里。他常年在家迎候那些喜爱海子的诗友们。

他就这样守候了十五年。

他将一辈子守候下去。

海子走后，他的几个弟弟均放弃了学业，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关于他的诗歌写作，我自认为没有资格去评论。作为一名艺术系的在校生，我的专业是美术，写作只是业余爱好。我所就读的安庆师范学院是海子家乡唯一的一所有着百年办学历史的本科院校。上大学伊始，便有机会去这所学校不远的海子家玩，同他的家人拉家常。通过对海子同学、同事、好友的采访交谈，我对诗人的生平有了更多了解，便在短短数月时间把它们记录下来，整理成书。在海子逝世十五周年时，希望所有热爱海子的人能够了解他的经历。

这好比一个讲解员在给听众讲解故事，别无其他。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安庆师范学院各级领导，特别是负责学生工作的院党委副书记郭化兰的支持。另外，艺术学院的金根山院长、江陈宝副书记，学生处的陈世庆处长，团委的戴维义书记，宣传部的朱守良部长也时时关注着本书的出版工作，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更要感谢的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伍恒山先生，这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学识渊博、热心负责的好编辑为我提供了一个

难得的出书机会！

感谢你们，最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囿于时间局促和本人知识的浅陋，书中定有众多不妥之处，敬请提出，以便改正。